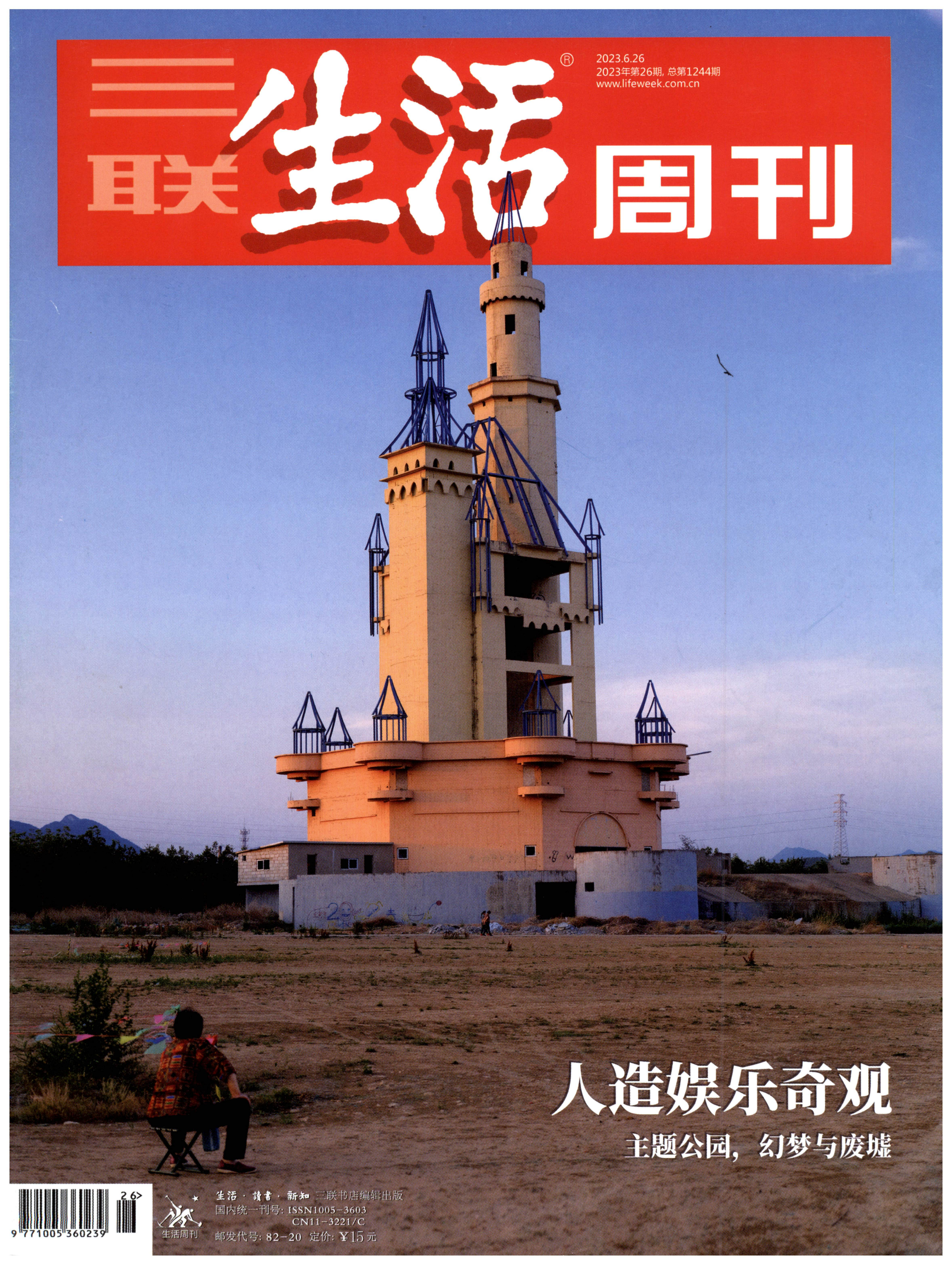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2023.6.26
2023年第26期，总第1244期
www.lifeweek.com.cn
人造娱乐奇观
主题公园，幻梦与废墟
9 771005 360239 26>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到贵州避暑
让生活更爽
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
——— 王阳明《书庭蕉》
贵州·贵阳·甲秀楼
GUIZHOU · GUIYANG · JIAXIU PAVILION
广告


甲秀楼



《巴伦周刊》2023.6.12

牛市复苏

今年，标普 500 指数已经上涨 11.8%，迎来了新一轮牛市。分析人士称，标普 500 指数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苹果、英伟达、微软和 Meta 等大型科技公司推动的，其他公司的股票表现不佳。未来三年，这些科技公司的年增长率将达到 36%。但当科技股动摇时，市场也存在崩溃的风险。随着经济展现出活力、美联储暂停加息，企业将重新加速盈利，越来越多的股票将会加入上涨的行列。











1 《新科学人》2023.6.10

全球变暖

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地球气温已经上升 1.2℃。科学家预测，2024 年全球气温增幅可能会超过 1.5℃，听起来也许不多，但这将成为地球的一个“图腾时刻”，将给人类带来更恶劣、更不可预测的天气。如果地球变暖 1.5℃，到本世纪末，北极冰川融水将使全球海平面上升 0.26 ～ 0.77 米；升温 1.5 ～ 2℃可能会引发格陵兰冰盖崩塌，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7 米。这对低洼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2 《经济学人》2023.6.10

乌克兰的反击

最近，乌克兰正在频繁试探俄罗斯的武装防御力量，并在东部和南部对俄罗斯发动反攻。《经济学人》认为，在夏天结束之际，乌克兰可能会在局部击退俄罗斯，但不会导致俄罗斯全面崩溃。乌克兰的目标之一是扭转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进展，另一个目标则是破坏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陆桥。如果乌克兰取得突破，战争局势将被改变。另外，乌克兰目前不可能加入北约。

3 《彭博商业周刊》2023.6.12

电动汽车电池

福特汽车公司正在美国密歇根州建造一座电池厂，待 2026 年投产时，每年将生产 40 万辆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池。据报道，福特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技术来自中国的宁德时代，它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行业专家表示，就电池制造而言，美国在必要的技术和产能方面至少落后中国 10 年。现在，美国正在加大对电池行业的投入，但业内专家认为美国在这一领域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

4 《自然》2023.6.15

量子计算机

本期《自然》杂志的封面描绘了量子计算机的一个量子电路，量子计算机一般会比传统计算机快得多。但是，不可避免的环境噪声会导致量子计算机出错，而现有的量子处理器无法以比噪声更快的速度修复这些错误。科学研究表明，通过减少错误，量子计算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解决传统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



绘画：范薇



B站三联编辑部



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

30 封面故事

人造娱乐奇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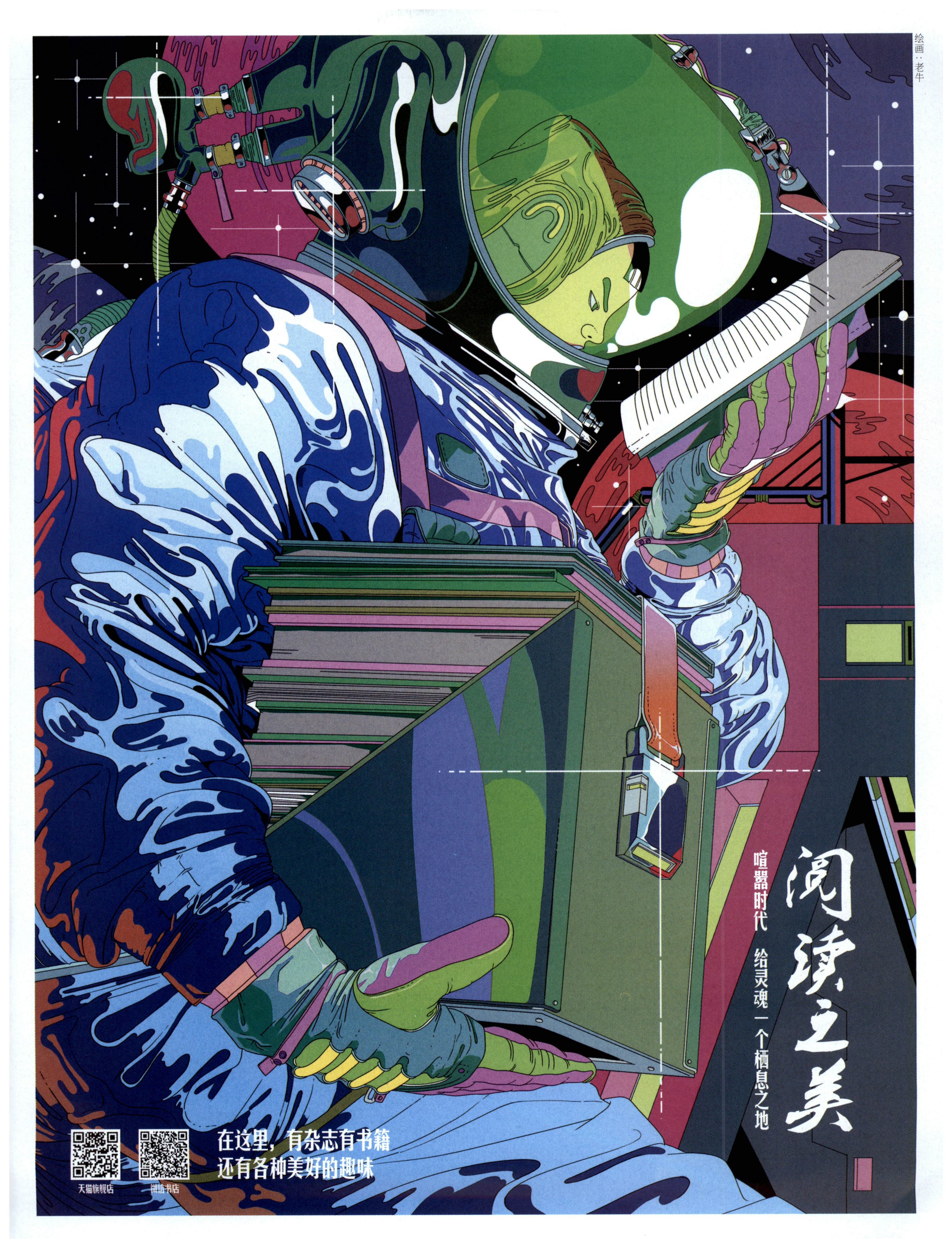
主题公园，幻梦与废墟


86


106

封面摄影：张雷

2023年第26期，总第1244期，2023年6月26日出版。


绘画：老牛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天猫旗舰店
微信书店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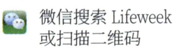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0451）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022）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311）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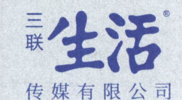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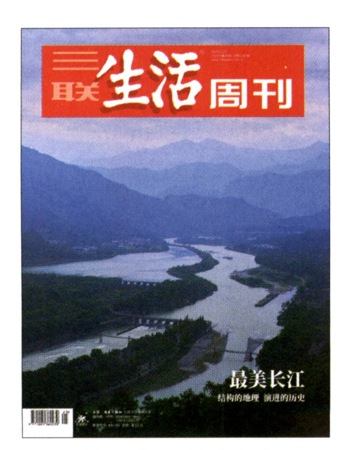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2023年第25期，总第1243期

最美长江

这期封面故事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动人的画卷，作者通过亲身走访与深入思考，既是在写长江的变迁，也串联起几千年来长江沿岸地区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脉络。尤其对于成都的叙述，让人很长知识。作为对成都充满好感的游客，虽去过数次，却都与都江堰擦肩而过。感谢作者如此详实的报道。（@山眉）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公园厕所的变化

很多人对自己所在城市的认同感或好感，大都缘于对公共场所设施的满意度，其中公园是最能凸显使用观感的。一座公园承载了人们除了家庭工作之外第三空间的大部分时间，很多人吃完饭会去家附近的公园逛逛，陪孩子玩沙子或者荡秋千，围观广场上一大群跳操的人。公园里每每添了新的器材都会得到居民的赞叹，例如当我发现公园里的女厕不再需要排队，还配有“救命神器”AED时，忍不住拍下来发个朋友圈。

家附近的那个广场式公园，很多老人会带着小孩在那里聊天遛弯，也有老人一起打乒乓球切磋球技，广场上还有很多漫步的人，即使在非节假日也很热闹。我经常去那里散步，上周去的时候看到公园中心的厕所在装修，便问工作人员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里出了最新的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要求人流量集中的场所女性厕位和男性厕位的比例不小于二比一，之前的公共厕所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开始添加女厕位。我听后觉得这个举措很不错，之前在附近玩，常常看到公厕的女厕所门口排很长的队伍，而男厕所则很空不需要排队。

过了几天我又去公园，再次路过公共厕所时看到那里装修已经在收尾了，厕所门口安装了一个仪器，走近一看竟然是AED，这种仪器我也是最近在短视频上看到才了解的，据说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内利用它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能有效减少猝死，堪称“救命神器”，仪器上还附了使用方法。

公园广场人流量大，又是以中老年人群为主，而厕所是心脏骤停的高危场所，在公共厕所门口安装AED设备是一项非常有人文关怀的措施，一个城市的文明和温暖就是从这些细节上体现出来的。去年我所在的城市被评为文明城市，人均GDP在全国名列前茅。那阵子经常看到当地的媒体热情宣传，当时我并不觉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最近目睹了身边公共厕所的变化后，我打心眼里觉得城市很赞。

几年前去邻市旅游，发现人家的公共厕所不仅整洁干净，还配有空调，与传统的公共厕所相比可谓豪华。那阵子，此事在网上还引发了争议。虽然如此豪华的厕所能让市民或者外地游客有很好的体验，但每每上厕所时目睹女厕门前排很长的队伍，我都觉得增加女厕的厕位才是公厕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不能顾了面子丢了里子。

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共厕所也能以那个公厕为范本，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城市的体现。（读者 王露露）

本期截稿时间：6月19日19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公众号
三联生活周刊
发消息
消息
视频号
服务
给孩子花钱，我们太不理智了
危险的赶海，原来是传销团建
保洁阿姨，大隐隐于办公室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葡萄牙 | **里斯本城市节**

6月12日，里斯本阿尔法玛街区的狂欢者在为城市节的盛装大游行做准备。盛装大游行是为期一个月的里斯本城市节庆祝活动的高潮。


MATIX

英国 | **“大狐狸”**

（右图）6月17日，英国最东部城市洛斯托夫特，“大狐狸”法拉在街道上巡游。



埃及 | **宰牲节**

（左页上图）6月17日，宰牲节前夕吉萨的牲畜市场在做准备。宰牲节是为了致敬先知亚伯拉罕对安拉的忠诚。

巴勒斯坦 | **海岸作业**

（左页下图）6月15日，渔民在加沙港口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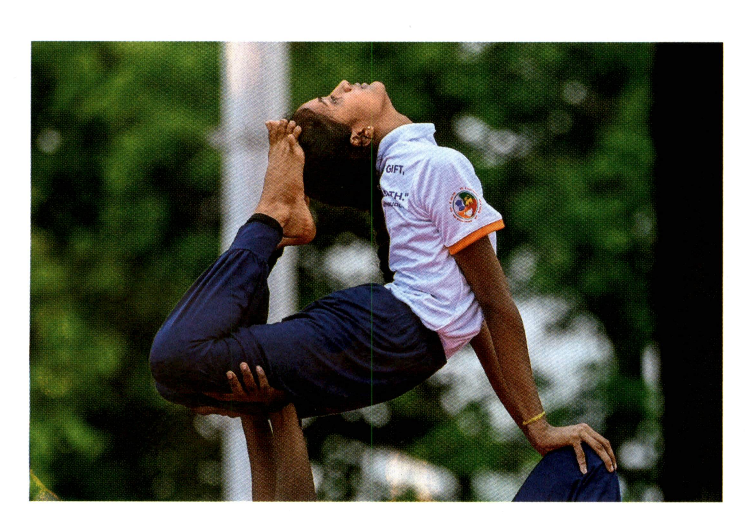


巴西 ｜ **“镜海”装置**

（右图）6 月 14 日，里约热内卢 AquaRio 水族馆展览开幕前一天，孩子在“镜海”装置中玩耍。该装置以地平线、海洋和河流的数字图像制作。

斯里兰卡 ｜ **国际瑜伽日**

（下图）6 月 17 日，国际瑜伽日将至，科伦坡的学生在独立广场参加由印度高级专员办事处组织的瑜伽活动。





当路边停车位经营权被抵押、拍卖

文 · 邢海洋

闹得沸沸扬扬的广西南宁市慧泊停车公司停止运营、停业整顿、接受审计了。旅游待客优等生山东淄博则停用了路边收费系统。在为数不多的市政服务收费项目中，停车资源无疑会越来越紧缺，究竟应该价高者得，还是应该通盘考虑、让利于民，用停车费来引导交通资源的合理使用呢？

南宁的慧泊停车公司是一个谜一样的企业，由南宁公共交通集团接管城市道路停车泊位运营管理业务，收费比肩北上广，连摩托车和自行车都收费，白天路边停车十余个小时收费就上百元。路边停车位收费几乎是零成本运营，慧泊却被查出三年的收益未上缴财政，2022 年干脆净亏损 1207.9 万元；并且，据传慧泊还把未来 25 年的道路收费经营权抵押给银行。种种不合常理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地方财政来源萎缩后，急切的逐利目的。

相对于国人的收入，我们的停车费，尤其是闹市区的停车费已经堪称天价。比如在北京，道路白天停车收费以 15 分钟为 1 个计时单位，夜间停车收费以 2 小时为 1 个计时单位，一类地区前一个小时每 15 分钟收费 2.5 元，随后就得 3.75 元，又因为没有封顶价，一类地区一天就得 200 元。与之相比较，香港的咪表是 15 分钟收费 2 港元，比北京廉价得多。另外，香港的停车管理理念是不鼓励长期占用停车资源，咪表只支持最多 2 小时停车，过时就会吃罚单了。

到海外城市经常会看到大片的空地，因为土地私有，在个人不开发的情况下，土地就闲置了，于是辟为停车场。有的停车场为了提高停车效率，空地上再搭建立体停车位。这些土地不是专为建停车场而购置，辟停车场相当于闲置资产的再利用，故而相对于当地的地价，停车费用还是颇为低廉的。可我们这里土地公有，闲置土地要么建设了城市公园或绿地，要么围起来等待开发，很少有路边停车场或写字楼车库外的停车设施。写字楼或商场的停车场，一小时动辄十几元，甚至几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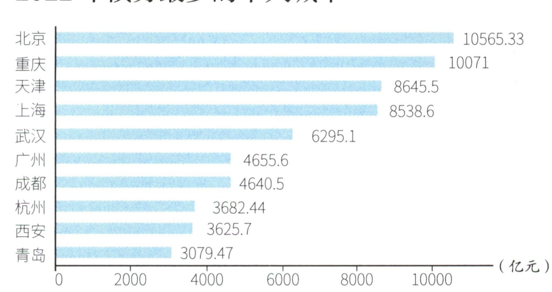
海外那些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的大城市，则千方百计用价格调节居民的交通行为，用昂贵的停车费减少汽车使用，对不得不驾车的行为，也给予方便，如短期停车少收费，长停吃罚单。其实我们的大城市，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办法。

但全国范围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我们是汽车产业大国，今年一季度已经跃居全球汽车出口第一位，在汽车产业政策上当然不应该和纯进口国家或地区相比，鼓励汽车销售是产业政策的重点。既然要鼓励，对于车主的停车费用，就不能过多地用价格杠杆予以限制，而应降低用车成本，尽可能地鼓励购车和使用。在停车费用上，我们对居民区乃至居民楼配套车库予以限价，鼓励了拥有，可路边停车却收费高昂，驾驶员一旦出门，费用就处于不可控状态了。长此以往，当消费者对汽车失去了新鲜感，完全从实用性角度看待汽车消费后，就可能不购置了。

尤其是当地方政府收入减少，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停车位经营权被拍卖，仅今年前 5 个月就有近 40 个城市进行了公共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招标拍卖，最高的拍卖时限长达 30 年。这些拍卖停车位经营权的城市多是欠发达城市，并非土地资源紧张交通拥挤的城市，其实是未来汽车消费有潜力的地区。

当地方政府把停车当成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且打算以此扭转财政困境的时候，消费者还会为此埋单吗？

2022 年债务最多的十大城市





栏目插图 · 范薇

非化石能源发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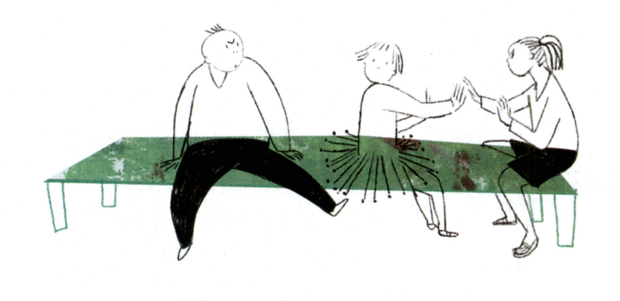
据发改委的信息，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达到 50.9%，历史性地超过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其中，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已超 13%。去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8.6 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用电量的总和。需要警惕的是，新能源渗透率占比超过 15% ～ 20% 时，将会给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小米在印度的 48 亿元

印度执法局称，因小米涉嫌违反该国《外汇管理法》，“向外国实体非法转移资金”，小米已经被扣押的共 555.1 亿卢比（近 50 亿元人民币）资金将被正式没收。小米坚称这笔资金是作为专利使用费汇出。2022 年一季度，小米曾以 23% 的市场份额位列印度市场第一，今年一季度下滑到 16%，排名第三。

不再“爆买”玉米和大豆

美国农业部（USDA）的数据显示，中国已取消了原定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进口的 110.4 万吨美国产玉米，这相当于美国对中国一年出口量的 7.4%。叠加丰收预期，玉米期货价格在 5 月中旬一度跌至每蒲式耳 5 美元左右，创出 2021 年 10 月以来的最低点。巴西谷物丰收，价格更低廉，中国换购巴西玉米和大豆似乎是更合理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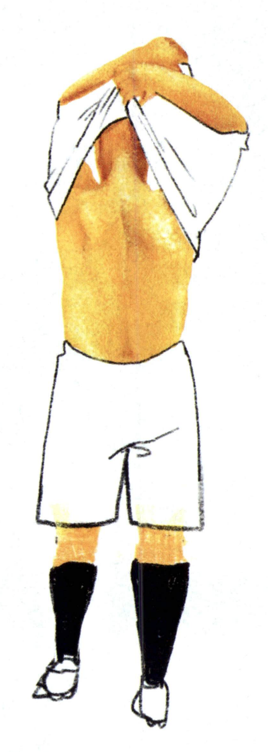
6月暂停7月再加息

6月，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维持5%～5.25%的利率不变。但经济数据仍然火热，加上官员们此前释放的信号，让美联储不得不从“彻底暂停加息”变为仅仅是一次“skip”。此次暂停加息后，7月将继续加息。4月，按年度计算，美国整体通胀率攀升了5%，这是自2021年6月以来最缓慢的增长，而核心通胀率则以5.6%的速度增长。



比水还便宜的咖啡

从2月份CoCo cafe卖3.9元的美式开始，咖啡的价格就一路向下。库迪从全场9.9元卖到全场8.8元，随后又在短视频平台售卖4.8元的饮品券。进入6月，为了庆祝成为阿根廷队赞助商，库迪开启了1元/杯的咖啡模式。精品咖啡的“白月光”Seesaw，在直播间售卖9.9元/杯的美式；M stand的4.5折卡则在二手平台满天飞。



梅西转会小贝大赚

不是巴萨，也不是4亿欧元报价的利雅得新月，而是迈阿密国际，梅西转会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的背后，47岁的贝克汉姆无疑是头号赢家。作为迈阿密国际的联合老板，贝克汉姆使迈阿密国际的价值、影响力、号召力都得到巨大提升。自2007年起，31岁的小贝就告别欧洲顶级舞台来MLS“养老”，他的2500万美元的MLS资格今日已经值5亿美元。

人民币为何一贬再贬

昆明海关所属打洛海关在检查边民互市中，发现载货车辆车厢底部的14个啤酒纸箱内夹藏共计1399.58万元的人民币现金。这些钱显然是打算偷运出去换美元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表面上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占比更高，却在海外面临抛售压力。另有国家热衷于货币互换，再用人民币换美元，也给人民币带来抛压。



童年逆境与基因表达

此前已有研究指出，在童年时期经历逆境与终生更高的心脏病、癌症和抑郁症风险相关。美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一个小组长期研究童年逆境如何在生物层面作用于青少年和成年时期的健康状况。该团队最近发表的论文表明，与没有经历过童年逆境者相比，在3到5岁之间经历贫困、虐待、亲人患抑郁症等情况的人，在15岁时的DNA甲基化水平差异最大。这意味着，这段时间经历的逆境对基因表达的影响最直接，并在青春期显现。研究者认为，人的基因表达是动态的，如果能及早干预逆境造成的影响，可以减轻不良的后果。

好消息



益生菌缓解抑郁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肠道微生物群对情绪调节发挥作用。伦敦国王学院一个跨学科团队的最新研究表明，服用益生菌补充剂对成人重度抑郁症患者缓解抑郁和焦虑症状有积极效果。这为对标准治疗方案没有反应的抑郁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散步与记忆力

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让33名71～85岁的受试者每周4天在跑步机上行走，并在行走前后复述一个刚刚阅读过的故事。结果发现，经过12周的锻炼，这些受试者回忆故事的能力显著提高。研究者认为，这为运动延缓认知能力下降提供了新依据。

坏消息



生酮饮食的副作用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生酮饮食可能给癌症患者造成严重风险。研究发现患有胰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小鼠，生酮饮食可能加速它们恶病质的发作。在人类和小鼠身上，恶病质都表现为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免疫力减弱等，且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风险

内分泌学会年会上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年轻时的死亡率比非患者高47%，糖尿病和肺部感染是死亡率增加的主要诱因。研究人员指出，应该对这种疾病的预防投入更多资源，并加强对糖尿病和心肺系统疾病患者的护理。

随着“黄袍加身”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北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仿佛一个人用平静的步调迈入了沉着稳重且收敛克制的中年。这个时候，集体心智在不断离合中成长与沉淀，逐渐生出了不疾不徐的从容，也生出了恰到好处的智慧……相比于矫健尚武的汉唐气魄，北宋显得温文尔雅、刚柔并济、阴阳调和。仿佛人到中年，曾经争强好胜的年少心气被时光打磨得圆润通透。

——郑轶，《入世的巅峰》

哲学中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我们为了决定如何采取行动而询问自己的许多问题，至少部分是哲学问题。当我的朋友问我是否喜欢他的新发型时，我可以撒谎吗？我可以对那些真正丑陋的当代艺术作品表现出无礼吗？

——英国哲学家海伦·毕比，《哲学为什么重要》

一个从来不亲自经商的人毫无疑问能写好商业题材。一个商人几乎一门心思地考虑自己的生意。要写一本关于商业的好书，一个人必须眼界广阔。就某一题材写一本好书，不一定非要身体力行才行。

——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生

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皆不可能。一切都被允许，但一切皆不允许。凡事都有解释，却又没有解释。一切都是既真实又虚幻，既正常又荒谬，既辉煌又平淡。所有的收获都是损失，所有的损失也是收获。

——罗马尼亚哲学家齐奥朗，《在绝望之巅》



（插图 山羊胡）

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作家笔下都描绘了这种经典的恋人关系：军人和美女、英雄和仰慕者。他的男性气概为她遮风挡雨，她的阴柔之美让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如果女人不再仰慕这个男人，或者男人认为女子不再爱他了，他会觉得一无所有。也许世界是男人的世界，但这些男人却需要被女人钦慕、崇拜，在这方面，他们是极其脆弱的。女人有着某种力量，足以摧毁男人的幸福。

——芝加哥大学卫·贝文顿，《莎士比亚：人生经历的七个阶段》

数字

27.4
小时

美国《地球物理通讯》月刊上发表的论文指出，随着气候变化，湍流在增多，乘坐飞机的体验将越来越糟。在北大西洋上空的一个典型点（位于世界上最繁忙航线之一），严重湍流的年总持续时间从 1979 年的 17.7 小时增加到 2020 年的 27.4 小时，增长 55%。

230
万

上海市建筑碳排放智慧监管平台正式启动，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对 1.5 亿平方米公共建筑的碳排放实时监测分析。近 10 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临港中心是全国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预计每年可节约 230 万度电。

30
亿

夏洛特黄蜂队宣布，乔丹将出售其持有的该队大部分股权，本次交易对该球队的估值为 30 亿美元。乔丹在 2010 年以 2.75 亿美元购买了该球队的大部分股权。

人类的永恒困境

文 · 布克　图 · 谢驭飞



在文化人的表达里，“困境”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高频词。无论话题关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还是情感，科学还是艺术，最后十有八九会出现这句：“它表达了某种困境。”而且，困境都是“当下”的，没有人讨论“曾经的某种困境”。神奇的是，那些困境不管是多少年前被提出来的，却始终适用于今天。也就是对困境来说，“当下”两个字永远有效。还有，困境都是“普遍”的，没有人讨论个别人的某种特殊的困境。它一定是人类共有的、互通的、普遍存在的。你可以凡尔赛假装自己没有，但其实谁都有。困境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来，有关困境那句高频表述的完整版应该是“它表达了当下某种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在任何一场讨论里，只要此话一出，一切都拔高了，时髦说法是被赋能了。哪怕是一场酒桌争论或者路边闲聊，也顿时会有策展的感觉。但它只能被一个人说一次，晚了就没机会了。更不能一上来就说，那会搅了一群人的智识盛宴，属于演技太嫩。必须时刻动态关注，根据对话走势拿捏到最恰当的一刻，抛出“困境说”，占领巅峰，把剩余对话扫入收尾的垃圾时间。

这事儿不容易。但既然事关“困境”，怎么可能容易呢？否则就不会普遍存在并永远有效了。不信咱们看看那些著名的、经典的困境。比如钱锺书的“围城困境”，里边的想出去，外边的想进来，反正总是那边的好。卡夫卡的“城堡困境”，城堡就在那儿，K 为了进去而尝试各种折腾，可就是进不去。加缪的“局外人困境”，默尔索越是对一切漠不关心，就越招致所有人对他的关心。昆德拉的“轻重困境”，萨宾娜追求轻盈不停地离开，到最后无处可去，回忆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重压；托马斯无惧沉重，宁可放弃自由也要回来，最后却在田园牧歌里落得一身轻松。你看，这些困境今天都有。所谓别人家的孩子，这是围城困境。一办事就四处碰壁，一看病就疑难杂症，这是城堡困境。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这是轻重困境。

当然，还有当下最被热议的一类困境。只要一看到“那些裸辞去环游世界的年轻人，现在咋样了”，或者“逃离北上广，你后悔了吗”这种标题，就知道这是讨论理想和现实的困境，也就是“娜拉困境”。娜拉觉醒了，于是出走了。随之引出了大量追问，比如鲁迅那篇著名演讲的题目《娜拉走后怎样》。

“困境说”虽然上档次，但也着实让人恼火，因为大家只忙着提出困境，而不给出方案。好像除非一死，否则困境是无解的。《局外人》的最后，默尔索在异口同声中被处死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最后，托马斯开车掉山下摔死了。《城堡》里 K 到死也没进入城堡，甚至没等这本书写完卡夫卡自己也死了。《玩偶之家》倒是没把娜拉写死，但同样无解。全剧在决绝的关门声中落幕了，所以才引出大家纷纷“求解”，追问她之后咋样了。这么一看还是鲁迅清醒并且敢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成语大王，请饶我一命

文·贝小戎　图·谢驭飞



每当看到有译者在翻译外语文学时大量使用汉语成语，我都望洋兴叹，想对他们耳提面命一番。比如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随便抽一章，译者接连使用了“子虚乌有”“鼎鼎大名”“烂熟于胸”“索然无味”“光阴荏苒”“痴人说梦”“道听途说”“自作自受”……这几乎是用成语把诺贝尔奖得主的文字给改写了一遍，还以为给改得更文雅了。周祖谟先生说：“滥用古人成语，广引故事，以炫其博学了。以致文章与语言隔离，不但叙事不明，而且了无生气。”

周先生还说，汉语中的成语言简意赅、生动有力，“使人听了更感觉透辟精当”。但学成语要选择为人们所熟悉的成语，不要去学那些“陈腐的冷僻的成语”。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或者“才藻富赡”“苦心孤诣”。如果文章中用了“空谷足音”“赤地千里”“胼手胝足”也会显得很有文化。但你要是不停地用“凿空大使”“螽斯诜诜”“踵事增华”“榆瞑豆重”“息黥补劓”“殢雨尤云”，那就有些嗜痂成癖，让人喟然太息了。（前面的一串成语是我从《古今成语词典》里临时翻出来的。）

学习成语要慢慢积累，“必须平时留心，认真学习。可是成语的范围很广，应当学习哪些成语是一个先决问题。我们要学习成语，并非要把一些陈旧的不合乎现实的东西都搬出来死记死用，而是要吸取成语中生动活泼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加以充分的合理的利用。我们不是要炫耀自己的博闻强记，不是有意雕章琢句”。

有好多成语出自古典作品，比如“兢兢业业”出自《诗经》，“良心发现”“好为人师”出自《孟子》，“井底之蛙”“化腐朽为神奇”出自《庄子》，“青出于蓝”“流言止于智者”出自《荀子》，“利令智昏”和“曲终奏雅”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有的成语看上去很简单，但很容易被读错、用错。比如“呼天抢地”中的抢读作qiāng，撞的意思，大声叫天，用头撞地，形容极端悲痛。

看来周先生不提倡背诵、抄写各种成语辞典，我们可以通过翻阅成语辞典来涨知识，但不能想着通过批量地背成语为写作文服务，这是一个掌握冷门成语的捷径，但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会比较空洞，就好比基本功没打好，就去学各种高招，很容易被人戳破。成语的写法和含义都是相对固定的，没学好就容易用错，如波诡云谲，还可以说成波谲云诡、云谲波诡，但有记错了的，来了个“波云诡谲”，简直让人莫衷一是、顾盼自雄。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东方幻韵

宝格丽 Mediterranea 高级珠宝系列东方幻韵项链以绵延起伏的沙漠为灵感，用 9 颗淡橙色石榴石与黄水晶诠释沙漠与落日相互辉映的景致，镶嵌珍珠母贝和黑色缟玛瑙的几何图案宛如曼妙的海娜文身。

精准走时

宝玑 TYPE XX CHRONOGRAPHE 2067 搭载的 728 型自动上链机芯，融合了如导柱轮、垂直离合、5 赫兹振频以及创新性的归零启动系统；摆轮游丝、擒纵轮与擒纵叉口均以硅材料制成，不仅耐腐蚀、抗磨损，而且不易受磁场影响。

周末休闲袋

爱马仕 Viking H Weekender 手提袋延续 R.M.S.12h 手袋的标志性特征，帆布配皮革结构，饰有鞍钉搭扣，搭配精巧的可折叠皮革包底，闲置时可折叠平整，可调节肩带和扁平提手适合各种背携方式。



快速移动

X Crazylight 足球鞋结合了 AEROPACITY SPEEDSKIN+ 与 AEROCAGE+ 两项科技，既质地轻盈，又能在高速移动中提供稳定支撑，升级后的大底以 AEROPLATE 嵌片取代之前的碳板，能进一步提升速度。





真空吸尘机器人

360 Vis Nav robovac 的电机速度增加到 11 万 RPM，并提供三重作用的刷条，可以在不同的表面进行清洁；顶部装有鱼眼镜头，SLAM（同时定位和映射）技术寻找可识别的地标来导航。



立体音质

采用四扬声器配置的 Middleton 便携音箱，材质不含 PVC，其塑料成分包含约 55% 消费后的再生塑料，单次充电可无线续航约 20 小时；音箱之间能够通过 Stack 模式实现多台互连，营造宽广声场。

复古游戏机

ICONS 吃豆人不仅包含了红色幽灵 BLINKY 和橙色幽灵 CLYDE 等经典角色，还对《吃豆人》的游戏玩法进行了复刻，包括四向操纵杆、模拟街机装置的投币口、可调节式游戏分数显示器，按下按钮便可实现实时互动。





奇幻水母

Tiffany Jellyfish 胸针以海洋生物为主题，呈现作为无脊椎动物的水母造型。它的伞状体用闪烁的月光石、坦桑石等镶嵌，卷曲的须状触手使用了黄金与蓝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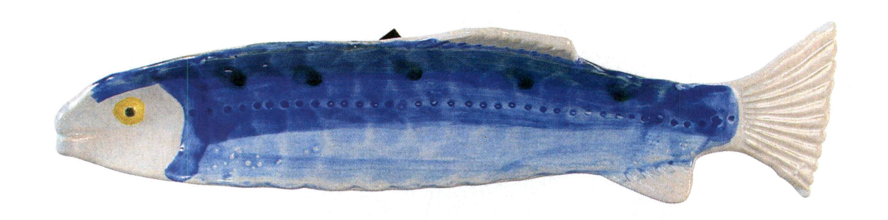
蓝色绣球花

Oscar de la Renta Billard 手袋使用真丝刺绣的绣球花片，多层拼贴构成一个完整的球形，顶部提手装饰着打结绳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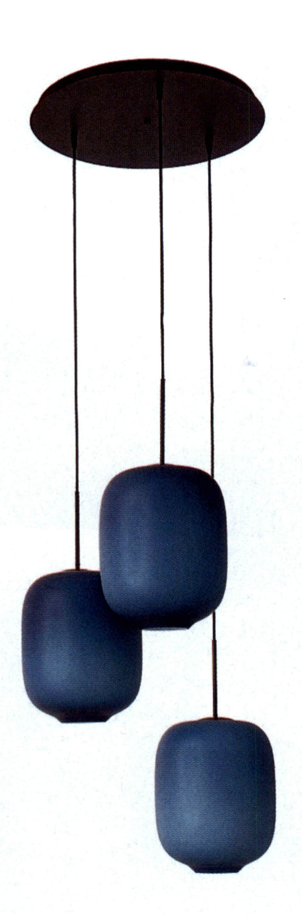
鱼形餐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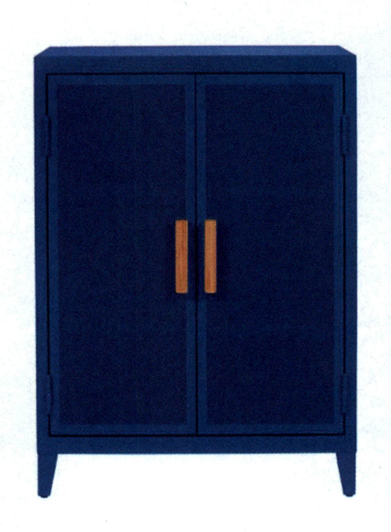
手绘釉面白云石制作的 & klevering Fish 餐盘，表面具有丰富的纹理细节，像是一条海鱼欢快地悠游在餐桌上。



吹制玻璃

Cappellini Arya吊灯的设计灵感来自亚洲瓷器，线条柔和的玻璃漫射器由手工吹制和模制，点亮后会变成半透明状态。





细微穿孔

体现工业美学的 Tolix B2 储物柜，钢质柜门以细微穿孔形成装饰图案，与质朴的实心橡木门把手形成色彩对比。



流苏帷幕

Editions Tripolino 茶几采用大理石台面，底座四周的流苏像是舞台帷幕，不仅强调坚硬与柔软的质地反差，而且赋予台面一种漂浮感。



当人造奇观与日常景观相互交融，梦与现实的界限也不再清晰

人造娱乐奇观

主题公园，幻梦与废墟



（张雷 摄）

主笔 · 苗千

进入到20世纪之后，先是从美国开始，随后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人类开始为自己制造出数以万计的乐园——被称为游乐园或是主题公园的场所。这些乐园大多坐落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占地面积巨大，其中的各项娱乐设施往往也构造繁琐，造型奇特。那些动辄直径上百米的摩天轮和在空中任意扭曲的过山车轨道总会让人仰头惊叹。

前来游玩的人们则自愿身陷其中，借助着机械运转或是电子设备体验加速、失重、翻转，或是见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目睹的电子幻境。在这些人造的"临时世界"中，我们愿意相信，那些缥缈的幻梦起码能够短暂地成为现实。



（TPG/Alamy 供图）

加拿大奇幻乐园是加拿大最大的主题乐园，以拥有北美地区最多种类的过山车而广受欢迎

这些乐园仿佛也有了生命。借助着人类越来越发达的技术，从无到有，乐园中的各项设施变得越来越漂亮、巨大，随之能够展示出越来越不同于日常的幻想世界。然后，除了少数巨型主题公园，它们中的大多数被人们追逐，又被人们逐渐遗忘、废弃，之后变成一种独特的废墟，"像缓缓卧倒的巨人，在城市边缘等待遗忘"，最终成为城市探险爱好者们的领地。

不过乐园废墟的不断出现并非终结。2023年，最先创造了"主题公园"的迪士尼公司已经成了百年老店，"主题公园"这一对现代人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对象的风潮，却至今还没有走到尾声——2022年底，一个以吉卜力动画电影为线索的主题公园，刚刚在日本爱知县开放，它比照的模板，依然是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源自20世纪的主题公园，何以长久地成为现代社会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又要为追逐这种幻象体验付出什么？

在本期的封面报道中，我们的记者以游客身份探访了两家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影城和上海迪士尼乐园，去亲身体验两个不同却又处处相似的奇观世界；也去了三个曾经热闹，如今已经被废弃的乐园，跟随城市探索者"探险"废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大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到，我们讨论的这种"主题化"并不仅限于主题公园，它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日常现象。而"奇观"自身也在不断演变，直到惊世骇俗，因为"奇观唯有惊世骇俗，才能抵抗审美疲劳"。奇观让人得到瞬时满足和快乐，但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替代补偿"。

主题公园是否只是一面镜子，从中反映出整个现代社会的主题化、框架化和模式化？答案可能并不唯一，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人们渴望在生活中见证奇迹。



在人造乐园的两段奇幻旅程

主笔·苗千　摄影·黄宇

无论环球影城还是迪士尼乐园，都已经自成体系，成为融合了童话、幻想、消费主义等元素的超级混合体。



上海迪士尼的创极速光轮是游乐场最刺激的项目

到了下午6点，虽然天空还完全没有准备黯淡下来的意思，但太阳已经西斜，照在脸上的阳光也开始变得柔和起来。我看了一下手机，今天走路的步数已经超过22000步。我至少还要在这里停留两个半小时，因为名为“奇梦之光幻影秀”的灯光和烟花表演将在夜幕降临后的晚上8点开始。

“我该做点什么度过这两个小时？”我问一个此前来过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朋友。朋友建议我去吃晚饭。不过我在半小时前刚刚花80元买了一个烤火鸡腿，晚饭可以略过。“那你就观察乐园里带娃的父母们如何挨过这段时间吧。”朋友建议。

不得不承认，这几天的旅行，对我的体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类主题公园对于我这样的单身中年男人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大约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可以用一种稍微疏离的态度来这里一探究竟，尝试理解主题公园是如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的。如此说来，在迪士尼乐园中观看灯光和烟花表演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周一和周二两天我顶着北京的烈日在环球影城游览，周三从北京前往上海，周四和周五我则在上海迪士尼乐园体验各种娱乐项目，确实是有点“娱乐过载”。因为没有涂防晒霜，几天下来我的前臂和上臂已经有了明显的色差，脖子区域被晒得生疼。

因为已经体验（至少是观察）过这两家乐园的大部分项目，此刻我心情放松，漫无目的地一个人走在“美国小镇大街”上，像是一个孩子走失了也浑然不觉的粗心大意的父亲。现在正是一天中光线最柔和的时刻，年轻的父母们指导孩子在酷似德国新天鹅堡的“奇幻童话城堡”前摆出各种造型；更繁忙的是那些背着不止一台专业相机的摄影师们，他们指导戴着米奇头饰的少女们摆造型，不停歇地按下快门。忽然一个穿着“哈利·波特”黑色长袍的人从我面前快速走过，像是一个走错了片场的演员。我这几天的记忆和感受开始交错起来，一时间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北京环球影城还是上海迪士尼。

北京环球影城

上午10点，气温就已经逼近30摄氏度，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我乘地铁到达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Universal Beijing Resort）。因为预订了当天环球影城大酒店的客房，我得以从酒店的快速通道进入园内。虽然与外界只有一墙之隔，但刚刚进入环球影城，我便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为之一变，仿佛进入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进门处的区域名为“好莱坞”，一条通向园区各景点的宽阔大道显然是模仿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所建，但要比我记忆中的星光大道更加宽阔整洁。街道两侧美式建筑的颜色都偏向于浅色调，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尤其不真实——或者可以说是与真实相似，但又比真实更好。

参照园区地图来看，游览线路简单明了，也可以辨认出环球影城所拥有的各种“IP”（知识产权）。在园区的中心位置是一座高耸的假山和环绕假山的人工湖。以此为中心逆时针游览，在经过进门处的“好莱坞”区域之后，依次是“变形金刚基地”“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未来水世界”“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乐园”——其间点缀着餐厅和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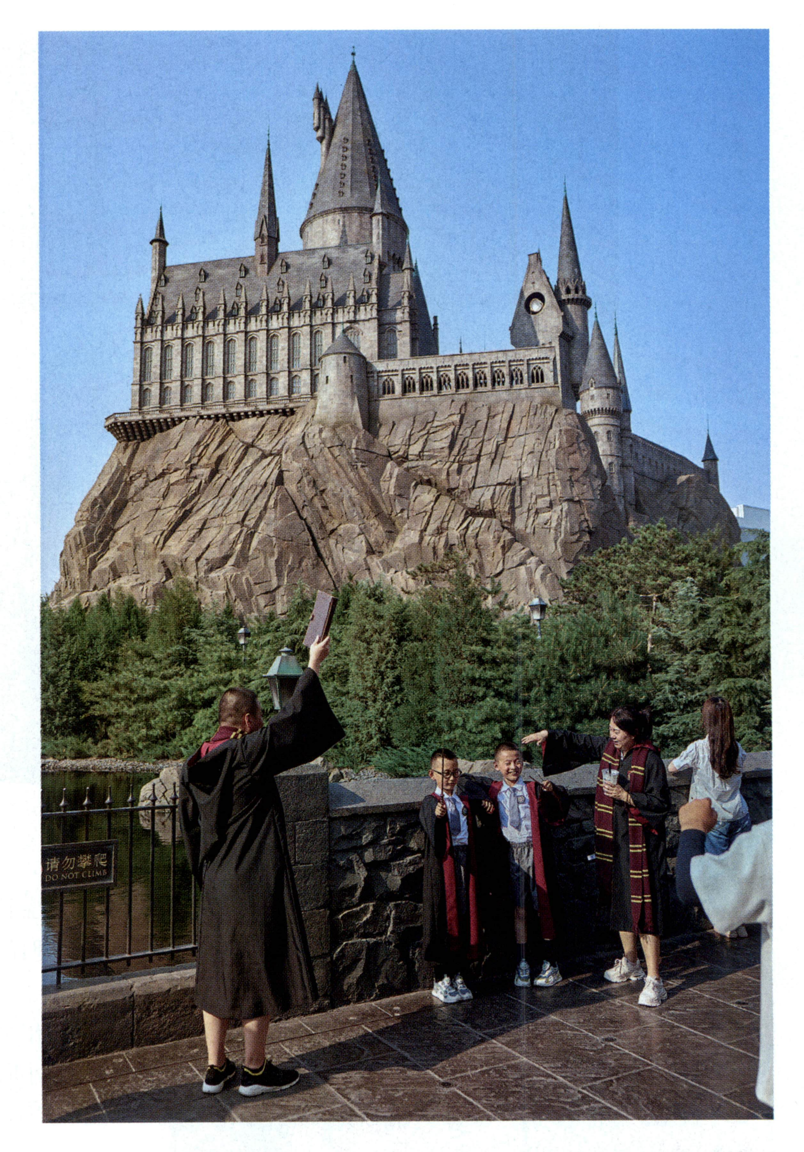
暑假尚未到来，此刻又是一个周一的上午，不过看周围人的年纪还是以青少年居多。有同游的朋友、情侣，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像我这样一人独游的中年男人可谓特立独行。而只要看一眼周围人群的穿着，便可知园中最热门的区域是哪一个——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大约有半数游客身穿着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黑色学术袍（Gown），犹如在参加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其实《哈利·波特》中所设置的魔法学校学院制以及黑色学术袍传统，是作者J.K.罗琳（J.K.Rowling）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和学术袍传统中借鉴而来。牛津和剑桥（以及其他几所英国大学）的学生在参加学院正式晚宴或是毕业典礼时都需穿上学术袍。旁人则可以通过学术袍的款式和衣领颜色辨认出学生的学位。

我走进一家商店，见一件黑色的绣着“格

兰芬多”（Gryffindor）学院标志的学术袍的价格是 849 元，而魔杖的价格分为 369 元和 499 元两档。我拿起一根魔杖把玩，询问店员它是什么材质。店员回答说：“在魔法世界里，它们就像是《哈利·波特》书里写的，是由不同的木材制作的；不过离开魔法世界，它们就是树脂制作的，这个全世界都一样。”我愣了一下，觉得这个回答颇有禅机，随后才想起来在伦敦的9¾站台商店（The Harry Potter Shop at Platform 9¾，位于伦敦的国王十字火车站内）里售卖的魔杖大约定价 30 英镑出头，是由木头制成。大约也有不少人是在环球影城门口的小贩那里买来的盗版“魔杖”，只要 25 元。

说实话，我已经不大记得自己上一次去主题公园游玩是什么时候，而自己一个人在其中闯荡更是头一次。我努力回想，大约记得多年前曾去过香港海洋乐园以及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奇幻乐园（Canada's Wonderland）。只记得当时一入园便被同行的人拉着一路小跑去坐过山车——恰好，环球影城中最刺激的项目“霸天虎过山车”（Decepticoaster）就在我所处的变形金刚基地。

跟着人流开始排队，排了 35 分钟左右便坐上了这个“环球影城攻略”中最热门的项目。我在排队时还感到有些烦躁，不过后来才意识到这已经是我排的最短的队伍。与记忆中坐过的过山车相比，霸天虎过山车的体验其实并不算太过惊悚，这也是我第一次全程睁着眼睛坐完的一次过山车。与人生中





上图：一家人在炎炎夏日中，身披长袍在哈利·波特魔法城堡前拍照

下图：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街区跟牛津大学的古典场景非常相似，也是最能代表英国文化的街景



上图：环球影城入园处是好莱坞街景，游客们沿途等候花车巡游经过

下图：功夫熊猫是好莱坞创造出的热门中国元素



经历过的起起落落相比，在过山车中体验到的加速、转向、悬空实在不算什么。我也很快意识到，娱乐项目排队时间的长短与其受欢迎程度并不成正比。为了体验过山车旁边的“大黄蜂回旋机”(Bumblebee Boogie)，我在烈日下足足排队 50 分钟，在这期间我身后女孩拿的遮阳伞还不断戳到我的脖子和后脑勺，或者把我的头直接纳入伞下。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坐上了那个会转圈的大黄蜂回旋机，总共运行了 1 分 50 秒的时间。

工作人员会在每个娱乐项目的入口排队处给出大概需要的排队时间。一个项目动辄超过 1 个小时的超长等待时间让我不解——（在没有额外买 VIP 身份的情况下）如果每个项目都要让人等上一个小时左右，那么一天下来，一个人究竟能体验多少个项目，又会收获怎样的心情？后来在迪士尼乐园的“抱抱龙冲天赛车”，我见到了惊人的 130 分钟等待时间。而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仍在不断地涌入队伍中，汇成一条更加密集的长龙。在队伍中比人更加密集的，是手机和自拍杆。此外，在每个项目队伍的旁边都还有另一个入口，那是“优速通快速通道”，不时有人从那个入口进入，相比之下可以大幅缩短排队的时间。不过我在手机上查看，当日价格 900 元的“环球优速通”已经售罄，最近“有货”的日期也是在 3 天之后了。

几个小时下来，我已经在环球影城里绕了几圈，“微信步数”突破了 15000 步，但真正体验的

娱乐项目却只有两三项而已。作为一个独行的中年男人，我没有排队半个小时去和“霸天虎”和“小黄人”合影的兴致，也没有再去排队1个小时坐“萌转过山车”的耐心。但是烈日当头在园中不断地逆时针行走显然是一个更糟糕的选择。秉持“来都来了”的心态，我决定排队乘坐“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中的“飞跃侏罗纪”。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太惊险的过山车项目，工作人员给出的排队时间是1个小时。

我掏出手机查看剩余电量，想着该如何打发这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忽然感到有人拍我的肩膀。抬头张望，队伍中的一个女孩正在招呼我。她说自己在排队过程中感觉不适，让我帮忙去找工作人员提供帮助。我找到了附近的一个工作人员。对于这样的情况，工作人员显得训练有素。他先是走到队伍中，搀扶着那个感觉不舒服的女孩出来，然后拿出对讲机，“我们这里有一个‘90’，需要帮助”（此处是我旁听，可能并不准确。“90”大约指的是紧急医疗情况）。很快又有一个女性工作人员赶到，让那个感觉不适的女孩在阴凉处坐下，然后开始询问她的具体情况。

我在一旁看着那女孩脸色逐渐好转，应无大碍，却再也无心排队，准备回酒店房间休息一会儿。我是在购买环球影城两日联票的同时预订了当天环球影城大酒店的豪华大床房。这个30平方米的房间已经是酒店里定价最低的房型，接近2000元一晚。

一进入房间我便打了一个冷战。相比于外面34摄氏度的高温，房间里冷得出奇。我看了一下空调，温度被设置在20摄氏度。我从接近中暑的状态迅速转为寒冷。这种室内外温度巨大的反差，加上在园中大半天的经历，让我开始对于所谓“真实世界”产生怀疑。人造的冷气与自然的酷暑，究竟哪个让人感到更加舒适？我们在山野间、溪流中获得的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乐，与在这种现代工业奇观与童话幻梦相结合的乐园里所获得的快乐，究竟又有什么不同？

关掉空调，逐渐适应了室内温度之后，我停止怀疑人生，稳定一下情绪，开始观察这间酒店客房。房间方方正正，表明其特殊之处的在于床头墙上挂着的一幅加州好莱坞山景画，画面的中心是一行巨大的“HOLLYWOOD”，对面墙上挂着的则是两幅1995年美国电影《阿波罗13号》的剧照，身穿宇航服的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年轻英俊。休息了一会儿，看时间已是下午4点，我重新出门，走入园中人气最旺的区域——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从地理位置来说，环球影城的中心是进园就能看到的高耸假山、从假山上流下的人工瀑布以及假山下的人工湖；不过从人气的角度来说，它的中心毫无疑问属于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还没走进魔法世界的领地，远远就能看到高耸的“霍格沃茨城堡”。这个源于“哈利·波特”系列故事中的城堡最初是在一系列关于哈利·波特的电影中以特效的方式呈现的，在此处却成为现实。处处是穿着黑色学术袍、手拿魔法棒在拍照的游人。相比之下我只是一个对魔法世界一无所知的“麻瓜”。

尽管我没有通读过“哈利·波特”系列故事，但对于这个魔法世界也不算陌生。在伦敦的国王十字火车站的9站台和10站台之间，有一个嵌入墙壁的半截手推车，这便是源于《哈利·波特》故事的大名鼎鼎的9¾站台，平日里是哈利·波特迷们来拍照和打卡的必到之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这个景点的旁边便开了一家以《哈利·波特》为主题的专卖店。

除此之外，牛津大学的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也对游客收费。门票价格高达16英镑，但前来参观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基督堂学院的饭堂（Dinning Hall）是《哈利·波特》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饭堂的取景地。电影中对实景进行了处理。基督堂学院饭厅只有3排桌椅，在电影中则变成了4排。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一些著名学院都会对游客收取门票费用，但基督堂学院的门票价格是其中最高的。

作为世界上4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之一（另外三处分别在奥兰多、洛杉矶和大阪），环球影城中的魔法世界处处都是根据小说和电影中的场景所建，几乎处处都是摆拍照片上传社交网络的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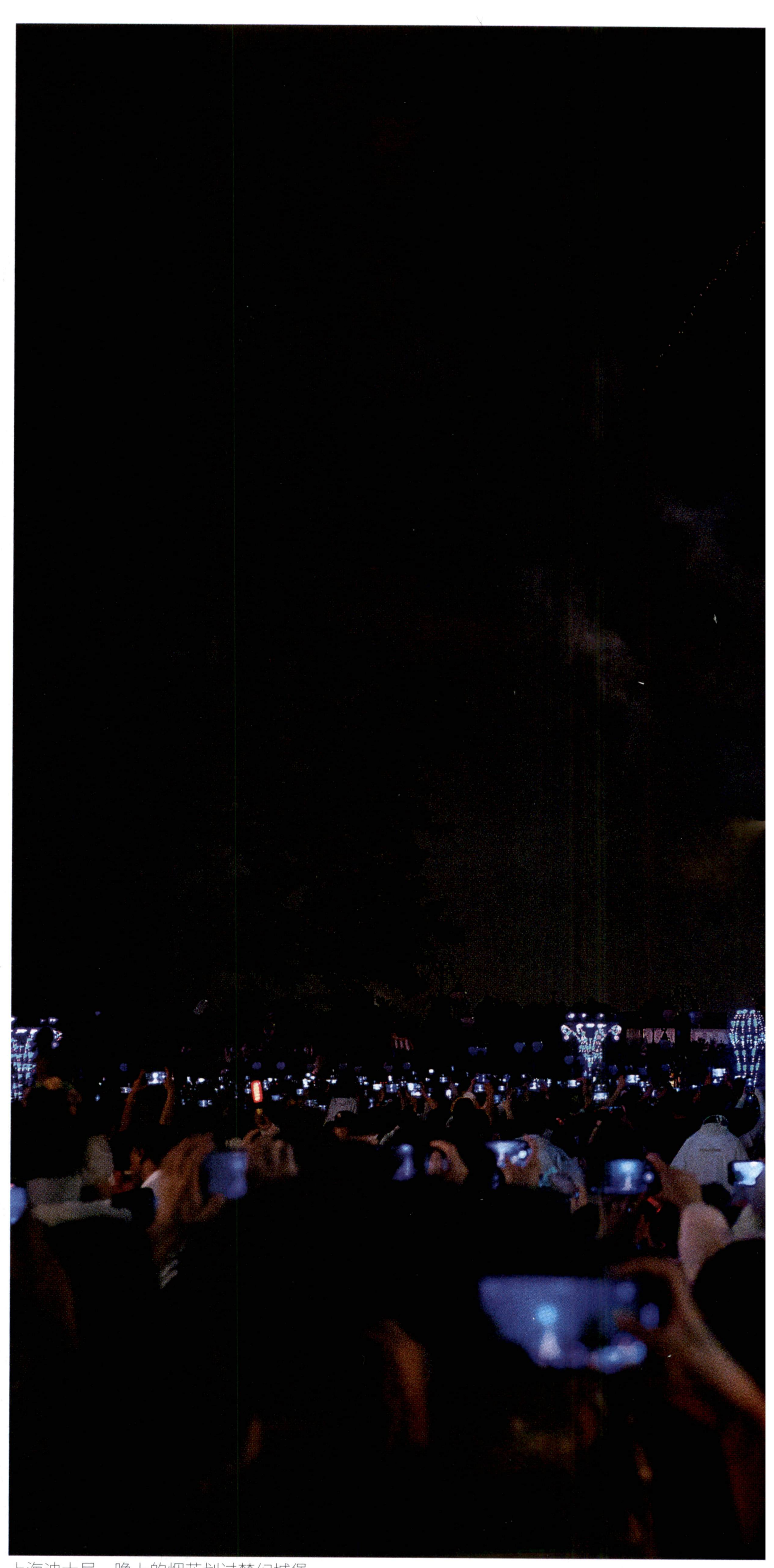
佳选择。在这里，魔法世界的存在毋庸置疑，且不时有穿着《哈利·波特》电影人物服装的工作人员走来走去，随时与围拢上来的游客合影。看质地，黑色的学术袍还不算太厚。当我看到一位打扮成《哈利·波特》中的“魔杖制造师奥利凡德”的演员穿着一身厚重的大衣走在外面，便认真地担心起这位演员会不会中暑。

在魔法世界里拍照的人以年轻女孩居多，这与我在社交网络上查看关于环球影城的信息时得到的印象一致。实际上，魔法世界中真正的游乐项目只有两项，排队时间往往都在 1 个小时以上。而大多数人其实都把时间花在了拍照上。走出魔法世界的领地，在我身边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男孩试探性地问女孩：“现在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袍子脱下来了？”在得到允许的答复之后他脱下黑袍，露出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和短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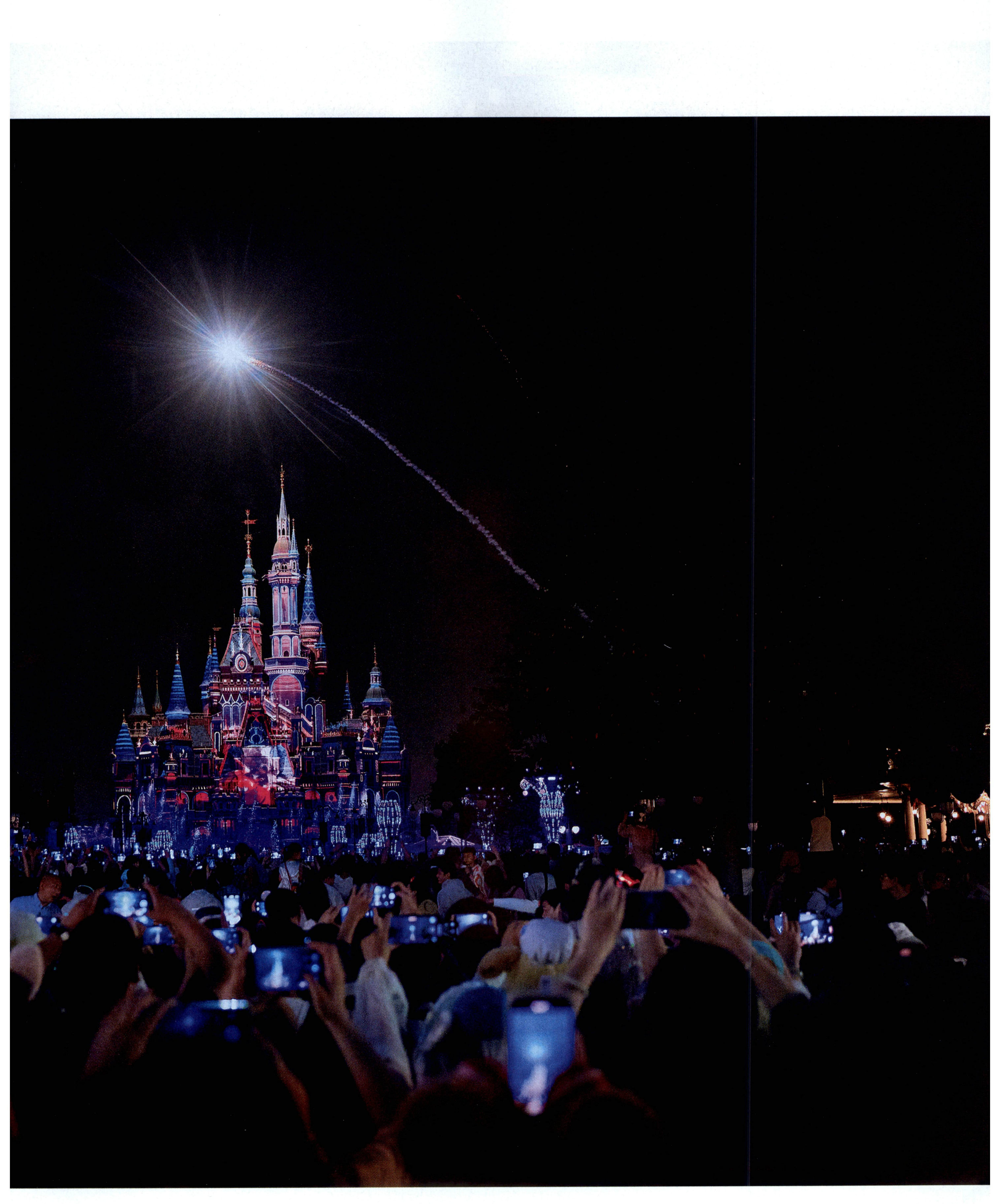
上海迪士尼乐园

站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Shanghai Disney Resort）内四处张望，我感觉有些迷茫。就在两天前，我还身处北京环球影城，此时感到自己转换到了一个似曾相识、处处相似却又处处不同的平行空间之中。同样是白花花刺眼的阳光，耳边环绕着高亢的音乐声，身边的建筑大多是浅色调，周围都是情绪饱满的人群……对我来说，此处与环球影城最大的不同其实在于植物。与北京园中随处可见的杨树和松树不同，迪士尼园中的植物种类更丰富，且有大量北方少见的棕榈科和芭蕉属——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处空气中的味道与北方似乎也略有不同。

我自认为对于迪士尼乐园不算陌生。当年去巴黎旅游时我曾经去过巴黎迪士尼乐园，虽然已经是将近 20 年前的事情，仍依稀记得当年的经历。而对于上海迪士尼乐园，我唯一的印象其实是来自影星林志玲在 2016 年发布的一段视频。她站在乐园的门口，神情激动地说：“大家要永远快乐，就像在迪士尼一样——最



上海迪士尼，晚上的烟花划过梦幻城堡





幸福的地方！”我也是从那时才了解到，“最幸福的地方”（The Happiest Place on Earth）是迪士尼乐园的广告语。

这次仍是计划一个人在园中游览两天，因为有了之前在环球影城内两天的经历，我提前在社交网络上做了大量的功课，读了“上海迪士尼攻略”“迪士尼避坑指南”“10小时特种兵式游迪士尼，能刷几个项目？”之类图文并茂、大多还附有视频的帖子，自认为已经对于上海迪士尼了如指掌。在中文社交网络上人们将上海迪士尼乐园简称为“上迪”，相对应地将“香港迪士尼乐园”称为“港迪”，并对于两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比较。我由此了解了上迪每天的花车巡游时间、花车队伍中各个人物的出场顺序，乃至目前最受欢迎的角色“玲娜贝尔”（LinaBell）出场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在晚上“奇梦之光幻影秀”——灯光和烟花表演时的最佳观看和拍照位置……我意识到，伴随着游客们不断上传的照片和视频，关于上迪的游玩技巧已经在社交网络中演化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除此之外，基于在环球影城中排队等待的经历，我又花费1585元，提前购买了“经典套装B”。通过这个额外的购买项目，我不仅可以从一个快速通道入园，还拥有乐园中8个项目的快速通道资格，甚至还在“米奇童话专列”和“奇梦之光幻影秀”有VIP位置。

从专属通道进入迪士尼乐园，直接到达充满未来感的“明日世界”（Tomorrow Land）园区。因为已对此间的地理烂熟于胸，我知道园中最热门的项目“创极速光轮”（Tron Lightcycle



左图：米老鼠发夹，几乎是所有女孩子的标准装备

右图：雷鸣山漂流，其实这类娱乐设施在每个大型游乐场都存在，但有了迪士尼元素的装饰，就让游客进入了迪士尼构建出的故事场景

Power Run）就在附近。

走到这个项目的入口，我见显示的等待时间为105分钟。我并不着急，心里甚至生出一种隐隐的快感。我直接从快速通道进入，只排队了大约15分钟便坐上了这个颇为刺激且极具想象力的项目。“创极速光轮”与过山车并无本质不同，都是游客被固定在座椅上之后体验加速、翻转和近似失重的感觉，但它需要游客以跪姿乘坐，犹如驾驶一辆摩托车，在富有感染力的声光效果中上下翻飞。尖叫声也就成了这个项目最鲜明的招牌。

中午的花车巡游迅速将全园的气氛推向高潮。我心里虽然明白这样的巡游与之前在环球影城中看到的巡游并无太大不同，都是演员扮演的各个动画人物在花车上与游客们进行互动，但仍然被尖叫的人群吸引过去，站在路边翘首以待。“我们一起快乐无边，我们一起亲密无间”，音乐声响起，气氛逐渐开始热烈。一些我所熟悉的形象，如米老鼠、唐老鸭，以及小鱼尼莫、胡迪、巴斯光年等动画人物站在花车上缓缓走过，人群中的欢呼声一时盖过了音乐。在这种热情的感染下，我也不由自主地向这些动画人物挥手。

相比于这些我相对熟悉的动画人物，“玲娜贝尔”则是一个我难以见到却又似乎在乐园中无处不在的形象。之前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次看到这个粉红色的新形象，我还以为它是一只卡通猫，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只古灵精怪又甜美的卡通狐狸。它的粉丝众多。在“小红书”上以“玲娜贝尔”为关键词搜索，有超过98万篇笔记。有人提示玲娜贝尔每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有人则记录自己排队5个小时只为了和玲娜贝尔互动拍照。它俨然已经成为迪士尼动画形象的新鲜血液和“超级大IP”，走在园中，还不时能看到有人拎着一兜玲娜贝尔玩偶向游客售卖，价格200多元一个——因为这样的玩偶即便是在迪士尼乐园的专卖店里也不容易买到。

上图：米老鼠系列，跨越几十年，仍然是每个大人和孩子的“宠物”

下图：玲娜贝尔的每个动作都是在严格的设计下诞生出来的，也是最能激发成年人心中萌感的卡通形象



“探险岛”的“雷鸣山漂流”是另一个网红项目，我到达时，工作人员给出的等待时间达到了惊人的120分钟。我从快速通道进入，只排队十多分钟便开始了这个水上项目。实际上，经过之前在社交网络上的准备，我对这个项目已经非常熟悉，甚至知道该在哪里买雨衣——有人建议事先准备一件便宜的一次性雨衣；有人建议去商店里花50元可以买到带有迪士尼标志的雨衣；还有人建议可以在出口处等待刚刚出来的游客，要一件免费的一次性雨衣……

看了几十遍视频之后，再加上两天前我在环球影城观看“未来水世界”表演时已经对水上项目有所体会，我觉得玩这个项目并不会全身湿透，便没有准备雨衣。上了圆形的漂流筏艇，六个人围坐其间，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雨衣包裹住。其实这趟漂流大部分都算平缓，唯有在结尾处筏艇从高处冲流而下，最后我也只是略微打湿了衣服和裤腿。也正是在这高潮的一刻，筏艇上的两个女孩高声欢呼，她们从雨衣中高举出双手，大喊着：“这两个小时的等待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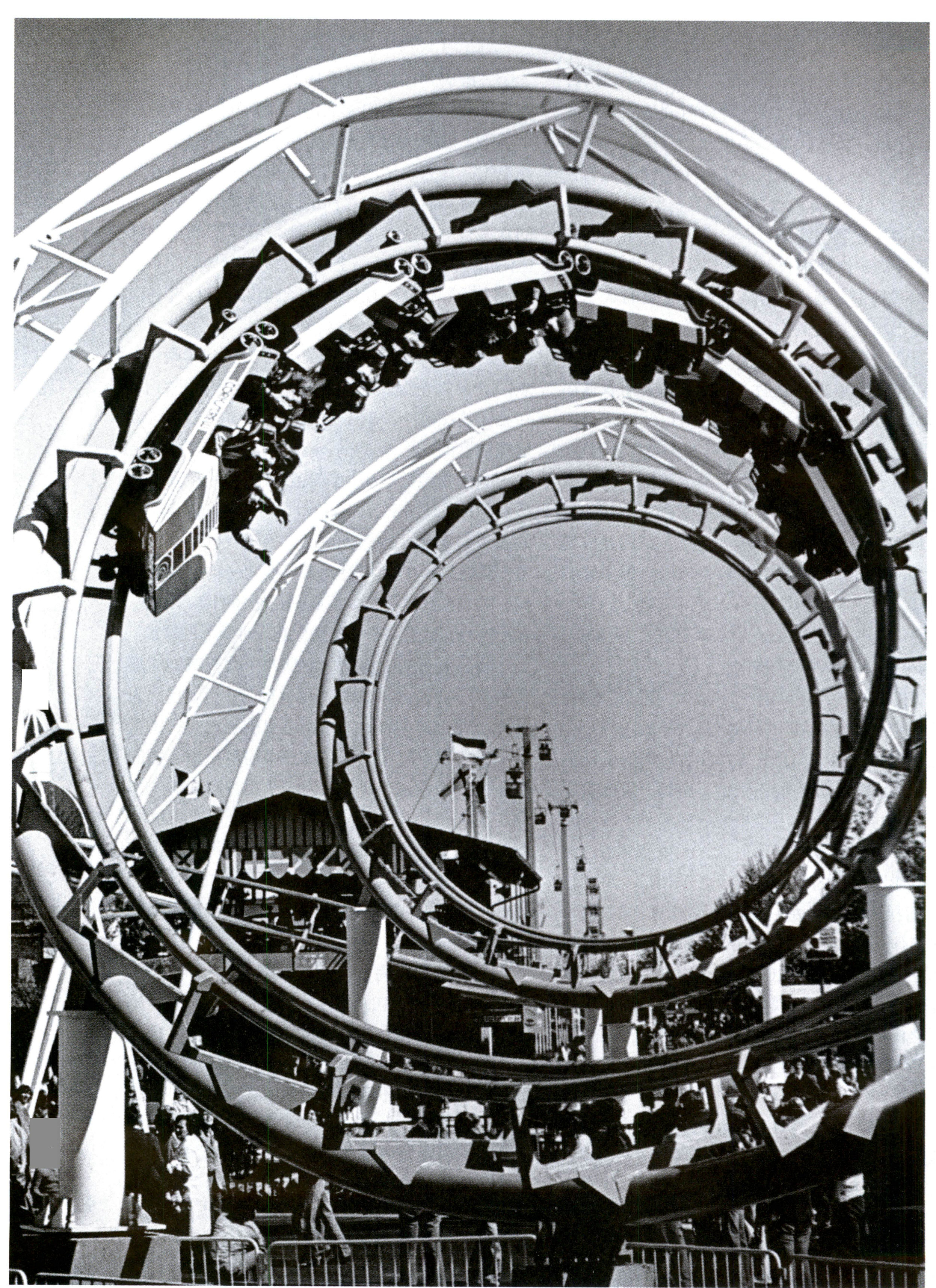
真的值得吗？听到这样的欢呼，我有些不解。花费两个小时在高温中排队，只为体验这样一个不到5分钟的水上项目。等待和游玩时间的比例如此悬殊，为什么她们不觉得不耐烦，反而会主动自我疏导和劝慰，愿意相信这样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我粗略算了一下，这一天里我凭着“经典套装B”带来的便利，玩了8个项目，总共排队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如果没有这样的便利，按照工作人员给出的正常排队时间计算，体验这8个项目，我需要排队10～15个小时的时间。即便是一个无惧排队的铁杆粉丝，显然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这项任务。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信念，支撑着游客在烈日下耐心等待，只为体验那几分钟的快乐？

在园中四处游荡时我发现手机快没电了。工作人员提示，在一些餐厅和游客服务中心可以找到共享充电宝。可当我终于找到一处共享充电宝时才发现此地的场景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在这个不大的角落里围着不下十人——有人想还，有人想借，大家都在用剩余电量不多的手机扫着同一个二维码。往往是几人同时扫码，然后同时弹出几个充电宝，人们无从辨认，只好随便拿走一个了事。后来可用的充电宝越来越少，弹出一个充电宝，几只手便同时伸了过去……看到此情此景，我有点后悔自己之前的疏忽大意。在我读过的众多“上海迪士尼攻略”中，除了提前半小时去门口排队，入园后马上跑去“明日世界”为“创极速光轮”排队，往往第三条建议就是自带一个充电宝。

两个小时的等待时间终于过去。到了晚上8点，“奇梦之光幻影秀”的灯光和烟花表演开始了。在强光的照耀下，位于乐园中心位置的“奇幻童话城堡”的一面变成一个巨大的屏幕，各个迪士尼动画人物悉数登场。伴以激昂的音乐和夜空中不断绽放的烟花，迪士尼乐园中的一天就在这样的超现实氛围中达到了顶点。尽管我已经颇为疲惫，且在这一天时间里大多都抱着一种审视乃至揶揄的心态四处游走，但此刻在激荡的音乐声中，在流转的光影中，心中仍然生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我忽然有些明白了之前那两个女孩喊出的那句话：“这两个小时的等待是值得的！”就是因为这样一种通过声光电技术营造出的超现实的感觉和节日气氛，混合以花车巡游中粉丝见面会般的热烈和欢愉，让等待都成为一个重大仪式的一部分，正如很多年过四十的男人会穿着“湘北高中”的球衣去电影院里看《灌篮高手》电影直到泪流满面，一些少女会穿着婚纱去听偶像的演唱会，通过这样的仪式感，让人们的身份从消费者变成了参与者。

从北京到上海，从环球影城到迪士尼乐园，在这几天的游历中，我的见闻与其他游客大致相同，但是必须要承认，我与其他大多数游客都有所隔膜。在这样由现代工业技术所创建的人造乐园中，我的脸上不曾出现其他游客脸上那种兴奋和幸福的表情。在乐园中，我的心情过于冷静和冷淡，未曾在其中体验到梦想成真的幸福感。究其原因，在于我缺少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成为这些动画人物的忠实粉丝，成为电影所营造的梦境的忠实信徒，并且愿意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娱乐工业所制造出的一切。



美国俄亥俄州桑达斯基 Cockscrew 过山车

欢迎来到“临时世界”

主笔·苗千

走进一个游乐园或是主题公园，犹如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看上去不属于现在，不属于未来，而是属于幻想。它是日常世界中的“临时世界”。

在埃及首都开罗，若是从城市中心向西南方向的吉萨驶去，用不了多久便会在车流和人流之中看到一些高耸的尖塔形建筑，那便是著名的吉萨金字塔群。这些建于数千年前的高大建筑与现代社会混于一体，散发出独特且怪异的气质，成为一种仅存于当地的奇观，难免让人想要前去一探究竟。而在世界各地很多大城市的边缘地带，人们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远远发现一些宏伟且怪异的架构——扭曲回转的过山车轨道、巨大的摩天轮圆盘……若是走近些，还能听到从园内传出的机器轰鸣声和游客们混杂着惊恐和欢乐的尖叫声。这样独属于现代社会的景象，与吉萨金字塔群一样，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丛林之中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场域。

我们可以把这种场所称为游乐园（Amusement Park）或是主题公园（Theme Park），这种大型休闲娱乐场所已经成为很多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占地面积巨大的娱乐园区往往坐落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一个著名主题公园的落成往往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大事，甚至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吸引各地的人慕名前往，然后再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产生出更大的宣传效应。

走进一个游乐园或是主题公园，犹如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当下的一切似乎都有所不同。它看上去不属于现在，不属于未来，而是属于幻想。这样复杂的场所自成体系，几乎可以满足游客的一切需求。美国历史学家和作家大卫·纳索（David Nasaw）写道：“游乐园，日常世界中的‘临时世界’，在那里要应用‘特殊规则’，游客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走出来，进入到一个他们愿意相信的游戏世界。”

坐着巨大的摩天轮缓缓上升，从上百米的高处俯视地面；乘着过山车以极快的速度翻转冲刺；或是在巨大的三维屏幕或投影中看到那些虚幻的动画人物仿佛就在自己身边……在体验这种远离庸常的刺激感的同时，人们难免也会感叹这些娱乐项目本身就是人类现代工业技术和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对于游乐园以及主题公园的塑造尤为关键。正是因为20世纪工业能力的突飞猛进，人类才有可能造就出这样的现代人造奇观。我们从过山车（Roller Coaster）这种最具代表性的游乐项目的演化史便能窥见一二。

过山车的成败

我在这坠落的世界中战栗，
（In falling worlds I shudder，）
抽搐和扭曲
（Twitch and grimace）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Shoved first this way，and that）
被命运，被动量推动
（By fate，by momentum）
徒劳地扭曲和旋转
（Twisting and turning in vain attempt）
以抵抗重力；
（To oppose gravity;）
一些微小的分子
（A tiny sliver of molecules）
将我固定在空旷的空间中
（Holds me in open space）
挑战天空，对抗大海
（Defying now sky，now ocean）

星星如同遥远的灯塔
(The stars like distant beacons)
对我在它们下方飞行毫无察觉
(Unaware of my flight beneath them)
我的脚无法踩到坚实的大地
(My foot cannot reach firm ground)
头晕目眩，我在旋涡中伸出手
(Dizzy, I reach out in the whirlpool)
试图抓住空气，
(Trying to take hold of the air,)
空气如同平时一样稀薄
(It's thinness unyielding as ever)
爆炸的烟火如雨
(Showers of exploding fireworks)
在我头脑的回廊中闪耀
(Sparkle through the brains corridors)
它挤满了我头骨中有限的空间。
(As it crowds the skulls finite dimensions.)
然后便是愉快的沉默和静止：
(Then welcoming silence and stillness:)
乘坐已经结束；生活仍在继续。
(The ride has ended; but not yet this life.)

帕蒂·马斯特曼（Patti Masterman）的这首诗生动描述了游客在乘坐过山车时眩晕惊恐的感受以及在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刺激和愉悦。如今，过山车往往是一家主题公园的招牌项目。过山车是否足够新颖刺激，甚至可能决定一家乐园的成败。

最早的过山车源自名为“俄罗斯山”（Russian Mountains）的游戏，这是一种从16世纪就开始在俄罗斯民间流行的游戏。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里，沿着最高可达20多米的山坡建造一个大约50度的坡道，只要在上面浇水，便可以迅速形成一个用来滑行的冰面。俄罗斯贵族们尤其喜欢在圣彼得堡附近山坡的冰面上坐着木块或是冰块飞速向下滑行，一路穿过五颜六色的灯笼，以此取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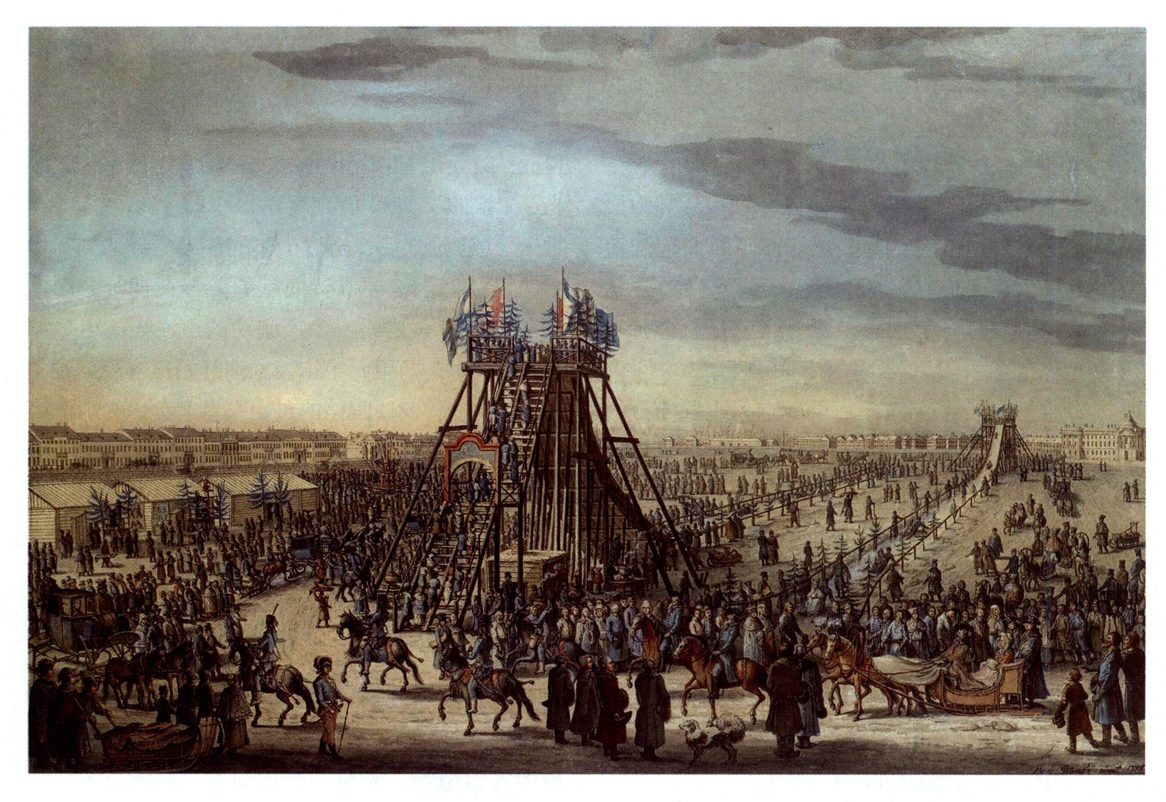
据说叶卡捷琳娜二世尤为热衷这项游戏，曾经在自己的多处产业中建造“俄罗斯山”。也正是因为她的热衷，让这种游戏传播到了法国。1799年，第一个装有轮子的俄罗斯山游戏出现在了巴黎，乘客们侧坐在座椅上沿着轨道向下滑去。在气候更温暖的法国，制冰不易，人们于是使用蜡来制造滑坡。（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首先在俄罗斯山游戏中加装了轮子，以便在夏天也能玩。）

过山车在19世纪从欧洲传到了美国，其最终演变为现代过山车的形态可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100多年前，最接近现代过山车形态的其实是宾夕法尼亚州莫赫·琼克（Mauch Chunk）山中，一处煤矿原本用来运送煤和驴子的环形轨道车，它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16公里。这套设施在1873年被改建为一个让游客欣赏山景的收费项目。尽管最初并非用于娱乐目的，但这个接近29公里长的“过山车”后来仍然被记载为世界上最长的过山车。

1846年，在巴黎的游乐园里首次出现了有“倒立环路”的过山车，让游客可以体验到360度旋转的刺激感。相比之下，当时在美国游乐园中乘坐过山车的游客只能从高处靠着重力向下滑行，在经过几个起伏之后停在低处。如果想要再玩一次，只能依靠工人将过山车重新推回到高处。乘坐这样的过山车并无什么刺激感可言，游客们沿着轨道侧坐，欣赏沿途的风景。

1884年，拉马库斯·阿德纳·汤普森（LaMarcus Adna Thompson）在康尼岛的一家游乐园里修建了一段“重力回转列车”（gravity switchback train）。这种主要依靠重力作用让乘客们在不同高度之间来回游荡的最初形态的过山车很快取代了旋转木马，成为游乐园中最受欢迎的项目。虽然汤普森不是最早发明现代过山车的人，但他成功地让过山车成为游乐园中最吸引人的项目，因此被称为“过山车之父”。

进入20世纪之后，过山车迅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过其最初的流行与当时美国城市中有轨电车的普及有关。为了鼓励市民在周末也能多搭乘电车，很多电车路线的终点站便设在由同一家公司运营的游乐园门口。随之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由人工操作的电气化过山车，由人驾驶，沿着上千米的环形轨道运行。不过这样的过山车并不太安全。在20世纪初，常有因为驾驶员在弯道上操作过快导致过山车出轨，乃至游客身亡的新闻出现。



上图：凯瑟琳大帝在圣彼得堡参观“俄罗斯山”（1788年）

下图：1924年6月，游客在伦敦的一家游乐场玩过山车



想要吸引更多游客，必须增强过山车的安全性。约翰·米勒（John Miller）在1919年获得了关于“娱乐轨道系统”的设计专利，发明了“下摩擦力”（under-friction）过山车。这种新的设计很快取代了之前的“侧摩擦力”（side-friction），使过山车的轮子在轨道的内边滚动，解决了意外脱轨问题。它一方面增加了过山车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使过山车的速度进一步提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美国的过山车产业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的过山车大多是由运输公司所有，之后则大都改为那些将游乐园作为一项专门产业进行运营的公司所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翰·米勒和哈里·贝克（Harry Baker）将这个原本轻松的娱乐项目变成一项高速、惊险、刺激的游戏。两人总共花费8周时间，由120名工人施工，应用新技术，合作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海风游乐园”（Seabreeze Amusement Park）设计建造了杰克兔子（Jack Rabbit）木质过山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速度最快的过山车。

能否让游客体验到更强烈的刺激感，成了衡量过山车是否有所进步的重要标准。在总共大约650米的轨道上，杰克兔过山车的第一次快速下降就有20多米的距离。这种一次可以搭乘24名乘客的过山车项目显然要比现代过山车更加惊险——当时还没有安全带，而是需要乘客们牢牢抓紧一个固定的扶手。如今，那个曾经可以把过山车拉上山顶的，以枫木制成、直径3米多长的巨型驱动轮，已经被放在博物馆中展示。超过100

年历史的杰克兔过山车仍在运行，它有了一套现代化的驱动系统，仍然是海风游乐园中最受欢迎的项目。

20 世纪 20 年代堪称过山车的黄金时代。在当时美国已经有超过 1500 个过山车项目，其中最快的过山车时速接近 100 公里。而不断涌现的新型过山车依然在追求更快的速度。经常有游客从过山车上下来时身上带着淤青。甚至有一个游乐园为自己的过山车项目配备了专职护士。

约翰 · 米勒在 1927 年协助建造了康尼岛上的"旋风过山车"（Cyclone），这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过山车。它甚至曾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过山车"，成为几代游客的难忘记忆。有人评论乘坐飓风过山车"比坐飞机还吓人"。而作为拥有超过 100 项过山车安全技术专利的工程师，米勒被称作"过山车界的托马斯 · 爱迪生"。他设计的最后一款过山车是在 1936 年为得克萨斯州博览会（State Fair of Texas）建造的"三重竞速过山车"（Triple Racing Coaster）。

这种火热的场景并没有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 1929 年开始的美国大萧条以及随之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的游乐园产业一落千丈，有超过 2000 家游乐园倒闭。过山车也随之衰落，只有其中的极少数熬过了漫长的萧条和战争年代。而过山车的演化仍在继续。到了 1946 年，过山车的车身材料由木质改为不锈钢，在座椅上也增加了固定乘客膝盖位置的安全杆；时至 1978 年，车身材料又换为福米卡（Solid Formica）材质；从 1989 年至今，过山车车身大多进一步换为玻璃纤维材质，使之运行更加流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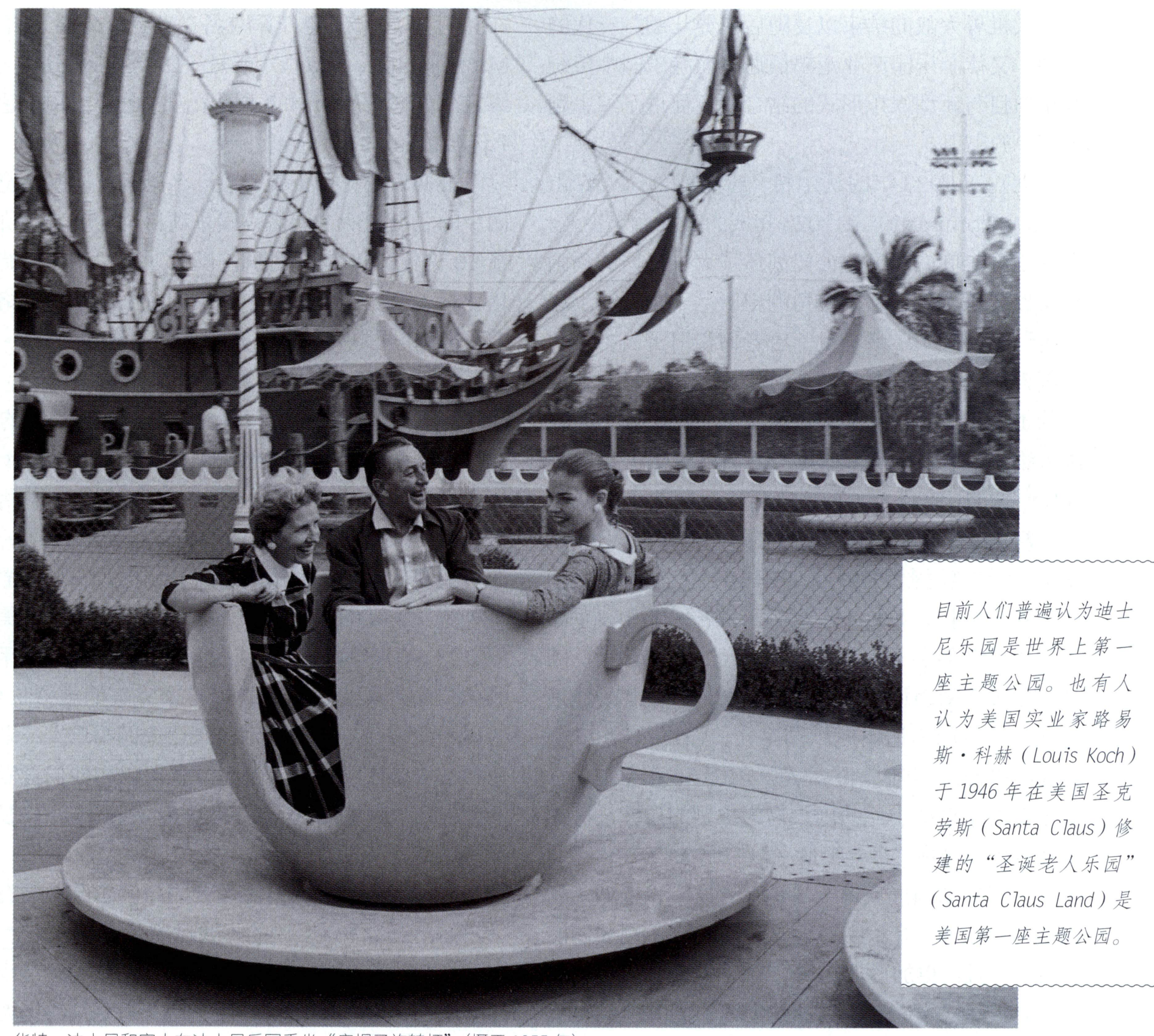
"二战"过后，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过山车的演化。甚至有人评论，是沃尔特·迪士尼把过山车从被人遗忘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毕竟当时美国过山车的数量只剩下黄金年代的十分之一左右。加州迪士尼乐园在 1959 年开放的"马特洪峰雪橇飞车"（Matterhorn Bobsleds）项目中首次使用了圆柱钢轨道和聚氨酯材料的车轮。这样的设计使过山车行驶得更快、更安全，也更安静。在新技术的促进下，随即出现了可以倒悬以及沿着螺旋轨道行驶的，更高、更快的过山车。在经过迪士尼乐园的"梦幻"修饰之后，乘坐过山车也不仅仅是追求刺激体验，而是成为游历童话世界的一部分。

到了 1997 年，六旗魔术山主题公园（Six Flags Magic Mountain）的过山车达到了惊人的 126 米高度，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 160 公里。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当过山车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极限，设计者们被要求转而制造游客在视听方面能够获得的最大诱惑。令人激动的声、光、电效果和 3D 技术，乃至元宇宙技术都开始被应用到过山车中。戴上了 3D 眼镜的过山车游客会以为自己身在一个神奇的魔幻世界。百年时间过去，过山车依旧是世界各地游乐园和主题公园中最为吸引人的招牌项目。

说到底，过山车掌握的心理阀门，是一种安全的冒险体验。在翻转、加速和失重的过程中惊恐地尖叫，而在结束之后则是充分释放的满足感。与很多进入乐园便直奔过山车的爱好者相比，也有人对这种看上去极为惊悚的娱乐项目表现得尤为恐惧，光是在旁边观看，就能想象出游客从上面掉落的恐怖场景。而实际上，早期过山车的意外事故大多是驾驶员粗心大意导致，而现代过山车事故则多是由于设备疏于检修和保养所致。根据国际游乐园和景点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musement Parks and Attractions）的统计，乘坐过山车受伤的概率为 700 万分之一，死亡的概率则是 2.5 亿分之一。

主题公园的造梦之路

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出现的欢乐花园（Pleasure Gardens），可以算作最早专门用于休闲娱乐的永久性户外设施。在当时的欢乐花园里设有喷泉、花园、保龄球、音乐以及舞台等设施。这种由庆祝丰收的狂欢节所演变而来的场所体现了人们的一种本能——人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寻求欢乐。随着欢乐花园逐渐演变为一种专门供人娱乐的场所，游乐园随之出现。如果说 20 世纪游乐园中的标志性项目是过山车，那么 19 世纪游乐园的标志性项目非旋转木马莫属。这种娱乐设施最初需要人力推动，到了 1860 年才出现由蒸汽推动的旋转木马。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迪士尼乐园是世界上第一座主题公园。也有人认为美国实业家路易斯·科赫（Louis Koch）于1946年在美国圣克劳斯（Santa Claus）修建的“圣诞老人乐园”（Santa Claus Land）是美国第一座主题公园。

华特·迪士尼和家人在迪士尼乐园乘坐“疯帽子旋转杯”（摄于1955年）

19世纪末在美国康尼岛上出现了多处游乐园，可以看作是现代游乐园的雏形，但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才真正塑造了20世纪现代游乐园的形态。博览会展出了由乔治·费力斯（George Ferris）设计建造的摩天轮，这个摩天轮重量超过1800吨，高度超过80米，一次可以乘坐2160人。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巨大的摩天轮接待了超过140万游客。随摩天轮一同亮相的还有一个名为“大道乐园”（Midway Plaisance Park）的游乐园。在未来几十年里大部分游乐园都会参考大道乐园的建筑外观和豪华的灯光设计。

在20世纪初期，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在美国兴起一股建造游乐园的风潮。到了1910年，美国已经有超过2000家游乐园。不过这种新型娱乐场所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1915年到1920年间，因为汽车的普及以及人们对于更新型娱乐项目——例如电影——产生兴趣，游客对于游乐园的兴趣大减，很多乐园因此倒闭。而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过山车技术的进步，游乐园又迎来了将近10年的黄金发展期。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通常有多个游乐园相互竞争——直到1929年发生经济大萧条，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期间，游乐园产业陷入了长时间的低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随后“婴儿潮”一代的出现，又让游乐园产业走出低迷。而游乐园中传统娱乐项目与新型娱乐形式的结合，便促进了“主题公园”的出现。

创立于1923年的沃尔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在2023年成为一家百年企业。在这100年间，迪士尼公司创造了大量经典的动画形象以及以这些形象为主角的电影。一个“迪士尼宇宙”逐渐成型。米老鼠、唐老鸭和白雪公主这类动画人物深入人心，有很多粉丝写信想要访问迪士尼的工作室，希望能够不止在电影中接触到这些动画人物。这让沃尔特·迪士尼逐渐产生出为自己公司所营造的这些虚拟人物创造一个真实空间的想法。

沃尔特·迪士尼筹划了数年时间，在1952年从沃尔特·迪士尼影业集团（Walt Disney Studio）抽调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成立了一个名为“沃尔特·迪士尼幻想工程”（Walt Disney Imagineering）的部门，负责从创意设计到工程开发，从概念到建造等任务，专门为迪士尼乐园工作。最终以1700万美元的投资、1年时间的建造，于1955年在加州开设了第一家以迪士尼动画人物为主题的乐园——这个在宣传中号称“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不仅让迪士尼公司的动画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也推动了乐园这种庞巨的人造娱乐工业从游乐园到主题公园的转变，并且，更加追求奇观。

1955年7月17日在加州安纳海姆开业的世界上第一家迪士尼乐园主要由4个区域构成：边疆世界（Frontierland）、明日世界（Tomorrowland）、冒险世界（Adventureland）和幻想世界（Fantasyland）。开业当天的场景实在难称完美：当天的高温创下了纪录。有1.1万人被邀请进入现场，不过另外还有数千人试图通过假票入场而被拒之门外。“蟾蜍先生的疯狂大冒险”（Mr. Toad's Wild Ride）项目因为超负荷运转造成了公园的电网瘫痪，“幻想世界”则因为附近的燃气泄漏而被迫关闭。

这种混乱的场面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到了第二天乐园开始向公众开放时，游客们从凌晨2点就开始排队，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到早上10点时，已经有超过15000人在等待。在1960年，迪士尼乐园每年已经可以接待500万名游客。截至2019年，这家最初打算取名“米老鼠公园”（The Mickey Mouse Park）或是“Disneylandia”，最终定名为迪士尼乐园的主题公园，已经接待了超过7亿名游客。

最初只要花费1美元，一名游客就可以游览乐园中的主街和四个园区，娱乐项目单独收费，价格在10美分到30美分之间。随后迪士尼乐园开始出售包括入场费和8个娱乐项目的统一门票，价格为2.5美元。园中多有列车项目——这源于沃尔特·迪士尼对于火车的热爱。

可以说迪士尼乐园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历史学家史蒂文·瓦茨（Steven Watts）写道：“当你进入公园，你必须游历的所有这些东西，其中介绍的小城镇是理想化的美国。它的价值观、感受、道德观，所有这些——迪士尼在某种意义上试图创造一个人们愿意相信存在的美国形象。”它不再是一个单纯为游客提供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是要为普通人打造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它以一切现代工程技术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或者愿意相信：游客只要来到这里，就可以和他们喜爱的动画人物一起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只有快乐，没有烦恼。

从娱乐项目来看，主题公园与游乐园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主题公园的主要目的在于“造梦”，整个园区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这使设计和建造一座主题公园的难度不亚于设计建造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将最新的工程技术和想象力和商业相结合的实验场域。在迪士尼乐园运营将近10年之后，随着1964年“环球影城主题公园”（Universal Studios）的开业，从园区设计到新技术的应用，这两家世界最主要的主题公园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将全球主题公园产业推到新的高度。

地理学家萨尔瓦多·安东·克拉维（Salvador Anton Clave）在《全球主题公园产业》（*The Global Theme Park Industry*）一书中写道：“设计主题公园的过程与建造房屋无异，其中的故事是基础。然后开发者可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开发它，让人们享受其中。故事是一个愿景、梦想或信息。它可以带着人们回到过去，或是让他们体验未来。保持一致性和内聚性要求开发者在主题、交通工具、游乐设备、特效、音响-电子动画等方面都做出正

确的选择。”

以奥兰多环球影城的第二个园区——冒险岛（Islands of Adventure）为例，克拉维详细分析了主题公园的设计理念。他写道：“它在颜色、声音、植被和建筑设计等方面的设计都非常强烈。它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尤其是在入口处，以及在所有其他主题节点（theme-nodes）中，都有不同的调节方式。游乐设施旨在提供肾上腺素的刺激，尤其是那些主要项目，特别是蜘蛛侠。即使是那些经典的项目，例如波塞冬的愤怒，也通过使用水隧道来显示出（设计者）激发情绪的欲望。另一方面，主题公园回避了真实性，因为实际上公园的主题就是幻想：漫画、传奇、电影中的地标或是卡通形象。”

无论是让游客体验滑水、乘坐氢气球、乘坐过山车、参观电影主题展览还是花车巡游，主题公园的目的都是讲一个故事，让人感觉生活在幻梦之中。除此之外，设计、建造和维护一家主题公园也绝非易事。设计者需要将工业界的各种新产品、新材料和新技术应用到娱乐设施中。娱乐设施还需要经历各种天气情况的考验——很多主题公园都建在海边，潮湿的空气具有腐蚀性，因此娱乐设施的持久性和安全性尤为重要。

主题公园是应用各种新技术的场所，这也是商业对手之间竞争的关键：早在1955年开业时，迪士尼乐园就率先将使用多个同步摄像机的360度电影技术应用到主题公园之中；到了1959年，园中出现了首个每日运营的单轨道列车系统；1963年的神奇鸟语屋（The Enchanted Tiki Room）是首个使用全新音响-电子动画技术的设施，拥有三维的鸟类、花朵和木神像；“小小世界”（It's a Small World water ride）水上游乐项目在1966年开放，展示了500个代表世界各地文化的音响-电子动画娃娃；1972年开始的主街电光游行，使用了超过50万个闪烁灯光；到了1975年，乐园中如太空山（Space Mountain）、魔法王国（Magic Kingdom）等惊险游乐设施已经开始由计算机控制；三维电影摄影系统则在1982年被引入乐园之中。

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之后，主题公园的技术竞赛仍未停止。环球影城尝试把娱乐设备与元宇宙概念相结合。目前在日本环球影城中最热门的项目是“马里奥·卡丁车：鲍泽的挑战”（Mario Kart: Koopa's Challenge）：在鲍泽的城堡中，游客头戴马里奥的红帽以及一个增强现实设备，可以对增强现实世界中的目标进行射击；而好莱坞环球影城的游客可以戴上3D眼镜，看到立体的金刚在骷髅岛咆哮。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主题公园造梦的手段越来越成熟，创造出的虚拟世界看上去也越来越诱人。

1981年，加拿大奇幻乐园（Canada's Wonderland）在多伦多开业。很多人把这当作是主题公园产业在北美发展到达顶点的标志。专家认为北美的主题公园市场已经饱和。于是主题公园开始寻求在欧洲和亚洲扩大业务。1983年，东京迪士尼乐园开业；1992年，巴黎迪士尼乐园开业；香港迪士尼乐园和上海迪士尼乐园分别于2005年和2016年开业；而北京环球影城则在2021年开业。这些遍地开花的主题乐园让世界看上去变得更平了。

从进入到20世纪开始，游乐园到主题公园的演化，与其中的招牌项目——过山车的发展历程一样，一直受到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在塑造着现代社会。从单纯追求肾上腺素的刺激，到提供对心灵的抚慰，哪怕它只是来自“临时世界”的抚慰。游乐园和主题公园不仅是属于20世纪的一种人造奇观，也早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1987年，宾夕法尼亚州的“肯尼伍德游乐园”（Kennywood）和纽约州的“黑麦游乐园”（Playland）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成为第一个获此荣誉的正在运营的游乐园。

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主题公园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特殊位置。随着技术进步和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作为一种让人短暂逃离庸常生活的休闲场所，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主题公园的娱乐和表演项目之中。人类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去探索宇宙最深处的秘密，也愿意利用同样的技术去制造幻梦，安慰自己的内心。

[本文写作参考了迪士尼主题公园网站，相关网络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过山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Roller Coaster”），以及图书《全球主题公园产业》（*The Global Theme Park Industry*）的内容，作者Salvador Anton Clave，2007年出版]



乐园退场时

记者 · 肖楚舟 摄影 · 张雷

“废弃的游乐场庞大而开放，像缓缓卧倒的巨人，在城市边缘等待遗忘。”



“青青旅游世界”虽然废弃了，但游乐设施保存比较完整，常有附近居民来散步

“梦核”与“失乐园”

从上海市中心出发，向西南方向驱车30多公里来到松江大学城附近，车窗外的高楼渐渐稀疏，树木繁密起来，婉婷提醒昏昏欲睡的我们，“青青旅游世界”就快到了。车停在阔气的景区大门前，朝里看，越过一片宽敞的停车场，一座喷泉池、一座五层高的大酒店立在视线尽头，规划者曾经的野心清晰可见。

来之前，我查阅了各式入园攻略。有人说在一座荒废的“外婆桥”旁有小道进入，有人说大门旁200米处有个围墙豁口，相比之下，买票入园似乎是挺没出息的做法。但打车径直来到堂皇的大门前，与保安亭里三四个工作人员对上视线，我们顿时没了冒险者的野心，乖乖扫码付钱。对方递来几张彩印的门票，纸质挺括崭新，好像这座败落乐园倔强维持的体面。婉婷告诉我们，如果是她单独来，碰见相熟的保安，也可以免票的。我忍不住为自己叹气，售票员瞥了我一眼，“我们是正规的”。

青青旅游世界是上海现存的废弃游乐园里面最有人气的一座。由于停业年份较近，部分园区还有营业活动，游乐设施保存完整，进入难度不高，这里因此成为“小红书”上热门的人像摄影取景地。在社交网络上，“梦核”和“失乐园”是与之相关的两个高频关键词。

“梦核”(dreamcore)，一般被认为是“怪核”(weirdcore) 衍生出来的审美风格，在强调前数码时代粗糙画质的同时，更偏向营造一种白日梦幻的天真荒诞，传达迷失、怀念、疏远的视觉感受。而“失乐园”这个标签，可能跟弥尔顿和渡边淳一的关系都不大，主要是字面意义上的寂寥哀伤，恰好适合表达又酷又丧的审美态度。照片里，暗黑萝莉、哥特女孩、叛逆少年们，把自己镶在七零八落、五颜六色的游乐设施上面，营造出超现实的冲击力，收获一片“好酷”“美惨了”的评论。

婉婷对那些摄影主题不感兴趣。她拍下的照片大多是空无一物的废墟角落，也不大在公开社交平台分享。今天是她半年内第六次来到这里，只是因为“想建立某些联系”。新冠疫情开始的那年她大学刚毕业，在广州、南京、苏州游荡了两年，很长一段时间靠打义工和借住朋友家维持生活。去年来到上海，她有了正式工作，但没交什么新朋友，反而有些缘木求鱼地试图在一座荒废的游乐园里面找到与这个城市的连接感。

门口酒店是婉婷最中意的地点，她常常想象这里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情。正面看，这座宏大建筑面宽足有20间房，两侧车道配有欧式扶梯、直通气派的大门，依照资料，应当是以四星级酒店标准建造的。仅剩的一扇玻璃门前，立着一尊巨型木雕关公像，跟大门同高，说不清是守门还是堵门用的。旁边裸露的水泥柱子上贴着一张新近的法院文书，说明该房产涉及债务纠纷，任何人不得随意拆改。

“废墟是创造开始的地方。”婉婷这样解释她对废墟的痴迷。在我眼里平淡无奇的荒芜空间，她看起来四处遍布“生长的痕迹”。跟一个月前她来时相比，残余的房间隔墙完全被敲掉了，原先摆在空地上的椅子不见了，多了个水泥推车，地面无来由地冒出了积水。

她问我:“你不觉得这里适合弹吉他唱歌、念诗，或者拉起一个姑娘的手表白？”

“很适合做一切浪漫的事情。”我答。

婉婷戴上耳机原地徘徊，我顺着铺满渣土的楼梯往上爬。当我站在三楼独自打量楼板中央一个用途不明的正方形空洞时，她石破天惊的歌声突然从二楼飘了上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吓得我心脏一颤。看来婉婷的忠告没有错，废墟里面最吓人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鬼魂”，而是保安、狗和其他探险者。

一路爬到楼顶，才找到一间尚有人类活动痕迹的房间。一张办公桌上摊着纸张发脆的收据本，上面有一行手写的字迹“六边扳手”，似乎有人记账到一半就匆匆离场。墙角堆放着整整两筐录像带，地上散落几个遥控器，有电视的、录像机的、空调的，都看不出品牌。我在桌旁捡到一张彩色印刷的塑料工牌，属于某位酒店宴会厅副经理，照片不知为何是黑白的。

时间倒推到世纪初，青青旅游世界的开幕曾经颇受瞩目。园区占地面积是现在的上海迪士尼的两倍，足有3600亩。内里配套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逊色——游乐区、四星级酒店、马场、野外拓展营地，还有河网丛林穿插其中。酒店里有可容纳600人的

"青青旅游世界"里停摆的游乐设施



从青青大酒店楼顶俯瞰



旋转木马是废弃游乐园里最受欢迎的摄影道具





上图：海盗船油漆斑驳，仍可以靠人力推动

下图：无人管理后，游乐设施可能被搬离原来的位置

餐厅、10 间 KTV 包房、歌舞厅、钓鱼池、健身房、高尔夫球场，照此推想，那位宴会厅副经理当年也算是肩负重任。

偌大的园区中，游乐场的面积大概与我们路上经过的小型马场相当，看来规划时就不是创收重点，早早荒弃也是情理之中。树丛里一颗大张着嘴的龙头，指引我们发现了低矮的“过山车”轨道，类似一个微缩版迪士尼“小矮人矿山车”，铁轨部分已经完全没入茂密的植被。海盗船还算完整，油漆斑驳脱落，搁浅在失去电力的底座上。旁边的粉红色岗亭原来应当是控制室，现在被掏空了，留下外面“新马游乐公司”的字样。脚边扔着一红一绿两个小火车头，婉婷说这是别人为了拍照才搬过来的零件，我抬头看，果然发现了那种过去小型游乐场里常有的空中观览轨道。四辆观览车没来得及开回车库，悬停在失去吊椅的“空中飞椅”顶棚上方。左手边，龙头过山车的顶棚上写着“乐在其中”，项目名字脱落了一半，依稀认得出“神龙”两个字。右手边，海盗船门楼上用英文花体字标着“super pirate ship”。五花八门的娱乐元素，都挤挤挨挨地浓缩在这片小小的天地中。

今天看，青青旅游世界恰好卡在了市区和城郊发展的时差缝隙里。它开业的 2001 年，松江大学城刚刚开工，附近的地铁线还没建成，过于庞大的规划导致景区经营成本过高，很快入不敷出。此后十余年间，园方有过一些挣扎，搞过野外拓展营地、团建基地和真人野战训练场，但零星游客始终支撑不起整个园区的开支。2014 年，上海欢乐谷和松江万达广场在两三公里外先后开业，自此，很少有人再想起生不逢时的青青旅游世界。不必再遵循任何日常守则，乐园向我们敞开后台的秘密。童年时代百思不得其解的奥秘一下子摊开，才发现欢乐元素的制造过程索然无味。

小卖部的后门，只剩下没有玩具的货架与失去冰淇淋的冰柜。我站在旋转木马



荒废的拓展营地被孩子们称作“攀岩场”

的操作室外朝里看，操作台朴素得令人失望，八个圆形按钮，加两个旋钮，台前的空间只够一个人直立或者半坐着。我曾梦想当上游乐场的操作员，拿捏所有孩子的“命门”，但眼前的简易棚屋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这实在是一种会引起幽闭恐惧的职业体验。

不再转动的旋转木马上，没有人争抢座位，没有铃声催促，我从容挑了一匹白色的小马，脚踩着烂棉花样的转盘，再踩着摇摇晃晃的踏板骑上去，前后晃动身体，想象它还能奔驰的景象。低头看，脚下散落了七八张女高中生照片，像是从写真集里扒下来的，想不出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将它们遗落在这里。

旁边的林荫道上，两辆电瓶车开过来，冲下来三个七八岁的男孩，大呼小叫地试图徒手推动海盗船。起初我还在心里嘲笑他们，但船身真的微微晃动起来，带头的男孩已经攀上了堆满落叶的船身。随后跟来的两位家长见怪不怪，帮孩子慢慢将船推高。

其中一位父亲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搬来这里10年了，当时这座游乐场就已经荒废，“运营成本太高，与其亏钱，还不如坐等地价上涨”。附近小区的居民可以随意进出此处，早就把这里当成自家的后花园，“散散步也蛮好的”。没有电力驱动的海盗船摆动得平稳温柔，庞大的船身还是带起呼呼风声。孩子们兴奋的呼喊很快盖过了我们的谈话，翘起的船头能轻松够着树梢。最胆大的那个孩子手脚轻快地爬上去，展示伸手摘到的树叶。看他兴奋的表情，这艘海盗船，和迪士尼、欢乐谷或者环球乐园的游乐设施没什么分别。

记录怪味游乐时空

沿着与青青旅游世界相反的方向行驶，穿过上海市区和过江隧道抵达长兴岛，我们在一片堆满砂石的建筑工地里找到了所谓的“埃及主题公园”，它是“上海特技城”仅剩的遗迹。婉婷说她见过这里的照片，但实在不想跑那么远。即使有了过江隧道，抵达这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开出隧道不远，经过一座小型水闸，朝着吊车林立的码头方向走，首先闯入视线的是一面“法老



左图：长兴岛的上海特技城，过去的游乐场所被当作办公室或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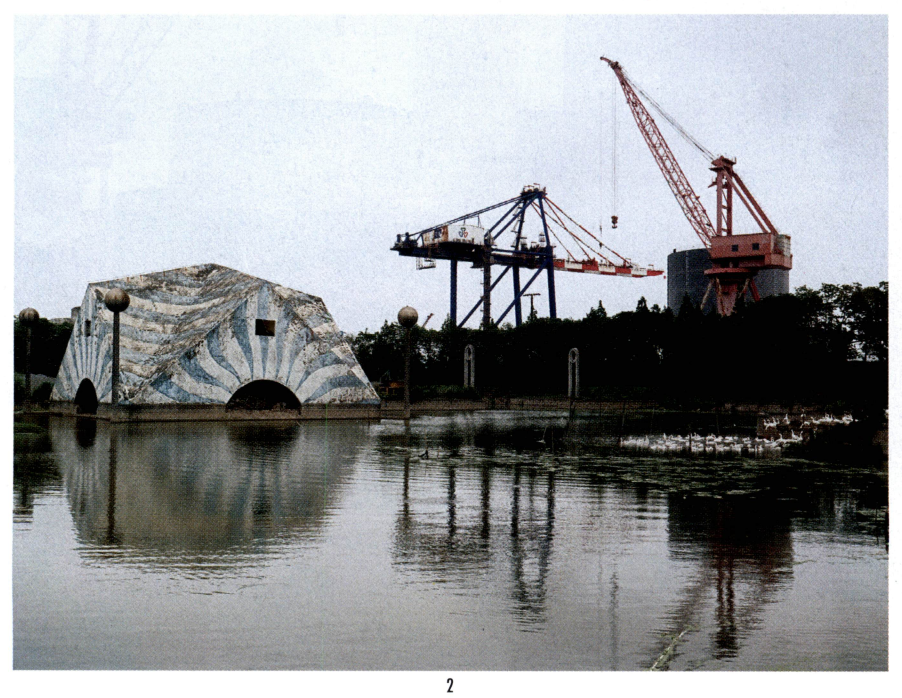
右图：法老像凝视着进进出出的大卡车

雕塑墙”。四位法老正襟危坐连成一面景观墙，足有两层半楼高，被圈在蓝色围挡里面。中间两位法老的屁股下面嵌着一间玻璃房子，看上去过去像是售票处，如今被当作办公室。法老像面前设了一道防扬尘的水雾墙，从院门进入的大卡车个个都要穿过水雾，接受法老的检阅，然后在他们的凝视下卸货。

青年导演朱晨亮的长片《灵与岛》就在这里拍摄。片头，镜头穿过长长的过江隧道，来到这片位于水闸、码头、民房包围中的遗迹。2020 年，朱晨亮从上海出发驾车走遍全国，探寻各地废墟，拍过烂尾楼和未建成的赌场，最后还是回到起点，在这座游乐园里住了 10 个月。他在电话里对我解释这个场所的独特性，“当你要选择一个空间进行



1



2



3

1. 脚踩猛兽的神像被院墙遮挡，看上去像在劳作

2. 鹅塘与神庙，形成奇特的对照

3. 凉亭融入了菜地，现在被当作葡萄架，一只羊正在努力地啃食青葡萄

长时间的拍摄，就需要每天在这里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一般废弃的空间很难保持这种流动性，但这里不一样，太有生机了”。

跟朱晨亮影片里的场景对比，废墟又发生了些微变化。通向村里的那面铁皮围挡换成了砖墙，法老像两侧的神庙状柱廊被拆除了。我穿过一地泥水的院子，朝防备地盯着我的值班大姐走去。此前，我们已经因为隔着围墙远远拍照被数落了一番，看见乖乖送上门请求许可的我，大姐倒是非常耐心地对我解释了一番。“这里不安全，不让拍照也是为了你们好。”问及为何偏偏不拆除这座显眼的雕像，她朝身后斜靠在躺椅上的黑衣大哥瞅了一眼，“得等领导批准了才拆呢”。大哥悠悠看了我一眼，并不答话。僵持间，大姐隔着我，朝外面准备离开的大卡车挥挥手，在进出登记表上记下一笔。运筹帷幄，气定神闲，颇有金字塔守护者的风范。

沿着院墙走，经过一尊希腊风格的神像，肌肉强健的神祇一手举起貌似铁镐的工具，一手握着类似铁钉的物件，像是鞭策工人奋力劳作的吉祥物。站高一点才能看见，他脚踩一只怪兽，应该是从某个希腊英雄故事里挑选出来的勇士。院墙尽头是菜地，菜地旁的欧式凉亭围了半人高的防水布，被改造成了一间颇具景观性的室外旱厕。

我在村口转了一圈，只有看仓库的大姐是长兴岛本地人，回想起90年代这里的热闹，她最鲜明的记忆是“有一间黑乎乎的屋子，走进去以后好像人头脚颠倒过来”。至于池塘边那座奇怪房子的用途，她不大记得了，“大概是有吊桥可以走进去，也可能是水帘洞”。而对于我和她的回忆能否产生共鸣，她深表怀疑，“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站在村口，一面被奇特的游乐园建筑环绕，一面是极具现实感的棚屋、菜地和仓库，朱晨亮说的那句话显得很贴切，“空间就是很多时间维度的叠加”。转过墙角的菜地，一片小小的水域上栖息着一座蓝白相间的异形建筑，花纹模仿了埃及法老的直条纹头巾（Nemes），趴伏水面的形态却像是墓穴或是祭坛。低矮的半圆形洞口与水面相接，被杂物遮挡，仿佛通往深不可测的异世界。池塘对面，一座城堡造型的二层小楼看起来是过去的小卖部，如今被养鹅人当作住所。一群膘肥体壮的白鹅懒洋洋地逡巡，片刻，像是受了什么召唤，排着队扑腾下水，隔着网栏朝对面的神秘建筑游去，交头接耳，嘎嘎大叫。

朱晨亮也对这群大白鹅格外在意过，“你没法不注意到那些鹅，实在太吵了，从早到晚耳朵里充斥着它们的声音。”大白鹅成了他跟村民缔结联系的工具，村民请他去家里吃饭，他顺势提出买只鹅请他们帮忙养着别杀，后来又在鹅身上绑上了摄像机。养鹅的金伯告诉他，这片小池塘是一个大白鹅中转站，鹅从盐城的大养鹅厂运来，在这里中转、宰杀，卖到上海市区。金伯摇着小船带朱晨亮在那座建筑里转了一圈，对着一潭死水讲起建造乐园时这里溺死过孩子的传说，“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也该30岁了”。镜头对准活的鹅、待宰的鹅和死的鹅，与金伯口中真假难辨的传说交叠。“鹅好像属于这里，又不属于这里，它们的命运被人主宰，突然死亡是它们的宿命。我觉得在那个空间的能量里面，积攒了很多鹅的灵魂。”朱晨亮说。

来之前我问了几位上海本地朋友，没人记得长兴岛曾有过这样一座游乐园。但点评网站上还有“上海特技城”这个条目，偶或有人留下“上当了”之类的恼火评论。在村民的记忆中，乐园的创始人应当是某位搞房地产发家的村长，联合一家影视公司打造了“上海特技城”，这里似乎还当过国内最早的电视游戏类节目《快乐大转盘》的外景地。

秦伯在朱晨亮的影片里是重要角色，见证过乐园的辉煌时代。他1994年来到这里工作，管理300多个人，负责舞厅、清洁、导游各项事务。当时整个长兴岛、凤凰村，旅馆家家爆满，保安队伍一大早便操练起来，“那时候我们真开心”。热闹很快过去，1998年游客逐渐消失，1999年秦伯也不干了，“不存在了，没有人发工资了还在这里干什么呢？”伴着他的缓缓叙述，镜头扫过他在那间蓝白房子前、埃及壁画前和游船上意气风发的几张照片。

在那10个月里，朱晨亮还拍到了在这里搞先锋音乐的阿樑、沉迷自制机器人的村民吴伯和拍抖音的网红小贾。废弃的人造埃及景观保持着强烈的在场感，与依旧辛苦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微妙的共振。

大概由于中午造访，我没有在村里遇见什么神奇的人物，秦伯在废楼入口处搭建的那间木板房门户紧闭，只有大白鹅依旧宣示它们的在场。在这里稍微



上图：上海美国梦幻乐园，几乎被完全拆除

下图：在十三陵水库边远观“地下龙宫”



多待一会儿，便会感到时空逐渐扭曲。朱晨亮讲给我的体验更加具体：“手机信号是断断续续的，供电时有时无，一只表一会儿停一会儿走。你很难不去想象这里是不是在发射什么特殊的信号波。”

在 90 年代留下的游乐园废墟中游荡，可以窥见上个时代的游乐趣味和神奇想象。这些样本在今天看来显得极具拼贴感，粗糙、迷惑又迷人。搞音乐的阿樑口中，乐园倒闭后的大约 2000 年左右，这里曾经成为一群先锋艺术家的创作基地，“荒废得像一个狂欢乐园，一个巨型马戏团”。反过来理解，野蛮的拼贴式审美有点儿过于超前，难以持续取悦大众游客，加上地理位置过于偏僻，上海特技城的荒废似是必然。

相似的时间段，同样主打异国风情或人造奇观，离市区更近的“上海环球乐园”“美国梦幻乐园”和“福禄贝尔科幻乐园”也都难逃美梦破碎的命运。从资料上看，它们当时的野心都颇令人惊叹——位于嘉定区的“美国梦幻乐园”曾经是国内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主题乐园，包含西部牛仔、岛屿探险、现代美国等 5 个主题区域，力图还原美国小镇风景；同样位于嘉定的“上海环球乐园”在 1996 年试营业，模仿的是深圳锦绣中华的模式，以微缩世界景观为主，开园当年接待游客接近 70 万人次；差不多同时开业的“福禄贝尔科幻乐园”则主打科技感和声光特效，声称融合了中、美、日、德、意、法

等八国科技。千禧年前后，这三大游乐园连同长兴岛上海特技城先后倒闭。失败的叙事是相似的——合资开发商对本地市场认识不足，园区维护费用巨大，地理位置偏远，巨额亏损导致停业。我经过凉亭公厕旁的牧羊女雕像，绕着池塘边并列的三座欧式建筑走了一圈。其中一栋楼的后窗依稀可见闪亮不锈钢的风道，应当是原来的厨房餐厅。后窗正对的空地上，一座只剩支柱的凉亭被当作葡萄架，拴着一只无所事事的山羊。不知是不是我们的镜头激发了它的表演欲，山羊几度攀上水泥柱子，卖力地啃食一串串尚未成熟的青葡萄。

厨房楼上，就是影片里秦伯跳舞的地方，也就是过去的 KTV。晨光里，秦伯从大红色的被套里坐起来，翻看一本塑封点歌单，开始播放《难忘今宵》，跳起类似广播体操的舞蹈。从废弃的窗洞往外看，簇新的吊车、水泥浆罐，和村里的小楼一起，即将醒来。

专业废墟探索者

日落时分，我们站在北京八达岭奥特莱斯后面一片空旷的土地上，呆望着一座逐渐陷入黑暗的童话城堡。它就是北京知名的烂尾游乐园“沃德兰”，这个名字源自英语“wonderland”，很符合它曾经的定位 :“亚洲第一大主题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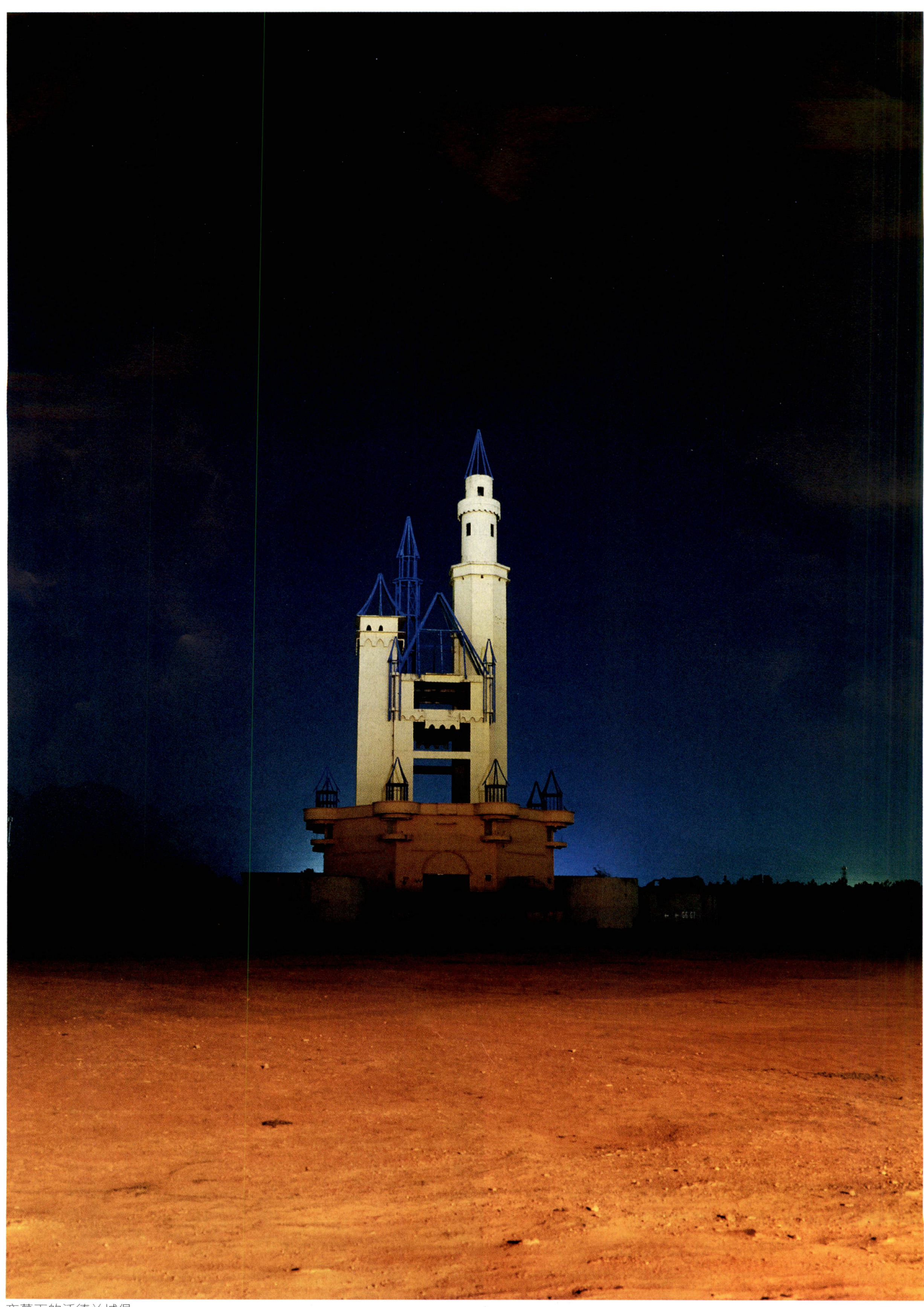
从外面看过去，沃德兰的城堡底座两侧各有一个圆柱形碉堡，主体由一高一低两座塔楼构成，一座方，一座圆，中间有平台相连，顶端配有小小的蓝色铁制尖塔，如果不是水泥墙面裸露在外，还颇有些浪漫的味道。孙晨告诉我，从历史图片里，还可以看见外围有一批米黄墙体、蓝色屋顶的二层连廊式建筑，和如今迪士尼乐园的主干道 M 大街有几分相似，但他 2017 年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批建筑就已经拆除。

孙晨是个专业的“废墟探索者”，玩城市探索六年了，来过沃德兰八九次，主要是因为它名气大，又容易进，是北京城市废墟里入门级的经典地点。跟婉婷和朱晨亮不同，他在“哔哩哔哩”是知名出行博主，在不大打理的“小红书”上也有 3 万多粉丝，发布了 300 多个废墟探险视频。视频里，他的讲解理性平静，像拿着解剖刀一样，在荒废的人造空间内迅速划过。当然，他也享受那种偶尔发现“凝固时空”的乐趣，比如在防空洞里看见糊满墙面的旧报纸，或者在废弃医院里找到陈设井然的手术室。但沃德兰不属于那种空间，因为它从未正式营业过。

作为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孙晨对市内几个老牌游乐园的历史如数家珍。位于东南三环的北京游乐园和十三陵水库旁的九龙游乐园，都是他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两个都是中日合资，设计水平和建筑质量不错，直到关门前都挺热闹。2010 年北京游乐园合同到期关闭，可能出于好奇与怀念，乐园倒闭后，他去的次数比小时候更多，还一度爬上失去动力的摩天轮转了一圈，中间风停了，他在半空中被困住半个小时，也不害怕。几个月前，北京游乐园改成普通公园重新开放，他觉得失落，



北京游乐园的摩天轮，在经历过公园废弃和重修后仍是地标



夜幕下的沃德兰城堡

“过去的游乐设施都没了，只剩下那个摩天轮，但固定住不会再转了”。

乐园的生命周期中，生不逢时是常见的失败叙事。沃德兰出现的时机与上海的几大游乐园同步，都是在投资商乐观情绪高涨的90年代上半期。从网上可以搜索到这些资料：1994年，一家跨国集团在昌平区南口镇租下1000余亩土地，立志打造“亚洲最大游乐场”。开建四年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投资商，项目停工。大约2008年，该集团一度打算重启项目，但得知昌平新城规划变动，项目面积早在2005年就被缩减至原来的十分之一不到。投资商于是放弃了重启。

沃德兰停工的时候，八达岭高速尚未建成，它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2013年，BBC曾刊出一张拆除中的沃德兰工地的图片，两位工人站在瓦砾上挥动铁锤，背后是还算完整的裙楼。“一座被废弃的主题乐园，即将被改建成商业中心。”图片说明写道。这里所说的“商业中心”就是现在的八达岭奥特莱斯。在孙晨眼里属于入门级别的废墟，我们爬上去依然狼狈。入口两侧的圆柱形堡垒是封闭的，并不与主体建筑相通。要想进入洞开的大门，只能直接翻上门前一人高的水泥台子。我臂力不行，只能用全身体积来衡量这座建筑的巨大尺度——勉强把上半身扣上台沿儿，一条腿跟着挂上去，努力侧身往上翻滚。半个肚皮都蹭了出来才爬上去。

站在入口前，我踟蹰了一会儿。未建成的城堡很适合当作黑暗童话的意象。失去管理后，人造娱乐景观的衰败速度触目惊心。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营造梦幻感的设计缺乏实用性考虑，比其他废弃建筑物更容易走向诡异、荒诞和危险。我记起朱晨亮的作品集中也出现过沃德兰的身影，是一部叫《纸城堡》的短片，母亲用哀伤的语气给女儿讲了一个童话城堡坍圮褪色的故事。片尾，女儿独自来到灰色的城堡外迷茫地眺望，但没有进入。

幸好那个小姑娘没往里走，我心里为她庆幸。即使外面太阳还没下山，城堡内部也暗无光线，必须打着2000流明以上的强光手电前进。孙晨领着我们穿过一层大厅，原本开阔的空间被简易夹板隔成一圈相连的房间，隔墙上总有几个不规则破洞，像是有人在这里随机发泄破坏欲。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在看不清走向的过道里小心摸索，孙晨则自言自语地四处走动录制视频，忽大忽小的说话声在看不到尽头的走廊里飘浮，我得鼓起十二分胆子，提醒自己不要多想。

像一只停止摆动的巨锤，梦幻城堡成为另类狂欢的最佳场地。地上有散落的圣诞树枝丫和揉成一团的圣诞老人服，脚踩着碎玻璃和破木板往前走，我来到一间布置着巨大“Merry Christmas”字样的房间，看来有人曾煞有介事地在这里举办过圣诞晚会。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幼稚的字体写着大大的“好朋友”，旁边画着一群大小不一的红色千纸鹤。这些静默诡异的房间都被笼罩在粗大的水泥横梁之下，如果抬头看，会感觉自己在一口高压锅里，整座城堡死死扣在自己头顶上。

城堡另一头，有个半圆形出口，框出外面一片绿油油的田园。稍微有一点光亮和生机透进来，废墟立刻温柔了许多，像个被抛弃的委屈孩子。孙晨说那里是村民的果园，过去来探访废墟的人也偷过果子，惹得村民更加提防。我借着傍晚最后的光亮站了一会儿，才有勇气踏进黑洞洞的塔楼。

“九层妖塔”，孙晨反复对我念叨这个比喻，叫我从螺旋楼梯的底部向上看。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没有护栏的水泥台阶，向上看不见尽头。跟长兴岛的上海特技城一样，这里也流传着有人失足意外致死的传说，他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贴着墙走。塔楼足有十来层楼高，越往上走，身边的黑暗空洞越像个深井。越往上，探险者的痕迹也越少，没有窗子的塔楼里空气沉闷，手电筒光柱里飞扬的灰尘越来越密集。就在我感到快要呼吸不过来的时候，中层平台总算到了。夕阳几乎完全落下，周围起伏的群山被镶上一层红边，将深蓝的天色晕染出一层浪漫的光晕，也将嶙峋的山脊衬得更加阴沉可怖。孙晨喊我去方形塔楼那边往下看，“这里的楼梯很奇怪，最下面两层是断掉的，没有修到底”。我打着手电筒往下晃了晃，不敢看得太仔细。

站在连接两个塔楼的平台上往外看，脚下是奥特莱斯商场暖黄的灯光，车灯勾勒的高速路和身后黑漆漆的门洞像是两个世界。我不禁想象了一下，如果这里还是一座乐园，那么在这个夜晚的七八点钟，我所站的位置应该正在上演一场烟花表演或者灯光秀，脚下的空地上，应当满是仰望天空的欢乐人群。

现在是深夜了，我们从沃德兰出发，开了七八公里到达十三陵水库，来到九龙游乐园门外。孙晨带着我们摸索一番，发现过去被探险者们踩出的豁







1

2

1. 沃德兰内部，被简易隔板分割成许多房间

2. 城堡内直通塔顶的旋转楼梯

3. 站在塔楼平台，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商场和高速公路

口已经全部换成了高大结实的铁栅栏，上面缠满寒光闪闪的铁丝网或者用铁板封堵了。他推测是这两年来打卡的探险者太多，导致园区出于安全考虑加强了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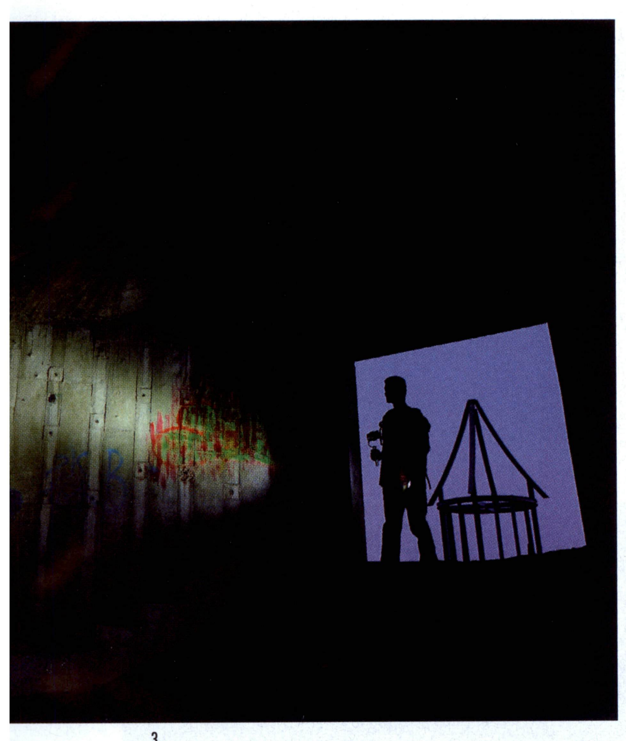
孙晨很遗憾没能带我们进入“地下龙宫”，九龙游乐园的招牌景点。孙晨安慰我们，即使翻越围墙也无济于事，几个月前他的一位朋友设法到了通往龙宫的桥头，但那里已经安上了一道严严实实的铁栅门。“那里面太好看了，保存完好，建筑质量实在厉害，80年代到现在，一点都不漏水”，回城的路上，孙晨还在感慨。“地下龙宫”建在湖心岛地下，原本的设计是参观者可以乘坐游览车深入地宫，沿路全是神鬼造像。孙晨最后一次来是2021年，还扒拉过那些脑袋，“宫女的背后是鱼头，龙王的背后是另外一张脸”。进去了五六回，他还是没能把里面全转个遍。

据孙晨了解，九龙游乐园的关停与经营状况无关，主要因为2008年北京承办奥运会需要加强生态建设，把水库周边保护了起来。孙晨觉得挺遗憾，“那个时候的游乐园没有标准模板，大家自由发挥想象，就有了很多神奇的东西”。

以1989年深圳“锦绣中华”为一个标志，随着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的娱乐需求不断上涨，国内掀起一波游乐园建设浪潮。此后的15年，被学者称作中国主题乐园的“探索期”。这个时间段，经济发达的城市周边出现了密集的主题公园群，从静态观赏、简单器械为主的游乐园，逐渐转向追求游乐、奇异互动的参与型主题公园。但由于产品雷同，运营水平不高，缺乏强有力的主题包装，加之没有考量客源市场，它们往往昙花一现，化为废墟。

英文里对废墟爱好者有个称呼，叫作Urbexer（Urban Explorationer），他们通常迷恋人类建筑荒废后营造的末日氛围，或者凝固时光带来的穿越感。在俄罗斯长期生活的时候，我也一度沉迷苏联留下的巨大人造物，造访过加里宁格勒烂尾的市政府大楼、雅尔塔荒废的疗养院，和伏尔加格勒河畔一座长年待售的苏联工厂，对那种壮烈、荒诞和凄凉氛围并不陌生。但荒弃的游乐园，似乎还是有一种不同的气质。

打开地图查看到访的地点，我们发现游乐园的选址通常在当时的城市远郊，面积巨大，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前往也不大方便。荒废之后，



3

得益于偏远和庞大，这些人造景观群得以躲过城市扩张的浪潮，不会立即消失，而是逐渐分解消融。它们庞大而开放，像缓缓卧倒的巨人，在城市的边缘静静等待遗忘。人类离开后，植物、昆虫和风雨逐渐侵入，过山车的轨道爬上绿藤，海盗船的支架被树枝遮挡，小卖部的地板上长了杂草。原来富有表演性质的游乐场地回归日常，变成一片菜地、一个鱼塘或者一间仓库，直到一条新的地铁线或者一个新开发的商业区到来，才将它们，连同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时光连根拔起。

废弃乐园的第二次生命往往起始于拆迁。在长兴岛的上海特技城，村口看仓库的阿姨告诉我，2019年左右这里突然来了一大批年轻人，拍照的、拍视频的络绎不绝，“都是听说要拆就来了”。北京沃德兰门前那片空地也是从原来建满裙楼的场地拆出来的，现在成了周边居民的活动场地。吃过晚饭出来散步的居民在空地上缓缓踱步，他们习惯了城堡的存在，没有人对身后巨大的沉默建筑和形迹可疑的我们投来目光。

废墟“回春”的时刻，也可能昭示着停滞的时间重新启动，衰亡加速到来。青青旅游世界在人像摄影圈火了两三年，不知是不是觉得这里又有利用价值，今年1月，那座酒店又悄悄翻整过一次，因此才有了大门口那张禁止拆改的法院文书。另一个因为拆迁成为“网红”的，是更多上海人熟知的“美国梦幻乐园”。2017年乐园传出拆迁消息，一时间成为热门打卡地。到2019年，乐园的主体建筑几乎被完全拆除，周围建成了崭新的经济适用房。但网络上，直到上个月还有人发布着两三年前在这里拍的照片。随着拆迁或停业的消息而来打卡摄影、怀旧或探险的人群，让废弃游乐园最后的时光多了些温情，但又多少有些荒唐——这份迟到的注意力并非因为乐园本身的娱乐属性，而是因为它的瘫痪偶然贴合了某种时髦的氛围或情绪。

婉婷和孙晨都强调自己不会轻易向人透露废墟的地址。在视觉经济时代，废墟探险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像孙晨这样早年进入圈子的人可以通过朋友获得信息，婉婷却是花钱找其他博主买过地址，她还听说一位博主把地址卖给剧组，得了两三万块钱。朱晨亮离开长兴岛一年了，我告诉他，乐园跟他所见的样子没有太多区别。他说，想在结束墨西哥的拍摄后带一群人回到长兴岛，做个艺术社区。经历过疫情期间的孤独和分裂后，这个魔幻的地点让他觉得很适合当作一个精神连接点，“这个世界可能不是我们想的样子，我们眼睛见的可能是一个虚像，可能如梦幻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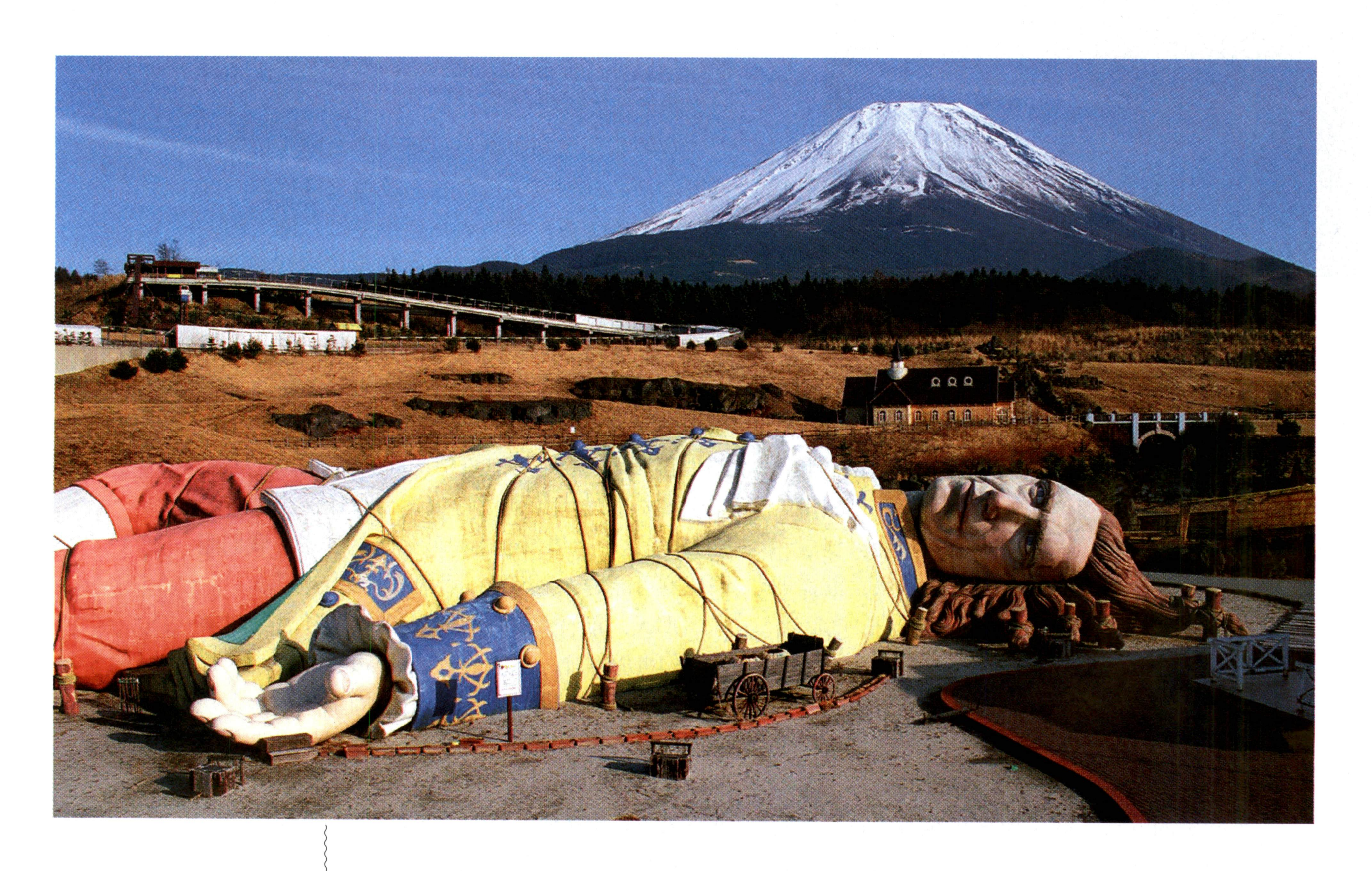
那天，前往长兴岛的路上，我们还曾经过美国梦幻世界旧址。那里只剩一座小小的湖心岛，岛上一人多高的野草杂树里还有两间低矮的水泥房子，屋顶高耸，目测是仿照美国动画片里的草屋形状建造的。屋子背后，我发现一块齐整的菜地，一对老人在这里精心照料他们的南瓜、丝瓜和上海青。提起这里曾经的乐园，老人的回忆略带夸张，“比迪士尼还要漂亮，90年代门票就要100块，我们普通人要做工一个星期才能赚到”。老人热心地指点，穿过菜地旁一人多高的野草丛，还能看见一座荷花池，“是过去留下来的，你们再过一个月来看，还要漂亮”。我拨开野草张望，池边的水泥饰边还保存完整，远远看去有点儿中式古典风味。一座曾经的乐园里，只剩这池荷花还在坚持生产景观。

（参考文献：罗恒忠、程乾、林美珍，《中国主题公园时空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世界知名的废弃游乐园

整理 · 肖楚舟

受到城市规划、经济走势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影响，在世界各地，都有热闹非凡的主题乐园遭遇荒弃的命运。富有观赏性的游乐园废墟，往往成为热门探险地，或者富有末日感的取景地。



日本川口町格列佛王国（Gulliver's Kingdom）

格列佛王国于 1997 年开放，以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为原型，位于富士山下，经营四年后倒闭。这座乐园的建设，是日本政府和银行业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试图拉动经济的举措之一。园内标志性景观是巨大的格列佛雕像，45 米长的混凝土巨人横卧在地面，身躯与屋顶齐高，让游客感觉自己置身“小人国”。荒废以后，格列佛王国常被纳入“最恐怖的废弃游乐场”榜单，由于地理位置靠近知名的“自杀树海”，乐园废墟充满各式幽灵传说。2007 年公园已被拆除。

乌克兰普里皮亚特游乐园

(Pripyat Amusement Park)



普里皮亚特游乐园原定于1986年5月1日开业，但在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整座城市开始疏散，没来得及开放的公园成了一座永久纪念碑，这里也是整个普里皮亚特辐射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园区内标志性的设施是高26米的摩天轮，2017年，一位波兰游客曾使用机械方式转动摩天轮。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话题性，这里也常被作为取景地，如俄剧《切尔诺贝利·禁区》里，摩天轮就是一个重要的时空交汇点。

德国柏林斯普雷公园

(Spreepark Berlin/Kulturpark Plänterwald Berlin)

斯普雷公园的前身是东德唯一的永久式游乐场——普兰特瓦尔德文化公园，于1969年开始营业。柏林墙倒塌后，这里被改造为更西式的游乐园，游客人数曾达到每年150万人次。因经营方无力偿还巨额债务，1999年起游乐园经营状况恶化，2002年后荒置。2014年，柏林市政府买下公园所有权，将其改造为公共空间重新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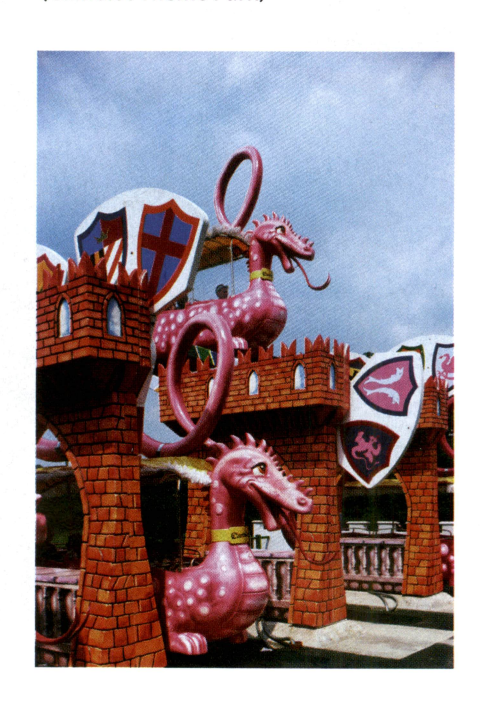


(TPG/Alamy 供图)

日本奈良梦幻乐园（Nara Dreamland）

这座大型主题公园兴建于 1961 年，几乎全面仿照美国迪士尼乐园建造，曾经人气高涨，一度创下一年 160 万人次的到访纪录。随着 1983 年东京迪士尼、2001 年大阪环球影城开业，本地人口下降，奈良梦幻乐园失去了稳定客源，于 2006 年结业，成为一座巨大的废墟。乐园废弃后最知名的一组照片来自荷兰摄影师 Reginald Van de Velde，其中室内剧场、美式商业街、睡美人城堡、过山车和摩天轮都保存完好。到 2016 年前后，已有探访者反映废墟开始被清拆，所剩无几。

英国卡美洛主题公园（Camelot Theme Park）



这座主题公园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基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传说设计，是一个中世纪风格乐园，“卡美洛”即传说中亚瑟王的城堡。公园里的知名景点包括一座名为“骑士噩梦”（The Knightmare）的过山车。公园于 1983 年开放，2012 年结束营业，公园运营商将停业原因归于恶劣的夏季天气，以及伦敦奥运会等活动带走了客流。2020 年，公园标志性的白色城堡入口被拆除。

美国新奥尔良六旗游乐园
(Six Flags New Orleans)



(ICphoto 供图)

新奥尔良六旗游乐园是一个因为自然灾害而荒废的游乐园。2000 年公园开业时原名“爵士园”(Jazzland),两年后加入美国连锁游乐园品牌“六旗乐园”旗下。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公园被淹没在平均 1.8 米深的洪水中,花了一个多月才排干积水。公园 80% 的景点设施被咸水长期浸泡摧毁,无法修复,唯一保存完好的是过山车。此后几年乐园一直被荒弃,成为社交网络上热门的探险胜地。近年,新奥尔良市政府开始计划拆除和改造工作,公园有望重新开放。

美国俄亥俄州奇普瓦湖公园
(Chippewa Lake Park)

奇普瓦湖公园是美国最古老的游乐园之一,从 1878 年运营到 1978 年,这里曾有一座老式过山车,每次需要手动推上轨道。受到整个地区钢铁和橡胶产量下降的影响,公园最终因为客流减少,在开业 100 周年之际低调停业。关闭后的 40 多年间,公园设施基本未受破坏,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公园里的一些设施仍然可以使用。2002 年,公园宴会厅遭遇了一场火灾,其他建筑、设施也相继失修倒塌。2007 年,有人拍摄了一部关于奇普瓦湖公园的纪录片(*Welcome Back Riders*),片中公园曾经的主人帕克·比奇(Parker Beach)临终前希望葬在游乐园中,据说过山车旁的确有一块孤零零的墓碑。

主题公园：奇观与替代补偿

记者 · 艾江涛

“作为消费时代的典型景观，主题公园的奇观世界，让消费者获得瞬间的当下眩晕体验和关于美丽世界的想象。然而，主题公园通过重复的事件和空洞的仪式，实际上也在解除日常生活偶然性遭遇的机制，让人们生命体验的过程，变得高度程式化。”

在《拟像与仿真》一书中，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论述了美国迪士尼乐园的虚幻景观与现实美国社会的关系，他用了“超真实”一词，形容迪士尼比美国还美国。所谓“超真实”，正在于主题公园所建构的场景，合乎人们对自身的一种想象，当这种向内投射的主体想象与乐园场景融为一体时，便会觉得它比真实还要真实。

主题公园在20世纪的出现，背后有怎样的社会思潮？人们为何会如此热烈地追逐、沉醉于它所营造的人造奇观幻象，由此又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大平。

一切空间的主题化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早期的深圳世界之窗、欢乐谷，到前几年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再到开业不久的北京环球影城，中国经历了一个主题公园建造的热潮。而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主题公园肇始于1851年至1939年之间的世界博览会的举行。从世界博览会到现代主题公园，这个过程背后有何社会思想的成因？

胡大平：我们从社会思潮的角度说，从20世纪3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在这个万物商品化的表面繁荣的时代，每个公民都要完成向消费者的大众化转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很大的消费的特征，追逐感性的享受和满足，这其中无疑就会有猎奇、异国情调心理的存在。当然这个行为塑造有一个漫长积累的历史过程，从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博览会到主题公园，这之间有明显的连续性，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断裂，因为后者要远比前者复杂。世界博览会从伦敦到巴黎，实际代表早期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对帝国荣耀的炫耀。从1855年的巴黎博览会开始，发生了一种转换，早期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尖锐的政治性被柔化，人们更关注科技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利好，这更容易激起人们对工业的狂热。

这同样牵涉另外一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和大众文化的勃兴，通过商业加工，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精致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从两条线上在全世界形成扩展：一条线是现代公园的主题化，特别是迪士尼乐园。它把文化产业与日常生活的消费文化、娱乐高度联系在一起，开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另外从更深的层次看，从商场到住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刺激大家的消费成为重要的商业主题，由此带来一切空间的主题化。

现在大家已经对此很习惯了。以南京为例，著名的中央商场、新百商场，这些商场的许多品牌专柜几乎每年都要重新装修或布置，为什么？让人产生新奇感。同时，大型百货商店的商品陈列结构却是不变的，基本都是第一层卖鞋子、化妆品、手表，往上依次是女性服装、男性服装、少儿和运动用品，最高层是综合性的餐饮。几乎全世界各地都一样，实际上这里面就是营造购物天堂的主题化概念。这种一致性与同质化，让人感到任何一个商场都很熟悉，打造出人们日常消费的无意识。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商业地产流行一种“欧陆风”，产生哈佛新城、维也纳花园等许多



（向嵘 摄 / 千龙图像 / 视觉中国 供图）

北京欢乐谷景区

奇奇怪怪的小区名字，包括带有西方教堂塔尖的奇奇怪怪的建筑。与此同时，各个地方政府打造城市名片和品牌，重新定位自己的城市。在中国乡镇一级的一些地方，我发现路牌除了中文还标英语。我觉得很震惊，这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层次上追求全球化城市这个主题，在形象上把自己主题化了。这不是我们的原创，实际上是50年代之后西方商业经济发展中就出现的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持续增长，需要好的、吸引人的东西，这就是主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谈到的主题化很重要。斯蒂芬·迈尔斯在《消费空间》一书中就谈道："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围绕着'主要的主题'被组织起来的环境之内。从这个观点来看，消费社会是以含蓄的能指的兴起为特征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幻想和象征主义的特征。"那么换个角度，如果用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念，你怎样理解这一主题化的过程？

胡大平：我个人认为，德波的景观社会的理论构架还不足以说清今天的主题公园。因为德波的景观社会是一个big idea，这个big idea非常准确。他的第一句话就模仿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说法，他将"商品"换成"景观"，说"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德波有一个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大众高消费社会趋于成熟，景观变成资本，景观的生产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最有力的方式。

德波认为今天景观就等于资本，这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景观本身就是资本营利的重要工具，那么景观必然丧失自己原来的意义、价值，


（受访者供图）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大平

或者本雅明所说的“韵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的作者——进一步说，整个现代社会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景观变成资本后，实际上剥夺了任何地域的独特性，背后就是 nothing。

举个例子，不管是北京的王府井，还是南京的中央商场，我们今天对它的记忆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不同的。今天这些地方就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空间，而在过去，这里是一个劳动者遭遇并产生意义的地方。我们通过很多电影都能看出来，营业员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怎样体现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就是商场和消费者的关系，没有差别了。关于记忆、关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空间性质一旦丧失，景观就变成一个固定资本而已。这样的景观是虚假的，越是具有美学或者异国情调特征，越是具有繁荣的表象，越是空洞。

今天人们把消费的扩张当作纯粹的资本逻辑来批判，这话是对的，但我认为其实是不够的，还需要加上两点。

第一点，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今天的商品生产出现了一个很大变化，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向对空间本身的生产。举个例子，今天地方经济发展不再是办工厂那样的事了，而是要求工厂、公路、铁路以及全部的环境外表都具有“资本友好型”的特征。包括各种工业园、产业园，你会发现这也是主题化。所以，仅从消费的角度不足以说清楚主题公园，还要从它的生产机制来谈。

第二点，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其实用的词是“奇观”（spectacle），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景观”（landscape）。他已经接触到一个问题，即不仅仅是我们视觉意义上的所见，还一定要惊世骇俗。举两个电影方面的例子，《阿凡达》带来的悬浮岛的视觉奇观，令人震惊，完全能把早期《星球大战》带来的奇观压下去；还有《速度与激情》，影片开始小汽车追逐，演化成汽车和飞机的追逐，最后到了近地空间，到了航天站。奇观一定要惊世骇俗，才能抗拒审美疲劳。

奇观与替代补偿

三联生活周刊：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惊世骇俗的奇观？迈尔斯将主题公园奇观的本质理解为“主要是逃避主义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沉浸的、狂喜的和兴奋的世界”。你对此如何看待？

胡大平：在我看来，主题公园的奇观不是逃避主义的。在直接的意义上，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包括全部生活的主体性被剥夺，带来一种替代的补偿。

什么叫主体性的剥夺？以程序员为例。计算机系本科生毕业找工作时，平均工资可能要比其他专业高一档，大家很兴奋，但是你会发现七八年后，很多程序员辞职不干了，普遍性的“996”让大家想象力、创造性没有了，变成了完全机械地工作。这是从生产的角度而言。从消费过程来看，不怕买不到，只怕想不到，开句玩笑，在淘宝上狗屎都能买到。你会发现在消费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中，围绕意义的交流没有了，只剩下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件事从哲学角度来概括，就是解除了人的主体性。

奇观为什么是一种替代补偿？因为它就是填补主体性缺失的空洞。它在一种非常繁荣、柔和的空间中，让人获得满足和快感。但是这是替代补偿，补偿你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得不到的快乐。

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压抑性反升华。升华是一个弗洛伊德概念，他认为伟大作品是艺术家压抑之后升华的产物。文艺创作升华了我们的不满足，将之转化为创造力，在消费过程中，则不存在这种升华。今天人们在劳动时为什么郁闷？因为仅仅要求你机械动作，而不是你全部创造力的体现，这个产品和你没有什么关系。消费过程也是这样。今天有很多怀旧式的东西，比如“外婆的馄饨”“妈妈的味道”。我特别留恋奶奶包的饺子，她擀饺子皮的过程、我和她对话的过程、我们制作一顿饺子的过程，就是亲情的完整体验，因此第一口饺子到我嘴里，才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但今天各种“外婆的馄饨”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整个消费过程变成机械的吞咽。强迫性重复，这就是压抑性反升华，因此我们在消费过程中得到的快乐也越来越少。

所以从外在角度，我们看到无限繁华、无限多样的商业景观，但这个景观是非常空洞的，消耗了我们的创造力，消耗了我们改变世界、成为主人的意志，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放纵的人。现在的休闲不是放松，其实是补偿。你要想更好地补偿，就要把自己的自由时间更多地转化为劳动时间，休闲因此变成一种惩罚。

三联生活周刊：真实与幻象的关系，一直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种讨论中。张爱玲曾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写道：“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德波阐述景观社会时所说的意象，与张爱玲所说的这种“人为的戏剧”有何区别？在景观社会，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把握和理解，是否无可避免地只能从意象进入？

胡大平：我个人觉得，现在不是戏剧化的体验，恰恰是没有戏剧、没有艺术的强迫性重复，枯燥无味的对人的贬低。因为我们遭遇的是空洞的东西，没有内容的形式。

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后，苏南农村富起来了，农民表达自己富裕的方法首先就是修建华丽的住房。有个很有趣的段子，老外来参观中国，说中国苏南简直太奢侈了，在他们的理解当中，瓷砖是贴在厕所里面的，但是中国苏南的小楼外面都贴着瓷砖，很富丽堂皇。所有房屋都贴着瓷砖的时候，制造的是空洞繁荣的表象，原因在于他自己的生活质量没有提升。美国城市史家刘易斯·芒福德讲得很清楚，西方文明的重要问题，是道德的进步赶不上物质的进步。我们被物质牵引着，景观就是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物。

另一方面，列斐伏尔的学生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重要观点，即今天我们面临资本最大的问题，不是商品生产被垄断，而是意义、个性、差异的生产被资本家垄断。也就是说，我们关于自由、民主，日常生活当中的惬意、满足等概念都被资本所垄断。这个观点特别重要。我们追逐异国情调，所有这些个性差异，都是别人生产出来让你去追逐，无论通过明星还是达人的示范，都是让大家去过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网红店的逻辑也是如此。列斐伏尔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关注日常生活，他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丧失了日常的含义，都变成对所谓成功人士生活方式的模仿，而不是自己能力和社会关系的生产。

三联生活周刊：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一书中，论述了美国迪士尼乐园的虚幻景观与现实美国社会的关系，他认为迪士尼乐园游戏中科幻的游历和猎奇都是对美国各个地方真实世界的模仿制作，通过让观众身历其境地“游戏”体验，进而使虚幻的世界转变成为“真实”的美国世界，并进一步达到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崇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主题公园中真实与幻象之间的关系？

胡大平：这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表皮比内核更有深刻性。如果说奇观只是表皮，不是现代生活的实质，表皮为何比实质更具有深刻性？谈论景观生产的表面的深刻性，

我们被物质牵引着，景观就是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物。


（视觉中国 供图）

深圳华侨城欢乐谷内景“水世界”特写

要对景观的另外一个特征加以分析：无论迪士尼未来城高科技的概念，还是怀旧的美国西部世界，或者世界之窗、民俗村、欢乐谷这样纯粹娱乐的主题公园，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它把世界各地的景观堆砌起来，造成一个世界；你作为消费者面对这个世界时，获得的是瞬间的当下体验。当下体验非常重要，是我们日常生活之流的切片。主题公园通过各种技术、各种景观抓住你的当下。不是完整塑造人对世界的理解，更不是塑造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塑造人对眼前事物的直接瞬间体验。震惊过后，在我们生活中打下一个关于所谓美好生活的钉子，用哲学的话说，商业实际上抓住你对美好生活、美丽世界的想象。

这种体验会让我们在无意识的生活中扮演出来，会培养我们的口味，我们“审美”的眼光，我们异国情调的眼光。Cosplay 就是如此，我认同哪个角色，就会在行为方式方面扮演出来，从而让别人看到。网红地点打卡、达人秀等各种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具有传播学上直播的效果：一个事件如果产生意义，我一定要在场；不仅在场，还要成为主角。通过一个虚假的仪式感，实现瞬间人生意义的满足，产生一种眩晕的效果。

这个时候带来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我们把人生的意义都赌在瞬间效果之上，烟火放完以后就会产生空洞。我们日常生活的创造动力，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与对自己的不满足相关。今天的不满足，恰恰不在生产财富、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而是在消费过程，在即时瞬间的到此一游的消费过程。这样的过程，永远需要通过表演，而不是通过创造获得别人认可。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又如何理解表皮比实质更加深刻？

胡大平：我们过去关注艺术，但没想到艺术塑造人的方式都被资本征用掉了。今天我们会对一些伟大深刻的艺术表示怀疑，会质疑你描述的人物像不像、真实不真实，你是不是在向我灌输或者欺骗。但是日常生活中更深刻的骗，却让你觉得它是在贴心地服务你。表皮的意义并不深刻，

它的深刻在于，我们对于这个肤浅的东西，失去了鉴别力和抵抗力，在其中如鱼得水。奇观消费抽走了我们生活的意义，通过菜单式的选择，让你永远处在眩晕当中。通过这种消费，感觉舒服，感觉自己像个人物，但这个过程中，人被掏空了。我们追求真实生活的动力被解除了，我们的能力就必然会被滥用。

程式化的日常体验

三联生活周刊：只是这些主题公园中，除了提供那些带给人震惊体验的奇观、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还有一些带有消费者情感记忆的温暖空间，比如迪士尼乐园中围绕一些卡通电影人物所建构的空间，你对此如何看待？

胡大平：不要低估在开发消费者体验方面商业所具备的创造性，特别是它们利用高科技的信息技术，模糊了虚拟与真实的界限，抓住人们生活中的经验来塑造认同。

我刚才提到“净化空间”的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主题公园通过空间总体性的规划，不是清除了所有的差异与不同，而是创造了千变万化的感官体验，这些不同的程式体验都在强化一种东西，即纯净的、没有杂质的、没被污染的快感和幸福。某种意义上，这叫“鸳梦重温”。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商业化的娱乐来体验那种记忆中的温情？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随着年龄经历变化，这些东西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这种怀旧模式，我更愿意称之为“葬礼的模式”，通过一个事件性的仪式解除责任关系。

如今在农村，很多地方恢复了哭灵人的职业。在哭灵人的表演中，我们的真实情感没有了，冷漠地审视自己生命过程当中无可挽回的丧失。由此带来的心理效果是，我们加入这样一个消费空间塑造的虚幻的集体氛围，解除了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在生命经历中，通过与其他的人和事，特别是陌生的人和事物的偶然相遇，打开自己的生活空间。那些打开我们对生命理解的瞬间事件，在我们的真实体验中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始终放在心里，不能释怀。主题公园实际上解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偶然性遭遇的机制，通过重复的事件和空洞的仪式让我们释怀，解除了我们真正面对多样性的生活，通过与偶然的人和事件遭遇来创造美好生活可能性的问题。我们建构自己生活、创造自己生命体验的过程，变得高度程式化了。所以我反对一个说法——“重新回到仪式感”。比如说在地球保护日，大家熄灯一小时，做了之后解除自己的责任感，过后仍然该浪费就浪费。

三联生活周刊：别人可能会反过来说，这种文化批判是不是把问题想得严重了，生活如此无聊，我们到这样的奇幻空间寻找一些刺激和安慰，难道不好吗？

胡大平：以个体感受来反驳总体社会结构性的因果，总是一种辩论方式。但这种辩论方式是无效的。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主题公园对整个文明的影响。并不是每个人去了主题公园就会变傻，但是如果大家都把迪士尼乐园当成我们所追求的意义的样态，我们就会变成傻子。

从更深层次看，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不是被完全压抑掉了，真正的问题是被扭曲了。举个例子，城市成就美好生活，技术成就美好生活。但是核心高精尖技术却被用来武装屠杀人、控制人；艺术全面商业化，市场机构都在炒作艺术作品，但是人们普遍的审美水平却不知跑到哪儿了。

主题公园只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入口。整个社会的主题化造成一个个框架、一个个套子、一种种模式。从消费角度说，这种模式虽然能够起到补偿作用，实际上却把现代生活的合理性固化了。这种消费把日常装扮成奇观，而不是真正打开让人感觉温暖、感觉希望的全新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大家普遍感觉越来越累？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越来越高，却没有让我们感觉成为日常生活的主人，反而成为各种程式的套中人。

（感谢仰海峰老师、刘方喜老师对采访的帮助）

这些不同的程式体验都在强化一种东西，即纯净的、没有杂质的、没被污染的快感和幸福。

世界就是一个主题公园

主笔 · 薛巍　摄影 · 黄宇



由于迪士尼城堡前合影的人太多，如何避开人流拍照，已经成为网络热门攻略

迪士尼乐园制作了很多奇幻的东西，还能让人们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种表象脱离现实变成自我指涉的独立存在的现象是非常后现代的。

世界的迪士尼化

你不是非得买门票才能体验迪士尼乐园。2004年，英国学者艾伦·布里曼提出当代社会在逐渐“迪士尼化”，现代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主题公园的某些特征。迪士尼化的意思是，迪士尼乐园采用主题化的营销策略，用特定主题包装一个对象，能赋予它有吸引力的意义和氛围，所以商家争相效仿，酒店、商场、动物园，甚至大学宿舍、保健机构都搞主题化经营，如福尔摩斯主题酒店、监狱式宾馆。

除了各种硬件设施，迪士尼乐园还有很多清晰的叙事，即各种“主题”。这是主题公园跟传统游乐园的区别所在。在主题公园，游客被故事和相互关联的、跟特定主题有关的景点包围。这些叙事不仅有自己的名称，还结合了建筑、声音、商店、餐厅、装扮、艺术和工艺，有时还用气味来加强感受。迪士尼会努力保护这些叙事的完整性，在“西部世界”工作的牛仔不可以在去吃午饭时穿越“梦幻世界”。

从“认假为真”的角度来说，世界也在迪士尼化。2010年，比利时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鲁尚斯基在《今日哲学》杂志上撰文说：“让·鲍德里亚说迪士尼乐园被呈现为虚构的，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其他地方是真实的，洛杉矶和它周围的美国都不再是真的。这一说法很容易就可以扩展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谁能认出中世纪的建筑和刚建的哥特复兴式建筑之间的差别？我们的环境中很少是原件，大部分都是真实应该是的样子的造像，花园和乡村风格的景观被称为自然。我们是不

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主题公园、一个现实的模型里？”

2008年，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卢卡斯在《主题公园》一书中说：“去主题公园的意义是逃离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在虚拟现实中玩耍，生活难题被忘掉，代之以沉浸、高兴、狂喜和兴奋的世界。无论我们是爱它们还是恨它们，主题公园日益遍布全球，它们代表着异乎寻常的空间和社会形式，提供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反映了深层的、强大的情绪和认知模式。在电影和剧院中，观众是被动地观看屏幕或舞台上的表演，主题公园的基础是个人沉浸于一个展开的、演变的戏剧中……主题公园在全世界扩散，随着它渗透至更多的空间，如购物中心、赌场、餐厅，它超出了早期建筑、物质和文化的形式，变成了一种生活形式，变得跟日常生活难以分别。人们在第二人生的三维虚拟世界中逛主题公园，在消费者空间的戏剧中跟其他人互动，甚至以主题公园的方式装饰自己的家，世界本身成了一个主题公园。”

许多研究者说，去迪士尼乐园就像朝圣。“朝圣”的第一个意思是觉得自己有义务访问一个圣地。有美国学者说：“迪士尼乐园就像一个神圣的中心，每一个美国人都必须去两次，第一次是小时候，第二次是成年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观迪士尼乐园这一命令之强大，在日常聊天中可以看到，别人会问你有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给予肯定回答后，你会开始讲述那次经历。如果还没去过，就要做些解释。”

朝圣的第二个含义就是这个词的通常含义，参观迪士尼类似于开展朝圣的各个环节：像朝圣者一样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再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当身处远方时，朝圣者处于临界状态，处于通常的、传统义务和约束之外，摆脱了日常的责任，跟其他朝圣者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嬉闹的、天真率直的、厌恶一般规则的。游客在每个景点都会经历类似于朝圣的分离、过渡和重聚的过程。迪士尼世界的神圣性体现在那些符号，如城堡、米奇的形象。作为临界状态，迪士尼世界展现了反结构的特性：动物被描绘成人，人被描绘为机器人；鬼魂跳舞；孩子做出家庭决策。

参观迪士尼世界就像家庭朝圣之旅，但跟朝圣不同的是，迪士尼乐园的参观者返家时并未带着全新的现实感，而是带着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参观迪士尼世界表明自己认可迪士尼公司的文化价值观，是对20世纪通过技术进步的信仰的再度确认，并通过等级体系和消费主义对大众进行控制。

美国学者普里西拉·霍布斯说，从神话学的角度，“一个主题公园不仅是一个游玩的地方，它不依赖激动去让人快乐。相反，主题公园这样一个地方，会让人想起其他时代、想起其他或真实或想象的地方。迪士尼乐园是一个世俗神话，它充满着怀旧和进步的故事。它抹掉现实的残余，用童话模仿现实，让童话显得比现实更加真实”。

迪士尼世界邀请游客成为神话的主角：小女孩打扮成公主，在城堡前微笑着，这立刻成为一个天真童年的神话；两个人牵着手在过山车上高喊，这是一个探险、兴奋、友情的神话。迪士尼的网站和广告中有很多这种神话式的照片。迪士尼世界承诺让这些神话个人化，其网站上说：“你的女儿会被奇妙地变成小公主！”关键是，她不仅是感觉自己像公主，或者看上去像公主，她会超越她所住的现实世界，被“奇妙地变成公主”。迪士尼让顾客成为理想的神话中的角色（家庭的快乐、童话魔法、探险等）。“迪士尼瞄准的，不仅仅是人们心中的儿童性，还有深藏于普通人心中的明星梦和变身梦。”

后现代的迪士尼

很多研究者把迪士尼世界当作后现代主义场所进行分析。首先，迪士尼世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拼凑理念。哈维分析了迪士尼世界的时空压缩的典型特征。短短几分钟内，人们从蛮荒的美国西部进入到太空探险，或是回到欧洲中世纪。在迪士尼世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费杰曼说：“在迪士尼，全世界的美食被聚集在一个地方，就像全世界的地理复杂性被缩减为电视屏幕上的一系列图像。其中的含义是，通过体验食物、饮食





左图：人们在迪士尼城堡下的花园里找角度拍照

右图：一位女孩开心地跟迪士尼卡通人物合影。卡通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滋润着游客的心

习惯、音乐、电视、娱乐、电影，可以间接体验世界地理的拟像。把日常生活中的仿像交织在一起，把不同的世界及其商品带到同一个地方。”迪士尼乐园对街道、城堡加以抽象，打造无时间性、无地方性的景观，创造出一个神奇的场所，它不被外面的世界的视角限制。

其次，后现代主义者把组织结构疆界坍塌的趋势称作“逆分化”，这在迪士尼乐园被表现在许多方面：玩乐与购物、工作与玩耍融合，演员与观众合一，娱乐与教育融为一体。乐园把游客放在跟电影场景一样的背景中，演员和观众的区分就不那么明确了。对游客来说，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了，这是华特·迪士尼想要的结果，他不希望人们想到日常世界，在乐园里还工作。迪士尼跟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也逆分化了，美国社会变得很像迪士尼乐园了，“现实在追赶幻想，在这一过程中，二者的区别消失了”。

迪士尼乐园还模糊了真与假。威利斯曾写道：“很多游客会暂时搁置日常的感知和判断力，认为乐园的环境比真的更真。一天早上，在迪士尼酒店，我去吃早饭时，看见两个小孩弯着腰看着一条小蛇，他们的妈妈说：‘别担心，它是橡胶做的。’”

华莱士说：“我带着儿子和女儿去玩的时候，我们觉得森林河流之旅的真假难辨非常迷人，所以我们又回去了一次，然后好奇心又让我们去了第三次，就是为了搞清楚舵手招揽生意的言辞有多少是固定的戏码、有多少是他即兴发挥的。”

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科说：“美国人的想象要求真实的事物，结果为了获得它，必须编造绝对虚假的东西，在那里，游戏和幻觉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艺术博物馆受到了怪奇秀的污染，在充分的、害怕空白的环境下享受虚假……美国人几乎疯狂地渴求似真的东西，是对记忆真空的神经质反应，制造绝对的虚假是由于不快地意识到他们的现在没有深度。”

他注意到，迪士尼乐园的小镇大街是第一个虚构的场景，但又是非常精明的商业现实。它既绝对现实，又绝对奇幻，这是迪士尼乐园相对其他玩具城市的优势。它里面的房子都是全尺寸的，给人的印象是可以住人的，但也属于一个幻想的、



迪士尼乐园告诉我们，假的自然更符合我们的幻想的要求。

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把握的过去。大街的外立面像是玩具屋，邀请游客进入，但里面是伪装着的超市，人们不停地购买，以为自己仍在游玩。“在这个意义上，迪士尼乐园比蜡像馆更加超真实，因为蜡像馆还在努力让我们相信，我们看到的绝对地复制了现实，而迪士尼乐园坦言，在它的魔法般的围墙内的幻想，绝对是复制的。”蜡像馆追求的是对现实的忠实再现，乐园追求的是对幻想的再现。蜡像馆最多是真品般的佳作，而迪士尼乐园展示的则是赝品中的杰作。

埃科认为，在迪士尼乐园，如果有假的东西，像河马、恐龙、海蛇，不是因为没办法弄到真的，而是因为公众应该欣赏虚假之完美，以及它对规划的遵从。在此意义上，迪士尼乐园不仅制造假象，而且激发人们对假象的渴望：真实的鳄鱼可以在动物园里看到，作为规则，它应该是打瞌睡或者藏了起来，但迪士尼乐园告诉我们，假的自然更符合我们的幻想的要求。如果在24小时之内，从迪士尼前往密西西比河，船长说有可能在岸上看到鳄鱼，你没看到，你会怀念迪士尼乐园，那里的野生动物不需要被哄骗。迪士尼乐园告诉我们，技术可以给我们提供自然提供不了的现实。

迪士尼如何使用魔法？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费杰曼在《乙烯基叶片：迪士尼世界和美国》一书中提出，现实和虚假的区分用在迪士尼世界，显得太简单了，他提出了四重区分：真的是真的、真的是假的、假的真的和假的假的（the real real，the real fake，the fake real and the fake fake）。“迪士尼的策略是把真的和幻想的放在一起，让我们难以分辨，但快乐地迷失于其中。为了充分的娱乐体验，我们被要求搁置自己的怀疑。”

主题公园里确实有超真实的东西，但小镇大街夸大了人们想要的元素，去除了负面元素，制作出了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模型。关注表皮上的细节只是为了其下非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迪士尼乐园里无疑有真实的事物，如未开发的灌木丛、公园的结构、天气。食物、排队的人、车辆、售票处，都是真的。“但游乐园的全部意义在于用不真实、不正常的东西吸引游客，不然谁要费劲花钱去看？迪士尼的天才在于那些假的东西。但这个假的东西非常复杂，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比如里面有真鸟，有正常的叫声。但没有鸟的树枝上也有鸟的声音，是播放器播放的录音。迪士尼不遗余力地把假的呈现为真的，这通常很迷人。但随着假的变成真的，向真的东西开放的空间变成了假的。坐在船上，好像下雨了，我们被告知，那不是真的雨水，是魔法带来的。真的鸟和天气是真的真东西，垃圾和下水道也是真的真东西，假的假东西是梦幻和商业的工作人员，这些代表迪士尼公司发明的东西，如米奇。作为动画角色，米奇是真的假东西，工作人员扮成米奇，则是假的假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如费杰曼所言，“梦幻被当真。即使人们能够区分真的和假的，但他们不太关心这一区分，而且通常还很喜欢假的”。

稳住投资基本盘

主笔 · 谢九

国家统计局公布前5个月的经济数据，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放缓。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如何止住投资增速的下行趋势，可能是短期之内稳增长的关键。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而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1%，前4个月为4.7%，由此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逐月放缓的趋势。

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一向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出口很大程度上要看外需，出口形势的好坏，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刺激的手段相对有限；而从消费来看，消费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短期之内虽然能够通过一些刺激手段来提振消费，但是力度也相对有限。所以，从短期效果而言，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刺激投资。

虽然从长期来看，投资驱动模式会带来很多负面效果，中国经济也一直在努力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但是从短期来看，投资还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刺激手段，尤其在当前背景下，更需要靠投资来稳住短期经济下滑的势头。

从5月的数据来看，三驾马车都出现了下滑的迹象。中国过去两年表现较好的出口开始恶化，5月份的出口增速甚至为负增长，而消费始终没有太强的表现，5月份的消费增速比4月份下降了5.7个百分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就需要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多的力量。

从过往历史来看，每当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压力之时，投资驱动总是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在关键时刻托住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这也是中国经济最擅长的刺激模式。但是这一次，在中国经济最需要投资发力的时候，投资的引擎作用却变得越来越弱了。

如果从投资的具体行业类别来看，三大引擎当中还是基建投资增速最快，今年前5个月同比增长7.5%，其次是制造业投资，增长6.0%，房地产投资是最大的拖累，同比下降7.2%。如果和前4个月相比不难发现，三大投资引擎在5月份的增速都出现了下滑。今年1～4月份，基建和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分别为8.5%和6.4%，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6.2%。

当前这一轮投资引擎的力度之所以弱于以往，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从基建投资来看，以前见效最快的投资模式，现在虽然还是增速最快，但是出现了增速放缓的趋势，原因在于经过了过去几年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建设之后，能够有效容纳大规模投资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少。

过去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还有很多历史欠账，交通、水利等都有大规模投资的市场需求，但是现在，很多行业的产能已经接近甚至达到饱和状态，如果继续大规模投资，只能在短期之内拉动增长，而后续会带来更大的负担，所以，基建领域投资的空间已经大不如前。

另外，由于土地财政萎缩，加上经济下行周期带来的税收增速放缓，地方政府推动大规模基建的能力有所下降。2022年，由于卖地收入减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同比萎缩了三成，今年房地产市场继续下滑，土地财政的压力有增无减。最近几年，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点之一，在土地财政萎缩之后，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推动大规模基建的能力也就随之下降。

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而且负增长的幅度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当前固定资产投资最大的拖累。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实施史诗级救市，甚至将房地产重新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即便如此也没有止住房地产行业下滑的趋势，除了年初小幅反弹，二季度迅速转入低迷。

房地产投资增速之所以下降得越来越快，核心在于终端销售市场的低迷。由于民众对于买房的信心和能力都在下降，房地产市场的销售越来越不景气，消费者不再积极买房，开发商也就没有了投资的勇气，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越来越低。

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房地产具有极强的上下游带动能力，房地产投资能否恢复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投资增速。在经过了一轮史诗级救市之后，房地产行业依然没有起色，不排除未来还会有更大力度的刺激手段出台。2008年和2014年，国内的两次房地产救市都获得了成功，这一次的挑战大于从前，主要难度在于，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房地产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周期。

为了刺激投资，最近央行开始实施降息。6月15日，央行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拉开了新一轮降息的序幕。理论上而言，降息之后，企业的投资成本下降，有助于激活企业的投资活力。对于企业而言，降低成本固然重要，但是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激活信心。

日本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长期实施零利率，甚至一度采取过负利率，但最终还是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越来越低。日本之所以实施零利率也没能有效提振企业投资，核心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日本企业宁愿将资金拿去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由此带来的回报也比扩大投资要强。

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通过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来刺激企业投资是重要的刺激手段，但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激活企业的信心，尤其是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

如果按照国有和民营来划分，当前投资主要靠国有资本来支撑，民营资本萎缩明显。今年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其中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8%，民间投资同比下降了0.1%。

在疫情暴发之前，民营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参与，仅靠国有企业很难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当前我国的投资之所以越来越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



1

第聂伯之殇：俄乌前线大坝决口

记者 · 佘物非　编辑 · 徐菁菁

2023 年 6 月 6 日凌晨，位于乌克兰东南、第聂伯河（Dnipro River）下游最末端的卡霍夫卡水电站（Kakhovka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大坝被摧毁，洪水致使超过 4 万人受灾。此次溃决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民用设施破坏事件。未停歇的军事行动和双方的军管体制阻滞着全面有序的救援。半个多世纪以来，第聂伯河的梯级水库塑造着乌东南的生活与生态。无论冲突走向何方，大坝决口正对当地民生、经济和环境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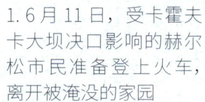


（视觉中国 供图）

2



3



1. 6月11日，受卡霍夫卡大坝决口影响的赫尔松市民准备登上火车，离开被淹没的家园

2. 6月7日，卡霍夫卡大坝被炸毁后的卫星图片

3. 卡霍夫卡大坝完好无损时的卫星图片（摄于2022年11月）

被淹没的前线

对于乌克兰东南第聂伯河沿岸的居民来说，2023年6月5日原本只是俄乌冲突中再寻常不过的一天。赫尔松州（Kherson Oblast）被第聂伯河一分为二。俄军在实际控制的左岸加紧排布地雷，重新部署军队，以应对基辅的反攻。粗放凌乱的炮火持续飞向河流右岸，炸死了一名乌方安保人员，并引来对岸零星的枪声。自从去年11月乌克兰重新夺回赫尔松和河流右岸大部地区，局势在当地陷入僵局，第聂伯河（Dnipro River）已然成为两军相对稳定的实控分界线。两岸居民说，他们已对白天的武装对峙感到麻木，夜间的爆炸声也像野狗的号叫一样不再稀奇。

包括最前线的交战双方在内，几乎没有当地人对上游不远处卡霍夫卡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6月7日，乌克兰军方在赫尔松市撤离受灾群众

下图：卡霍夫卡大坝的决口淹没了80多个居民点。洪水暴发两天后，赫尔松市依然是一片汪洋



大坝沦为军事打击目标做丝毫准备。几小时后的6日凌晨2点多，在紧邻大坝的俄控新卡霍夫卡市（Nova Kakhovka），居民们被爆炸声吵醒。事后，当地人告诉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记者，与听到的其他巨响不同的是，紧接着爆炸的，是越发响亮的水流声。他们这才意识到，运行了67年的卡霍夫卡水电站已被炸毁，30米高、数百米宽的大坝出现了豁口，水库蓄水正奔泻而出。

这是2022年2月24日俄军进入乌克兰以来最严重的民用设施破坏事件。决口后的24小时，水量迅速暴涨——新卡霍夫卡市一度观测到水位上升11米。当基辅和莫斯科忙着指责对方是事故的始作俑者，超过1800万立方米的洪水正涌过从大坝到第聂伯河黑海入海口的80公里河道，裹挟着双方在前线埋下的几百枚反步兵地雷、反坦克地雷和水上地雷，以及囤放的大量枪械和弹药。

变宽的河流没过了包括右岸的州府赫尔松、左岸的奥莱什基（Oleshky）和霍拉普里斯坦（Hola Prystan）在内的80多个居民点。据乌克兰赫尔松州州长亚历山大·普罗库丁（Oleksandr Prokudin）介绍，洪峰时全州的平均洪水高度超过5.6米。近七成被淹土地位于俄罗斯实际控制的区域。受灾的4万多人中，有至少1.7万人生活在城镇化率更高、人口更稠密的右岸，2.5万处在地势更低平、小镇与村庄星罗棋布的左岸。

在大坝被毁后一天，乌克兰内政部就发布声明，希望河流右岸的10个村庄和赫尔松市部分区域的居民关闭家用电器，带好重要文件和宠物准备撤离。尽管基辅方面已经安排了大巴和火车接送受灾群众，但在乌克兰治下的灾区，军管体制的失灵让撤离的进展并不顺利。

在军事冲突爆发的第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开始在全国实施戒严，并在黑海沿岸及与俄罗斯和摩尔多瓦接壤的“前线州”组建军事领导小组，配合已有的文官政府实施集中高效的军管体制。军事冲突期间，州文官政府通常负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转移安置难民。赫尔松市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唯一被俄军占领过的州府城市。去年11月，乌军才夺回赫尔松。

“在几度易手的赫尔松，文官政府的运行依然很不稳定，机构也不健全，目前无法执行如此复杂和繁重的救援任务。”乌克兰最大的人道主义志愿组织“好客小屋”（Hospitable Hut）的国际合作负责人亚历山大·切雷帕诺夫（Olexandr Cherepanov）告诉本刊。实际上，当地文职政府将人道主义援助和人员转移任务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了非政府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民间团体和军队共同担纲右岸救灾的主力军。

作为“好客小屋”在灾区的合作伙伴，英国人托比·伊林沃斯（Toby Illingworth）在岸上碰到过讲法语、德语和俄语的志愿者。强壮的他和一位来自本地的同伴自带一条充气艇，经常一划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高层住宅间游移，将“好客小屋”从乌克兰南部中心城市敖德萨（Odessa）转运到赫尔松的饼干、麦片、瓶装水、意大利面、奶粉、沐浴露、免洗洗手液等送到灾民手中。有时，他们需要顶着来自对岸的枪炮声，帮助没人顾得上的小孩和老人，把他们转移到地势稍高、相对安全的地方。还有一次，一枚炮弹落在了离他们的临时物资发放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全体人员被迫转移。

如今，乌克兰控制区的救灾已从赫尔松扩展到周边的乡村，洪水大多已经退去。但在切雷帕诺夫看来，除了前线救灾的巨大风险，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人道主义援助缺乏持续性，终究是杯水车薪。切雷帕诺夫说：“这几天，我们收到的捐款和物资正在锐减。这是常情，但不同的是，这次受灾的人们大都以土地和农业为生。此前他们食物自给自足，但农田、庄稼和家畜都已毁于一旦，他们只能长期依赖人道主义救助了。”

与赫尔松隔河相望，俄罗斯控制之下的小城奥莱什基还是一座水城。2022年2月前这里有3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之后这里人口少了一半。面对涨上来的河水，人们开始拨打俄罗斯扶植的

当基辅和莫斯科忙着指责对方是事故的始作俑者，超过1800万立方米的洪水正涌过从大坝到第聂伯河黑海入海口的80公里河道。



6 月 11 日，在赫尔松州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受灾居民领取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市政府的电话请求支援。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表示，俄方只派来了一艘手摇船，而且手臂的动力并不足以对抗急速上升的洪流。七八十岁的老人们开始爬上自家农舍的屋顶，眼看着地雷漂进自家院落，自己养的宠物、母鸡和奶牛则被大水冲走。人们不得不在被俄军禁止的社交媒体群组上抱团呼救。

“我无法恰当地用语言来形容这一切。”当地时间 6 月 14 日，不愿对外公开所在地的娜塔莉亚（化名）拨通了我的电话。5 分钟前，她刚刚为一名左岸的志愿者订购了一艘快艇。

娜塔莉亚是俄罗斯人，曾经在 2012 年参与过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Krasnodar Krai）大洪水的志愿救援工作。那次水灾有 171 人丧生。这次经历让娜塔莉亚意识到，救援的不专业和迟缓或许比自然灾害还要致命。从那时起，娜塔莉亚开始参与俄罗斯境内越来越多的志愿项目，试图帮助社会管理系统应对重大灾害。在卡霍夫卡大坝决口后，娜塔莉亚以个人名义拉着当年的战友组建志愿团体，并在网上迅速得到几十人响应，建立起线上社群。

枪炮声显然让救援变得更加复杂。娜塔莉亚团队中的志愿者见过俄官方应急救援队与俄军爆发过诸如“能不能进入前线区”和“能不能暂时停火”的争执，“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评判他们的政治观点，我们还是想试着救人”。

娜塔莉亚团队呼吁左岸居民在社群中上报物资需求和撤离请求。在大坝坍塌后的一周，他们总共收集到来自左岸 200 个地址，涵盖至少 250 人的疏散请求，比如“我的妈妈正在某地死去，你们能不能去看看”“我的爷爷在某地址的屋檐上被困，动弹不得”。搜救过程中，志愿者们统计到 9 人死亡，还有家属希望帮助寻找的 300 多人未被找到。娜塔莉亚的团队已不堪重负。

“我们团队很多人都有超过 10 年的救灾志愿经验。这应该是我们一生中参与过最困难的救援行动吧！”娜塔莉亚说。第一个难关就是在国际社会对俄制裁的背景下，如何采购人道主义物资，以及如何运输到交火区。目前，大多数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都购自与赫尔松州直接通公路的克

里米亚半岛，然后再联系持通行证的克里米亚司机或赫尔松州司机送货。“有时许可证会变更，路线也会变更，一天能被军方要求变更好多次。”由于克里米亚正遭受制裁，若要购买快艇、燃料或指定食品药品，最方便的途径是由志愿者从莫斯科、罗斯托夫（Rostov-on-Don）和克拉斯诺达尔“人肉”背到位于前线的灾区。出于安全考虑，娜塔莉亚不愿过多阐释流程细节。

与众多国际民间救援团体在乌控右岸的活跃不同，娜塔莉亚和她的朋友们显得形单影只。他们几乎是唯一在俄军控制区开展行动的非官方组织。在决堤整整一周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基辅办公室发言人亚历山大·弗拉申科（Oleksandr Vlasenko）告诉本刊，他们无法进入俄军认定的最前线：“我们依然在等待俄方的‘绿灯’才能帮助左岸的人们，我们依然在谈判。”而根据国际法与红十字会国际规章，一国的红十字会只能在本国国境内开展救援。这使得莫斯科红十字会办公室爱莫能助。

许多左岸灾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选择穿越第聂伯河进入乌控区，他们必将遭受枪林弹雨。如果留在家乡接受俄罗斯方面提供的援助和疏散，未来又有许多不确定性。在奥莱什基出生长大的丽莎·沃夫琴科（Liza Vovchenko）目前在巴黎从事IT行业工作。她告诉本刊，她的一众发小和亲戚朋友们不敢向俄官方求助，因为“他们不知道登记撤离之后会发生什么，会被送到哪里，还能不能回到被淹没的家乡”。娜塔莉亚就成了唯一的指望。

被改造的自然

一年半之前，沃夫琴科在奥莱什基跟父母和男友度过了圣诞和新年假期。告别时，她和父母亲了又亲，说等几个月，她会再回故乡看他们。没人想得到，那之后她没能再和父母见面，也没能再踏足这座她长大的小镇。2022年2月24日，俄军对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不到一周时间就占领了奥莱什基。她的父母赶在军事封锁前带着家当，投靠生活在乌克兰中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Dnipropetrovsk Oblast）的亲戚，留下了家族祖孙三代住了将近60年的房舍和院落。

6月6日，沃夫琴科是从“推特”上得知奥莱什基被淹没的。后来，朋友们通过安全渠道告诉她，卡霍夫卡的洪峰停在了离她家房子三幢屋远的地方。又过了两天，几个俄军士兵进入了她的家。屋顶布置了狙击手，院落被用来为当地灾民分发简单的食物。院里一口用了50多年的水井成了大家赖以生存的水源。

卡霍夫卡大坝的炸毁像是一则被实现的预言。15年前，沃夫琴科13岁，上初一。在一节地理课上，老师问全班同学，如果卡霍夫卡大坝被炸毁，位于低地的奥莱什基将遭受什么？她记得，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开玩笑说：“我们都会在第聂伯河里游泳啊。”见大家不以为然，地理老师强调了问题的严肃性：“这个大坝永远不能被搁置不管，我们必须重视它。”

卡霍夫卡水库的生与死都是乌俄关系变迁的产物。1950年，卡霍夫卡水库正式动工，是苏联上世纪50年代“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之一，也是斯大林“自然改造大计划”（Great Pla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组成部分。

自从1922年苏联成立以来，乌克兰每隔十几年就要经历一次饥荒，作为小麦、葵花籽油和菜籽油主产区的乌克兰东南部往往首当其冲。其中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二战”后的1946～1948年，粮食和葵花产量降至1940年的六成左右，乌克兰东南有至少10万人死亡。

旱灾是历年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苏联当局在1948年10月20日颁布了“自然改造大计划”，在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大规模植树造林，兴修卡霍夫卡水利工程，作为第聂伯河六级阶梯水利系统的最后一级。

如果不是因为卡霍夫卡大坝的建造，沃夫

卡霍夫卡水库的生与死都是乌俄关系变迁的产物。

琴科一家不会来到奥莱什基这座至少被三次饥荒重创的第聂伯三角洲小城。沃夫琴科的爷爷是一位农业专家。上世纪70年代初搬到奥莱什基前，爷爷曾在苏联集体农庄（Kolkhoz）和赫尔松的一家种子研究所供职。爷爷曾向沃夫琴科回忆，卡霍夫卡水坝完工前，第聂伯河入海口附近几乎没有树，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没有一座山包，全是高过膝盖的草。那时的第聂伯河更宽、更深也更湍急。从奥莱什基到更靠近入海口的霍拉普里斯坦，这20公里的河岸洪泛频繁，岸边也很少有东欧特色和俄式的夏季乡间度假小屋"达恰"（Dacha）。

第聂伯河的春季径流量占比重最大，主要补给类型是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卡霍夫卡大坝使人们能够季节性调节水流。它将第聂伯河的水位逐渐抬高至少16米。水库可容纳超过19立方公里的水量，库容为乌克兰之最。水库覆盖的水域面积达2155平方公里，约为三峡水库的两倍。其形状崎岖狭长，在赫尔松、扎波罗热(Zaporizhzhia Oblast)、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三个乌克兰行政州绵延240公里。

大坝改造了乌克兰东南部生态和水文。据俄罗斯媒体"雷格纳姆"（Regnum）通讯社报道，乌克兰中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土壤水分不断提高，大坝和周围防风固沙的人工林也增加了空气湿度。

沃夫琴科的爷爷曾向她回忆，水坝落成后，水流更平缓的河道两旁出现了人造林，以前的洪泛区被开垦为良田，当地人在那里种起了自己吃的西红柿、土豆，还有油菜等经济作物。赫尔松的城里人也在岸边建起了一个又一个"达恰"。人们在以前无法安全抵达的地方徒步，划皮艇。每年当地的水上运动会也会在三角洲河网上举行。

"气候改造计划"实施的30年后，赫尔松地区的蔬菜和粮食能达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克里米亚出产的葡萄、樱桃和桃子以及赫尔松西瓜也成为乌克兰著名农产品。

大坝不只影响了乌克兰南部的农业面貌，以水坝和水库为核心的运河系统也为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克里米亚地形以平原和丘陵为主，半岛上河流淡水流量有限，季节变化大。苏联时期，建设了北克里米亚运河，从赫尔松州向克里米亚引水。2014年克里米亚宣布并入俄罗斯联邦前，运河保障了克里米亚85%的淡水供给。

大坝同时还为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提供必要的冷却用水；大坝配套的水电站不只点亮了赫尔松州，还为许多大型工厂提供工业用电，乌克兰中部和东部逐渐成长为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区。

今天乌克兰南部自然面貌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坝塑造的。赫尔松州所在的第聂伯河洪泛平原是乌克兰湿地最为集中的地区：根据乌克兰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乌克兰国家自然保护组织"（The Ukrainian Nature Conservation Group）的数据，这里有七个湿地名列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总面积超过乌克兰湿地面积的一半。

而离河道较远的土地则由于河流无法补充地下水出现了荒漠化。大坝建成后不久，一片在奥莱什基以东20公里，距离河流不到10公里远的草原退化为沙地。这是欧洲第一片人造沙漠，当地人称其为"奥莱什基沙丘"（Oleshky Sands）。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沙丘已具备独特的植被、动物种群和生态系统，在2010年，乌克兰政府决定在此建立"奥莱什基沙丘国家自然公园"。"生物老师曾带我们去考察那里的植物。当时，还有人在滑沙，开沙地越野车。很多品牌也会在沙丘公园拍广告片。"沃夫琴科说，"我的家乡紧挨着水，开车不到40分钟又能见到沙丘。那里就像加利福尼亚，但不是加利福尼亚，而是奥莱什基。"

第聂伯之殇

如今，当卡霍夫卡大坝轰然倒塌，它所带来的这一切都变得前途未卜。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俄罗斯籍研究员、长期关注前苏联地区水利工程的叶夫根尼·西蒙诺夫（Eugene A. Simonov）博士认为，大坝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始终蕴藏着危机。他指出，由于上游不合格的废水处理，卡霍夫卡水库近年来一直受困于杀虫剂污染、工业废物污染和藻类



在与赫尔松州相邻的米科拉耶夫州，同样有一些房屋被高涨的水流淹没

暴发。乌克兰专家考虑过通过降低水库高度或暂时停用水坝来控制负面影响，但终归“缺乏创新的解决方案”。“第聂伯河流域坐拥乌克兰70%的工业和50%的农业。这也意味着这么大比重的废弃物每年会被排进河流，在入海前沉积在卡霍夫卡水库。”西蒙诺夫告诉本刊，在被炸毁前，卡霍夫卡水库已经是一颗难以被根除的“生态定时炸弹”。

现在这枚炸弹被释放了出来。乌克兰前环境部长奥斯塔普·塞梅拉克（Ostap Semerak）认为，卡霍夫卡大坝被毁是乌克兰“自切尔诺贝利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因为洪水经过了城市、加油站和农场，夹带着各种新老工农业化学品和超过150吨机油注入黑海，将对沿岸的“罗马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产生影响”。

即使在乌克兰，受决口冲击的区域也不止于第聂伯河流域。“好客小屋”的亚历山大·切雷帕诺夫常驻敖德萨，以前那里是度假胜地。尽管冲突期间，乌克兰官方一直禁止人们前往海滩，但随着俄军攻势和空袭的退去，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在海边游泳晒太阳。如今，海边除了树枝、塑料瓶等杂物，还有多枚漂了100多公里停在海滩上的地雷，市民们也不再铤而走险。由于第聂伯河入海口水量过大，海水和洪水从位于赫尔松以西70公里的米科拉耶夫市（Mykolaiv）倒灌入淡水河南布格河（Pivdennyi Buh），当地本就被炮火破坏过的城市供水系统完全陷入瘫痪。

“在赫尔松州和米科拉耶夫州，约有23000个家庭的生活用水短期难以恢复。我们估计这次危机会给敖德萨带来1万灾民。”切雷帕诺夫说。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思则指出，约有70万人现在缺乏饮用水。其中约

20 万人要么需要长期人道主义援助，要么必须离开缺乏稳定供电和供水的家园，成为生态和战争双重难民。

洪水对乌克兰东南部农业经济的影响最为深重。通过超过 12000 公里灌溉运河系统，水库蓄水滋养着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超过 58 万公顷的农田，而在 2021 年，这些耕地产出过价值超过 15 亿美元的谷类和产油作物。乌克兰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在 2021 年，赫尔松州生产了乌克兰三分之一的瓜类、13% 的蔬菜、8% 的大豆和油菜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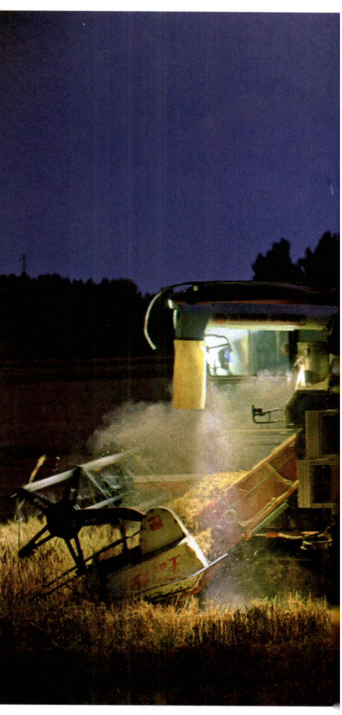
而大坝垮塌后，该州超过 94% 的农业水利系统已经失灵，农业生产几乎停摆。大坝决口当天，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小麦价格应声上涨 2.4%，玉米价格当日涨幅也超过 1%。据乌克兰农业部估算，洪水对乌克兰东南部农业和灌溉系统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40 亿美元。这相当于 2021 年乌克兰农业 GDP 的五分之一，想在短期内恢复农业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一些居民点慢慢浮出水面，大坝所在的赫尔松州可能又将迎来一波生态演变。暂且不提“奥莱什基沙丘”可能将不复存在，西蒙诺夫告诉本刊，当洪水退去，原本卡霍夫卡水库的沉积物将停留在城镇、乡村和农田中。“之后，这些淤泥会风干为尘土，与因缺乏灌溉而干旱风化的农田共同变为起沙源。人造林被冲毁后，第聂伯河流域的风力会更加强大。如果出现沙尘暴，我不会感到意外，”西蒙诺夫说，“如果不赶快种上些植被防止沉积物扩散，更多区域可能化为有毒的荒漠。”

随着乌克兰在超过 1000 公里的前线展开夏季反攻，在如何处理破损的卡霍夫卡大坝问题上，俄乌双方也在争夺话语权。俄罗斯政府计划 9 月份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占领区举行民主选举。莫斯科扶植的赫尔松政府也在近期表态，由于维修费用高昂，他们不打算修复大坝。乌克兰国有水能公司（Ukrhydroenergo）则保证，“我们将在同样的地方，建一座更漂亮、更强大的水电站”。

无论俄乌冲突走向何方，第聂伯河的这道伤口，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愈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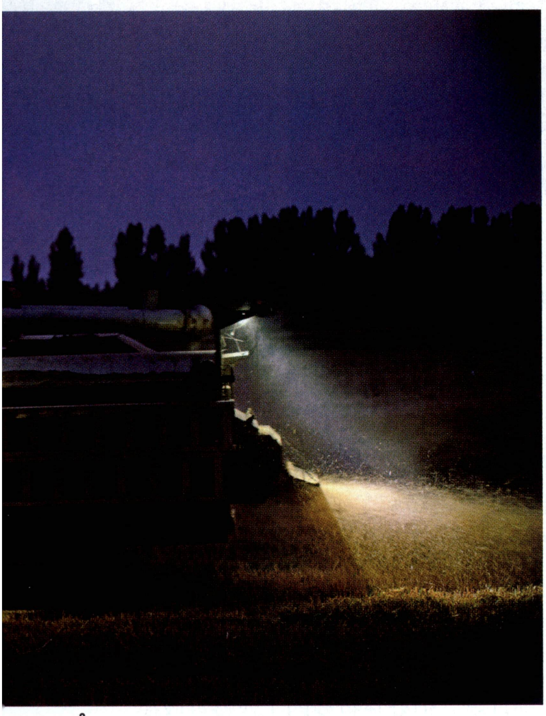
1

“最难”麦收季里的收割手们

主笔·黄子懿　摄影·张雷



2



3

1. 麦收季是每年农户们最为忙碌的季节，收割手更是不可或缺

2. 小麦收成如何、是否发芽，直接关系到农户们今年的收成与生计

3. 抢麦季节，收割手们常常要从早上六七点忙到第二天凌晨

发生在河南的一场“烂场雨”让各地的麦收季都变得紧张起来，也让跨区作业的收割手们变得短缺而紧张。这次集中成熟的小麦，加剧了收割手们的辛劳，也让很多农户有了对未来的隐忧。

抢麦

6月11日，下午3点。从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的后王庄村往北望去，只见天空忽现一朵深色的乌云。这片乌云面积巨大，近乎占据了远方视线范围的一半，宛若科幻电影中一座乌黑的巨型飞船，缓缓停留在了这个华北村庄的上空。一片黑云压城的气势中，还若隐若现着一丝彩虹。

若是放在城里，这画面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朋友圈素材，但后王庄村村民王国华一看乌云，全然没了心情。他着急地查阅天气预报，确认了最迟明天凌晨要下雨的消息，然后就转头跑到田里，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通知前来收割小麦的农机手们：“今天必须要给我干完，哪怕通宵干，也一定要收完！”

乌云下方是一片金色麦田，一眼能望到村头。这里除了一条土路和排排树木与村庄相连，视野里皆是成熟的小麦，像是给华北大地盖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毯子。这片麦田是王国华承包下来做农业种植的，有近1000亩之多。6月10日，小麦成熟多日，王国华就雇了四台来自河南的跨区收割机收麦。按照常规进度，四台机器每天白天开工，要2～3天才能收完。

“不能下雨，一下雨这一年就白干了。”王国华是济宁市任城区唐口（镇）街道内最大的承包户。麦收季节，他皮肤黝黑，一身迷彩装里套个白短袖，衣服上全是麦子与麦穗的残渣。他嗓子已有些嘶哑，坐在田中央搭建的板房外，摆上一个小桌，放一盘花生和几瓶啤酒，督战“雨口夺粮”。这天晚上，所有人都免不了要熬夜了。

麦田里，四台履带型小收割机正在卖力地作业，从当天清晨6点开始就没停歇。近看，它们像是一只只怪兽，将田里约80厘米高的麦子吞进肚子内，以2～3米的吹风范围吐出捣碎的秸秆、麦渣与麦灰。顺利的话，一台机器每小时能收割8～12亩地。

不过对王国华的这1000亩地来说，这速度是杯水车薪，他急需在下雨前将麦子全部收完。四台收割机远看起来像是四只蚂蚁，艰难地、一点点地啃食大地上一块硕大的蛋糕。晚上8点，天色已是一片漆黑，一台收割机突然坏了，黑夜里仅剩三台机器打开了灯作业。黄光的照射下，飞起的麦渣随风飘动，萦绕在机器周围，远看上去像是火焰在燃烧。

晚上9点左右，一阵小雨飘来，乌云间零星地出现了闪电，收割机在一个转场时停下暂歇。“给我送点吃的来！”趁着这个机会，39岁的徐艳青跑到田边，给她操作收割机的爱人张云蓬送饭。简单的晚餐只有一罐八宝粥，却是张云蓬8小时以来吃的第一口饭。他几口吃完，待雨停后，又回到收割机狭小的驾驶室内。

我也进入了驾驶室，跟张云蓬去收了一圈麦子。所谓一圈，即把机器的粮仓装到满载。张云蓬驾驶的这辆洋马AW70G收割机是合资品牌，粮仓容量1000升，能装1600多斤麦子。驾驶室只能容纳一个人，我只有侧着身子站在他身边，看他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握复合杆，呈“回”字形在大片麦子中穿梭。刚刚走完两圈，粮仓就发出了满载警报，需要卸粮。田边的土路上，王国华早已安排好了一辆辆农机车和小货车，小麦装满即走，连夜送到当地的面粉厂。

卸粮一般要耗去5分钟，是收割中最费时间的部分。但收割手们要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驾驶室的密布空间里噪声巨大，与外界沟通要靠吼叫、手势或对讲机。车窗不能完全阻挡无孔不入的灰渣，跑起来后就会涌入一股呛人的空气。华北数日高温，即使在夜幕降临后，驾驶室内体感温度也近乎40℃。由于长时间地运转，张云蓬驾驶室内的空调也被麦渣堵住坏掉了。“没时间清理，天天干到半夜十一二点，干完活儿困得不得了。”张云蓬说。

在张云蓬一圈圈开着机器收割时，妻子徐艳青和其他三位女士则在板房内忙着给他们煮烩面。他们都来自河南驻马店，是四对夫妻档。这是跨区收割手们的典型配置：丈夫做收割，妻子们负责后勤保障，包括洗衣做饭送饭、探测地形状况和面积、与农户们商议价格等等，甚至还包括路上转移时帮着开一下卡车。丈夫们不下班，妻子们也不会睡。

“从来没这么累过，今年各个地方的麦子都收得很急。”徐艳青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太阳落山后，她褪下了白天一直戴着的护臂和帽子，只穿一件凉爽的短袖。来济宁收割王国华的麦子前，徐艳青和张云蓬3月份从驻马店出发，先后去了云南、湖南、湖北等地。本来一切正常的进程，到了5月底河南一场降雨后突然变得急切。



“所有农户都围着我，一户户地让我去收他们家的麦子。有时候我困得实在不行了，哪怕他们围着我，坐在凳子上我都能睡着。”徐艳青说，情况在进入山东后也没缓解。来王国华这里前，他们在当地收了好几天小农户的麦子，天天连夜奋战。“昨天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从晚上10点睡到早上6点，今天一看要下雨，又忙起来了。”

凌晨1点左右，大雨倾盆而下，雨点打在板房上噼噼啪啪地响。但好在抢麦的工作接近收尾，只剩下不到50亩。“没关系，大部分已经抢完了，今年亏不了。”王国华说。他急切地跟着卡车跑到了面粉厂，查看这一批麦子的过磅情况。另一边，张云蓬把轰鸣的收割机缓缓开到卡车边上，两口子进入卡车驾驶室，准备睡觉。





左图：与雨赛跑是今年麦收的关键词，收割手们因此极度紧缺。一位带路人说，今年明显感觉收割手难找

右图：抢麦大战中，很多农户的麦子刚刚收完就直接拉到买家处

两天后，他们开着卡车、载着收割机，又出现在了山西临汾——当地的麦子甚至都没熟透，在一片金黄中夹杂着丝丝绿色，看起来才熟了一半多。但天气预报显示过两天将有雨，这急坏了当地村民，四处寻找收割手抢收麦子。徐艳青一捏那个麦子，胖乎乎圆滚滚的，放在手里都能捏出水来。“你们在地里面晒干再收不好吗？”她问这些村民。

“不行！要是变成河南麦，就没人要了！”村民情绪激动地说。

抢车

似乎所有的农户，都被今夏河南的那一场“烂场雨”惊觉。所谓“烂场雨”，是指麦收期间的连续阴雨。5 月底到 6 月初，河南遭遇近 10 年来最严重的“烂场雨”。在南阳等地，很多小麦在雨中倒伏受淹，霉变发芽。发黑的麦子和农户们欲哭无泪的表情在网络上流传，悄然影响着这个夏天的麦收。

6 月 10 日，在豫西北的洛阳洛宁县，南洞村村支书朱小强带着我看了一圈麦地。6 月 1 日前后，村里 1000 多亩麦子原本快成熟了，却连遭阴雨。“足足下了十几二十天，往年从来没有过雨，我们只有干着急。”朱小强一边走，一边拨弄田里的麦子。很多麦子的麦穗都有些发黑，远看上去都不是金色一片。“这全是发芽之后的。”朱小强有些懊丧，说这些麦子已经不能做面粉，会影响口感，只能拿去做酒精或者饲料，收购价还不到 1 元 / 斤。

麦子已经发芽霉变了，但今年的收割手还迟迟找不到。朱小强说，村里和镇里联系了很多以前合作过的收割手，但都没找到一个有空的。情

急之下，一些村民开始去附近的高速路口拦截收割手，等了三天一无所获，路过的收割手们都被预定了。心急的朱小强急中生智，找到村子附近的加油站，让对方老板留意拦截一下路过加油的收割机。不到 24 小时，这一方法终于帮他找到了两辆收割机。对方刚在河南和安徽割完了麦子路过此地，打算一路前往新疆。拦下这队人马后，朱小强不敢怠慢，按照市场行情开了 80 元 / 亩地的价格，而往年只需 50 ～ 60 元 / 亩。“往年五分地都不会算，今年五分地也按一亩地算。”朱小强说，为了争抢收割手，政府还要给予补贴奖励，来一台就给 500 元。

为何今年的收割手会这么难找？朱小强说，主要原因在于，当洛阳的麦子在雨后正待收割时，豫北、安徽、山东等地的麦子也都开始收割了，“各地麦子都集中成熟了，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被他拦下的收割手则告诉我：“当山东、河北的麦子开始熟的时候，整个河南的麦子全部都熟了，光是河南驻马店就有九县一市，你说有多少地？再加上安徽、湖北也有一部分种麦子的，所有这些都把车分流了。现在河南都还没收完，那边山东、河北、陕西也要收了。”

这是今年麦收季的特殊之处。北方是我国种植小麦的主要区域，其成熟原本因各地纬度的不同有着从南至北的时间差，相邻的地方从南至北差个 3 ～ 5 天乃至一周不等。收割手们也遵循着这一规律，有着类似的收割行程。但持续数天的“烂场雨”和集中成熟的小麦，改变了这一常态规律，也累坏了各地的农户和收割手们。

连片的抢麦、抢车任务中，当数河南的农民最为着急，尤其是豫南。5 月 27 日左右，当徐艳青和爱人张云蓬辗转两湖地区收割了当地的大麦、油菜等作物后，按惯例前往河南南阳收小麦。位于豫鄂二省交界的唐河县是河南最早收麦子的地方之一，但一场“烂场雨”后，这里成了整个河南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徐艳青在当地看到，唐河的麦子在地里东倒西歪，看上去有星星绿色，近乎全部发芽。当天还下着一点小雾雨，但农户却央求他们下地收割。

“这个我们不能收。”徐艳青对农户解释，雨后的麦子是湿的，进入收割机后哪怕能“脱粒”，也会卡在粮仓内卸不出来。“你们再不给收，这麦子还有什么用？就当帮帮忙。”农户苦苦央求，说知道粮食“已经废了”，卖不上好价钱，但看着烂在地里实在可惜。徐艳青于心不忍，就让老公下地收割，她帮着捅粮仓。这样整整干了两天，最后捅得满身大汗，腰酸背痛。农户把麦子拉到粮站一测水分，只能卖 0.48 元 / 斤，“刚好够你们的收割费”。

从南阳唐河出来后，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信阳息县。当地同样在“烂场雨”后对收割手有着急切需求。一下高速，徐艳青就被在出口等待的当地村民带到了地里。她一抓那些麦子，都不会从手掌中漏掉，“本来麦子都是一抓一把滑溜溜，但那边的麦子麦芽太长了，一抓就是毛烘烘的”。

即便这样，所有农户还是像看见救星一样，着急地让他们去收。“每个村差不多都是几十上百个人，每个人都会跟你打一次照面、讲一次价，我每天就这样不停地跟一个村的人讨价还价。”老公则连夜在地里抢收，连续四天四夜，他们几乎每天都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到后来，徐艳青嗓子嘶哑，跟农户交谈时双腿都发软，必须坐凳子才行，眼睛里一直淌着眼泪，“就像谁往我脸上泼了一盆辣椒水一样，走到田边我都看不到收割机在哪儿”。

很快，张云蓬就受不了这样的高强度了。最后一晚，他们要收割一户老人承包的 100 亩地，割到凌晨 1 点实在累得不行了。“我不能要钱不要命，身体才是本钱。”张云蓬撂下这句话，就不顾农户反对去睡觉了，连洗漱都没有力气。等他在车上眯了两三个小时起来，拉开车窗的帘子，才发现老人就蹲在车前等着他们，一宿没合眼——老人已经 68 岁了，走路都有些踉跄，说自己想着地里的麦子，“心里不踏实”。

加入到这场抢麦抢车大战中的，还有河南各地的基层干部。徐艳青夫妇准备离开信阳时，被大队的干部一度拦下。“没有收完不能走！”干部们挡在车前说，他们担心这车走了找不到其他车。同时，在徐艳青两口子的家乡驻马店，县农机局干部也给他们打来了一个个电话，催他们赶快回家乡收麦子；而另一边，豫北的周口、商丘等地则开出了更诱人的价码：来一台收割机，就立马补助 1000 元。

夫妇俩于是前往周口郸城县。一下高速，村民和干部已经在路口等待多时了。一接到他们，干部就现场转账1000元，像是要给他们吃下一颗定心丸，然后帮他们分配任务。接下来的三天抢收，当地政府都有人在现场做后勤保障，管吃管住。天气热了，干部们还直接往田里送冰水，帮他们联系和对接农户，让他们不用一家家讨价还价。

徐艳青不禁感慨："今年是待遇最好的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前我们什么都要靠自己。"

跨区：流动的日常

在济宁连夜割完王国华的1000亩地后，6月12日早上不到7点，张云蓬和徐艳青就起床了，"是生物钟"。清晨温度不高，张云蓬终于有机会清理空调。他拿着气枪，对着满是麦渣的车身一阵喷射。徐艳青则提着一个大桶，到板房前的一条小溪边清洗两人昨天穿的遍布麦灰的衣物。衣服洗好后，就用自带的铁丝晾衣架挂在卡车头部的后视镜缝隙中。

清理的间隙，张云蓬不时拨打电话，联系下一个收割目的地。济宁这片地只剩不到50亩，一上午就能收完，他们估计中午即可出发前往别处。但下一站去哪儿？过去24小时里，他们前后给我提供了多种可能："听说山西运城那边下雨受灾了，可能要去那边""听老乡说淮安也下雨了，要抢收""唐山那边麦子快熟了""广西该收早稻了，那边老乡早就打电话给我，让我端午节前务必回去"。

徐艳青今年39岁，来自广西北海，年轻时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认识了同为打工仔的张云蓬，就此远嫁河南。最初他们本打算下一站跟同伴一起去山西，但因为想着家乡，徐艳青夫妇还是选择先回驻马店暂歇，"运城是水浇地，要分好几次收，跟去广西有冲突"。两人从卡车上拿下两架"上车梯"，张云蓬沿着梯子把收割机开上卡车。徐艳青就开着卡车回驻马店，从中午开到晚上6点多。快到河南漯河时，张云蓬接到一个老乡的电话，说山西临汾要抢麦，时间也合适。于是两人调了头，在离家还有80公里时又折回。

这是跨区收割手们的普通日常。他们流动性极强，只要出发，就没有固定路线和终点，像是浮萍一般去到有需要的各地，路上也居无定所，睡在田边和马路上。"我们根本办不了'大件运输许可证'。"年近50岁的收割手周理想对我说，大件运输证要求固定时段、固定出发地和目的地，这对于他们来说不现实——2023年，交通部发文要求引导超重、超限的农机运输车辆办理大件运输许可证。5月底，河南南阳据此对一些运输车征收高速费，一度造成了多辆收割机下不了高速。与此同时，当地很多麦子还烂在地里待收，此事很快上了热搜。

与徐艳青夫妇一样，周理想也来自河南驻马店——这是收割手的主流。驻马店地处河南中南部，处于豫南到豫中、豫北的关键过渡地带。或许是它的地理位置在农忙时节能起到重要作用，在周理想等人的记忆中，大约2000年后当地就有人开始干收割作业，挣到了钱。"大家就亲戚带亲戚，这么干起来了。"周理想估计，仅驻马店的汝南县就有几万台收割机。

一台普通的收割机，能收小麦、水稻、玉米、油菜等作物，其原理并不复杂：用鳄鱼口般的割台将农作物吞进"肚子"里，肚子内的复合装置和卷状滚筒会"脱粒"，分离麦子，也粉碎秸秆，将其分别输送至粮仓并吐到外部。这类机械的工艺并不复杂，却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效率，近年来迅速普及。多位种植户告诉我，如果是过去人工用镰刀割麦，"一个人一天最多能割1亩地"，效率差了近100倍。

作为一项惠农的工作，每年一到麦收季，驻马店各区县都会举行官方的收割机出征仪式。几百上千台机器排行列队，挂着红色横幅，配着政府和农机公司发放的矿泉水、毛巾等必备品，像是要开展一场属于收割机的马拉松比赛。他们的行程简称为"跨区"，要办理跨区收割证：从这里出发，跨越地域的界限与限制，去到祖国的天南海北收割庄稼。

很多人是被这份流动下的自由吸引来的。南北的辗转，提供了经常路过河南老家的机会。成为一名收割手之前，周理想和爱人在武汉开卡车，每天往返拉货，挣得不少。七八年前，他们在老家留守的两个儿子进入叛逆的青春期，老人管不住。"我那时候就想，钱挣得再多孩子没有成材又


每一天，收割手周理想都要在高温的驾驶舱内工作 10 ～ 12 小时，妻子周丽则负责后勤

有什么用？做收割机手，至少每隔 1 个多月就能回去待一阵管管他们。”周理想的两个孩子最终都考上了大学。

一个常年在外的收割手，每年出征的第一站一般是 3 月底去云南，然后去四川、两湖收油菜，进而是中原和华北的麦收。到 6 月底，两广早稻成熟，一些收割手会选择南下，然后一路向北直到东北收当季的水稻、玉米等，然后再次南下收两广晚稻，最后在年底回家休息。

过程是艰辛的。辗转在路上，驾驶室就是一个流动的小家，遍布着晾衣架、纸巾、洗护用品和方便食品等。每到麦收季，在洛阳和济宁郊外的国道加油站里，经常挤满了过夜的收割机。一辆收割机通常是大车拉着小车，丈夫带着妻子。有时候干完活了全身是灰得洗澡，男的穿个短裤就在车子边上洗，女的就搭个帐篷在里面洗。

天南海北的奔波中，他们也看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农业现状——农村的空心化与老龄化程度严重。这种情况在四川等南方地区最为明显。在四川，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找到徐艳青的永远是老年人，有的老人凌晨 3 点就要起床打稻谷，“有很多老人腿都静脉曲张了，还在地里干活”。徐艳青至今对川东泸州一家农户印象深刻：这家人是贫困户，有位中年人正值壮年但患有尿毒症，他的妻子跑掉了，家里就只剩年过花甲的母亲种着高粱，只有一个不到 15 岁的孙子帮她。一个雨天，孙子光着脚在地里帮奶奶背高粱，结果摔得一身泥。徐艳青看着不忍心，没收老人的钱，瞒着老公让他帮着收割了高粱。

南方多山地，鲜有北方那样的连片平原与千亩大田，这里收割价格更高，水稻最高可达 200 元 / 亩，但也意味着更多危险。有一次在四川，他们要在雨后去一个斜坡收水稻，地面湿滑，收割机下去后上不来。那时的徐艳青还不会开卡车，老公让她去开收割机，自己用卡车吊着钢丝绳想把收割机拉到斜坡坎上。卡车猛然启动，“一下子我就感觉收割机垂直了，随时有翻过去的危险，把我吓得半死”。最后他们到县城找到一台拖拉机，才把收割机拉出来。与北方相比，去南方这些山地更累。“天天搞得就跟牛在水里洗澡一样，一身泥巴。我老公的裤子上全部都是泥巴，走路都很沉，泥巴一晃一晃的。”徐艳青说。

流动中，纠纷和危险也必不可少。“很多事情处理不好，是可能要挨打的。”徐艳青 2015 年开始跟车，出门前婆婆这样对她说。真正出门后，她才意识到了江湖的危险。一些村民会不认他们用仪器量出的土地面积，还有的人会“找茬儿”，觉得他们收割时掉了麦粒，反而要他们赔钱。最常见的一种处境是拦车不让走，老年人会用身体挡在车前，当中不乏恶意的讹人者。一次，徐艳青夫妇和几位老乡去村里收麦，一位老乡在倒车时撞坏了当地某村民家用竹竿私搭的网线。对方张口就要 8000 元，他们选择报警，在协调下最后赔了 2000 元。还有一次，他们在南方某地被一帮当地人追着走，要求他们立刻走到 50 公里外——后来才知是当地人自己买了收割机，怕他们来抢生意。

最让徐艳青印象深刻的，是跟车第一年遇到的一次危险。那是 2015 年的麦收季，“那时候还

没有扫黑除恶”，他们夜晚行驶在两省交界的国道上。徐艳青睡着了，突然被开卡车的老公的骂声吵醒，只见有很多当地人在围攻他们的车。他们拿着西瓜刀和长棍不停地挥舞，指示他们靠边停车去当地收割。一些人用弹弓打他们的窗户，一位老乡的车窗当场就被打破了。徐艳青夫妇很害怕，危急中关上了所有车灯，一脚油门加速，冲出了这个包围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今年是待遇最好的一次，因为政府出面了，就不会有这些危险。”徐艳青说，过去因为这些不可预测的危险，很多跨区收割手新到一个地方，会找一位当地的带路人合作。对方的作用类似于中介，负责帮他们联系农户、处理纠纷，从收割费中抽成（约 5 ～ 10 元 / 亩）。这在山东、河北等地较为常见。

然而，带路人有时也难辨善恶。有一年在某地，徐艳青和老乡们给某位带路人干完活后，对方将他们带到一个大院里后就消失了，等了很久人都没来，大门还锁上了。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对方已经把他们卖给自己了，“你们下一趟就跟我走”。“我们之前都没见过你。”徐艳青和老乡们想赶紧脱身，就给原带路人打电话，“大哥，我们不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求求你就让我们走吧”。他们好说歹说，最后每人花了 300 元“赎身”。拿到钥匙后，他们一路狂飙，过减速带都不敢减速，就此离开了那个地带，再也没回去过。

大户的隐忧

“千万千万别有行情。”5 月底，当张云蓬从家里出发时，他心里反复这样念叨。这是他们做跨区收割的第 8 年，他知道行情来了自己和妻子会很累，只想轻轻松松挣点小钱。“这一行挣得其实跟打工差不多，但比打工自由。”张云蓬说。

但行情还是来了，稀缺的收割手让市场水涨船高。在张云蓬的印象中，上一次有如此行情是在不久前的 2021 年郑州下暴雨，导致河南、山东大片玉米地被淹。农民们在水里硬捞，让收割机下水硬收，原本 80 元 / 亩的价格涨到 150 元 / 亩，很多老乡那段时间一天能挣 1 万元，但代价是机器陷进土里坏掉。张云蓬当时买的是一台国产机器，底盘低，没敢干。这次在山西临汾，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在未熟的麦田里，三位老乡的机器在连夜抢麦中坏掉了。

“现在基本上年年有行情。”张云蓬判断，经历了今年的麦收季，明年加入跨区作业的人会更多。然而，麦收季之外的季节里，“车子其实已经过剩了”，有时候他们三五天下不了地都很正常。一位二手收割机收购商则对我透露，往年他最多能收 100 多台机器，今年“好多人找我买，但我根本进不到货，大家都要忙干活”。

这背后是变得极端化、暖湿化的气候对农业生产的规律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农村老龄化趋势严重，以老年人为主的农户们，也没有多少办法应对风险。“哪怕是北方，最多只是农忙时回来帮一下。”徐艳青和张云蓬都是“80 后”，虽收割农作物，但自己也不会种。

那么，未来的农业种植要怎么办？一个可能的方向是规模化转型。自 2014 年起，国家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鼓励私人承包闲置土地进行农业种植，实施集约化的管理。在洛阳南洞村，2600 多亩地在几年内几乎全部被流转出去了。“土地流转是一个大趋势。”村支书朱小强说。

王国华就是在这期间开始做农业种植的。他生长于后王庄村，在成为一名承包户之前，靠着在济宁做建筑工程积累了一定资金。2018 年后，他以 800 ～ 1000 元 / 亩的租金在周边村子承包土地，一块块地积攒到今天的规模。王国华说：“当时承包土地的时候，想的是农业旱涝保收，不至于饿死。”真正开始做农业后，他才深感投入巨大：规模化的种植与机械化相辅相成，他要购入无人农药机、播种器等各种设备，加之平日雇的劳动工人，算上租金的话，这块地每年投入的成本约 2000 元 / 亩，总投资超 100 万元。

这也是他着急地要“雨口夺粮”的原因。王国华承包的土地，种植的是一季小麦和一季水稻，收完这场小麦就要立马种水稻。但他解释，现在种水稻不太挣钱，承包户全年的收成主要靠小麦。“过去几年小麦的收购价格涨了差不多 1/3。”王国华说，2022 年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小麦的价格水涨船高，当地收购价一度达到 1.5 元 / 斤。这

吸引了更多人投身农业，当地土地承包价一度达1500元/亩。

不过2022年底，这些承包户度过了一个记忆中少见的寒冷冬天。抢收中的麦地，可见一些条块状的青草地，在麦田中星罗棋布——这些都是小麦被冻死后才有空间长出来的。“听老人说，从没见麦子这么大范围冻死过。”一位农户说，极寒的气温让当地的小麦亩产从超过1000斤/亩，降到了如今的800斤/亩。更致命的是，今年小麦的价格下降至1.35元/斤。“相当于一下子几十万元就没了。如果不是河南小麦受灾，收购价只会更低。”王国华认为。

王国华对这些变化忧心忡忡。这次“雨口夺粮”后，他愈发觉得土地流转后的配套工作还亟待加强，尤其是仓储——在山东和河南，麦收季的收割都有一定的顺序：小户优先，大户最后。因为后者量大，找不到地方晒麦，只能让麦子待在地里晾干。“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地方，不然为什么最后才收？差点遇上下雨全毁了。”王国华说，这一次幸好提前联系好了面粉厂，收割后能直接进入对方的仓库，“要是没有面粉厂的仓库呢？麦子往哪儿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河南在“烂场雨”抢收后，让基层政府大院、办公场所、文化广场等地方打开大门，无条件为农户们提供晾晒场所。但采访中一些承包户认为，随着规模化种植和土地流转的推进，这并非长久之计，应有专门的晾晒场所。“马路不让晒，烘干机的成本太高，也会影响小麦的口感，应该要有专门的仓储和风干场所。”王国华说，这也牵扯到了耕地红线等政策问题，目前尚未解决。

这是属于规模化承包户的烦恼，至少在当前还不代表农业现状的多数。徐艳青说，作为收割手他们平时更喜欢割承包户的地，“面积大，条件好”，哪怕价格会低一些（约40～50元/亩）。但多数时候，他们在各地都是跟小农户打交道，后者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流。小农户的土地虽然价格更高，但面积小，“也没那么平”，这给他们提出了更大挑战。

为此，他们也在调整。2023年，两口子拿出一定积蓄，又从亲戚手中借了不少钱，买了一台合资品牌的收割机。这台机器花了他们20多万元，比国产品牌贵了将近10万元，但机器的优势在于底盘可以升降调整，能在条件更差、更坎坷崎岖的土地、水田里收割作业。机器每年会折旧1/3，能够供他们用上大概两年。“我们买这台机器，也是想着为小户割地的时候比较多。”徐艳青说。


2023.06
少年新知
第六期
少年
如何从零开始组建一个乐队？
ISSN 2096-9740
国内统一刊号：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元
扫码购买

在美国博物馆修复中国书画

记者·艾江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位来自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的书画修复师，到美国各大博物馆修复中国书画，改变了长期以来那里以日式方法修复中国书画的做法。

“恢复日式方法修复过的中国书画”

“行业里有句话，我们说这辈子也不可能修完这些画，因为我们修复师的数量是低于画损坏速度的。我们把浑身的本事、把浑身的力量全都使尽了，也不能追上艺术品破损损坏的速度。”在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工作、42岁的中国书画修复师何谦面对镜头说道。这是新近公映的纪录片《朱明承月——美国博物馆中的中国书画修复师》里的片段，从这部片子我们得知，在中国本土与日本之外收藏中国书画最为丰富的美国，仅有9名中国书画修复师，何谦所感受到的那份紧迫便不难理解了。

19世纪以来，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了大量中国传统书画，作为亚洲艺术的一部分，这些书画在很长时间里都以日式方法进行装裱修复。直到大约30年前，美国开始引进一些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书画修复师，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何谦所在的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亚洲文物修复室创立于1987年，是北美地区第一个独立中式纸质文物修复室，除承担校内馆藏的修复外，还同时接受来自全世界私人藏家的亚洲文物修复工作。何谦之前，在这里工作的两位中国书画修复师是高竞和王克微，与何谦一样，他们同样秉承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修复传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国热”兴起，故宫博物院书画修复组的几位修复师相继走出国门。与此同时，方闻、傅申、武佩圣等一批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在美国各大博物馆担任要职。在博物馆引入中国书画修复师，已是水到渠成。纪录片导演赵硕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艺术史，对这段历史颇为熟悉，他说：“中国书画修复行业在美国创立起来，要归功于两位策展人，一位是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武佩圣，他得到美国政府基金会的赞助，在1987年建立了美国博物馆里第一个由中国书画修复人员主持的亚洲艺术修复室，高竞就是在那时到了密歇根，后来高竞去了波士顿美术馆，王克微接替了他，王克微之后就是何谦；另一位是美国国立弗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他在1990年聘用了来自上海博物馆的修复师顾祥妹。”

1986年，高竞离开工作了12年的故宫博物院，先在洛杉矶待了一年，后来经人介绍，主持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书画修复。何谦告诉我，他2016年5月来这里工作后，还能查到许多以前的资料，得知工作室的前身是一个日本工作室，高竞是将这里彻底改造成中式书画修复室的第一代修复师。“武佩圣先生一直觉得我们中国的绘画艺术品按日式装裱不对，建立工作室以后，他希望高竞先生能按中国传统的苏裱工艺，将这些画重新纠正过来。我们的工作章程写得很明确，就是把中国的艺术品恢复成它应该有的样子。”

高竞在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工作了8年，1995年到波士顿美术馆，一直工作到2021年退休。电话采访中，他向我谈起当年创立工作室时的情形：“我过去之后，什么也没有，腾出来一个房间，我就让他们做一个裱画用的工作台，结果美国人做成了白色的，我们在故宫用的都是大红生漆的传统裱画台，白色工作台，画放上去，很难看出层次。”

一张大红生漆裱画台——这一最基础的裱画工作台——却成为那时到美国的中国修复师要解决的首要问题。1987年，顾祥妹离开工作了15年的上海博物馆，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做过一段兼职书画修复后，1990年被傅申聘用到弗利尔美术馆工作。傅申带她看博物馆馆藏中国画，看到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书画修复师侯元丽（左）正在为一张古画全色。70 岁的她本已到退休年龄，在博物馆挽留下，侯元丽计划用 5 年时间将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修复师周健翔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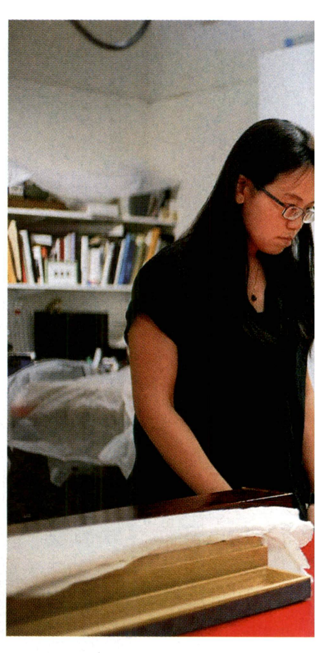






1. 传统书画修复中的准备覆背纸阶段，在杆子上刷胶，将覆背纸粘好挂起来
2. 调配染覆背纸的颜料
3. 中国传统书画修复的重要工具——棕刷





左图：何谦所在的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亚洲文物修复室，创立于1987年，是北美地区第一个独立中式纸质文物修复室

右图：在波士顿美术馆修复中国书画26年的高竞（右）已于2021年退休，接替他的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年轻修复师蔡欣辰（左）

的是大量日式装裱的中国画。“当时30年代的日本裱画师工作条件有限，没有看过真正的中国装裱，也没有那么多裱画材料，用的是从旧画上拆下来的旧锦，都是花花绿绿的。他们在画的周围用旧锦来装裱中国的文人画，会感觉好像不像中国画了，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日式装裱与中国传统装裱究竟有何不同？曾在上海博物馆修复书画十多年的旅日书画修复师陆宗润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日式装裱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唐代，两位遣唐使空海和尚和最澄和尚，将中国的宗教艺术品连同写经的装潢形式（敦煌装潢风格）带回日本，为第一阶段；南宋，荣西和尚又从中国带回禅宗宗教绘画与文人绘画，日本由此从唐代经卷装裱进入挂轴装裱，这一阶段的装潢风格也称大和装裱；明末清初，隐元和尚将明代的文人装裱带到日本。大和装裱加上文人装裱，就形成了日式装裱。只是，文人装裱在日本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在日本被奉为主流的仍是那种以锦缎托裱的风格繁复的大和装裱。

中国的书画装裱体系向有北派、南派之分。以荣宝斋为代表的北派装裱，是以装裱成批书画为特长的大众文化的代表；南派装裱则以苏裱（苏州）、扬裱（扬州）为代表。明宣德以后，装裱中心由杭州转移到苏州。当时装裱工艺上承唐宋遗制，经名画家文徵明、都元敬、王弇州等精心揣摩，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全盛，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之誉。苏裱高手在明清时期先后进入皇宫修裱书画，成为事实上的正统。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的装裱修复系统都以苏裱为主流。西方博物馆以风格繁复的日式大和装裱来装裱画意素雅悠远的中国文人画，自然大异其趣。

来自故宫的修复传统

谈起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承接的苏裱装裱修复系统，不能不提到民国时期的“装潢圣手”刘定之。刘定之早年在上海创办的“刘定之装池”，后来发展为国内苏裱行业的代表，他本人与著名藏家吴湖帆交好，装裱修复了吴湖帆的绝大多数藏品。刘定之正是何谦的太公。

“新中国成立后，太公以上海装裱业同业公会会长的名义，公私合营时将‘刘定之装池’捐给国家。‘刘定之装池’的老师傅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我外公张耀选带了5个师兄弟，上北京给故宫建文物保护修复厂；剩下七八个比较知名的师傅，建立了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保护部门。”



在何谦的讲述中，南北两大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负责书画修复的老师傅，主要来自当年“刘定之装池”的班底。

出生于书画修复世家的何谦，外公张耀选曾为当年故宫书画装裱室第一任组长，舅舅张旭光、母亲张志红也都在故宫修复书画。那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国外的书画修复师，无论从故宫前往美国的高竞、侯元丽、王克微，还是从上海博物馆前往美国的顾祥妹、前往英国的邱锦仙、前往日本的陆宗润，说起来都是他的师叔辈。

“文革”结束后，故宫文物修复厂招收了一批年轻人，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吴仲超院长希望老师傅们能培养新人，同时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将故宫所藏的一级文物修完。1974年，高竞成为修复厂裱画室最早招收的年轻人，后来徐建华、侯元丽、王克微、张志红等也陆续进入故宫裱画室。

老一辈的师傅带着一批新人，修复了包括《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清明上河图》《游春图》等一批中国艺术史上著名的画作。高竞还记得，杨文斌师傅修《清明上河图》时，他和徐建华两人帮忙做覆背的工作。侯元丽1975年3月进入裱画室的时候，孙承枝师傅正在修复《韩熙载夜宴图》。

当时的故宫书画修复，采用传统的师徒制。“虽然是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但大家都在一个工作室，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师傅用不同的手法做不同的修复。老师傅们都特别开明，没有任何保留，他们有什么经验全都告诉我们，有问必答。从最基本的托裱高丽纸，慢慢到托绫托绢，一步步走过来。因为老师傅放手让我们做，所以一年之内，我们就可以自己裱一张画，做两年已经可以揭裱修复一张旧画。”回忆起在故宫的十年书画修复经历，侯元丽至今仍觉得十分幸运。

比侯元丽晚一辈的何谦则从小在故宫长大，9岁起便跟着母亲训练装裱书画的基本功。“暑假什么都没得玩，天天刷纸。我妈让我一天刷100张纸，把纸弄湿，用刷子刷到完全平整不跑不胀还挺难的。我们小时候还练择鱼线，一轴鱼线，我妈拿过去给抖乱了，变成瞎麻似的，然后来择，练耐心的。”尽管出身于书画修复世家，但何谦起初并不爱学裱画，大学学了计算机专业，后来禁不住母亲劝说，没事时帮母亲在家干活。“结果一干起来还挺顺手，而且越干越高兴，就觉得干这个挺踏实，不急也不闹腾。”后来，何谦进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给全国各地的修复师培训修画。2013年，何谦到弗利尔美术馆做访问学者，替母亲拜访那些在美国做书画修复的同门师兄师姐。当时王克微恰好从密歇根大学离职前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何谦便参加了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招聘，几经周折，在2016年正式入职。

故宫的书画修复传统，追求重新装裱修复之后的画“薄软平光”。侯元丽向我解释：“薄，画不能裱得太厚；平，就是裱完之后画挂起来很平整；光和软，裱好后要用砑石把画砑光，因为好多织物会用米汤浆一下，就会挺，加上我们本来用的糨糊，做完之后都会有点僵性，砑光的过程会让画变软。颜色要四面光，前后左右看不出补过的破洞，还要全色接笔，百分百地复原。”

新变与融合：“没有哪张画不能修”

与高竞和顾祥妹相比，侯元丽在美国博物馆的书画修复之路更为波折。1986年1月，刚到美国不久的侯元丽带着故宫书画组老师的推荐信，

见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著名美术史家方闻，可当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没有适合她的职位。

到美国的最初十多年里，侯元丽只在1998～2000年的两年里，和顾祥妹一起在弗利尔美术馆修复装裱一批清代肖像画，更多时候主要为私人藏家修复书画。直到2003年，一位收藏家将她推荐给当时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屈志仁，侯元丽才再次回到博物馆，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首位中国书画修复师。

侯元丽回忆，刚到大都会时，博物馆的日本修复师考查了她很长时间。“她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不能光裱中国画，什么画都得裱。和他们接触以后，我也掌握了一些日本裱画的方法，怎样把纸连到一起，怎样装日本式的天杆地杆，怎么缝飘动的惊燕，把日本裱画的程序自己全部实践了一遍。后来为了配合林语堂家族收藏展和谢稚柳的手稿展，我前前后后差不多装裱了40多幅画。日本修复师看了后说，真想不出你是怎么把这些画做出来的。”

对于在美国博物馆工作的中国修复师而言，经常面临修复理念的冲突。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博物馆在修复亚洲纸质艺术品时，受到日本国宝修理装潢师联盟修复策略的影响，主张可识别的修复理念。“日本的修复理念等于说好多破洞也不接笔，全色时也要保留修补痕迹，不会全到百分百看不出来，我们在故宫的要求是百分百看不出破洞。我在大都会参观西方油画修复室，这些修复师就主张把破洞完全修复，他们说如果不这样，你看到这幅画时，第一眼就会落到这个洞上，而非整幅画。我觉得这与故宫完美修复的理念不谋而合。”在侯元丽看来，日本的修复理念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修复师的培养模式。“我们的修复师，面对一幅画，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做，可在日本工作室，揭裱是一个人，全色是一个人，装裱是一个人，重要的工序由主要的师傅做，其他辅助环节交由助手做。到美国博物馆后，就一个日本师傅，他们没有经过全色、接笔的训练，事实上没办法做那部分工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书画修复无懈可击。侯元丽回忆，他们当年用高锰酸钾和草酸清洗霉迹，虽然能够有效去污，却会对纸张造成损坏。与传统修复排笔、鬃刷等几件简单的修复工具相比，日本的修复工具更为丰富精巧，而西方纸制品修复中用到的现代科学工具，则能更好地保证艺术品的安全。纪录片中，侯元丽便谈到一种产自德国的吸入工作台（suction table），修复师在清洗一些状况不够稳定的画作时，不用刷水，改用喷壶喷洒，靠着工作台的吸力，水滴穿过纸质纤维，最大程度地保护了画作安全。

出身医学世家的侯元丽，从小就喜欢琢磨。她在自己家帮私人藏家修画时，没有条件使用整面墙晾画，便找块门板将画绷起来晾置。后来她发现日本修复师一直是将画平放在活动贴板上晾置，这一看似不起眼的改动，却影响很大。“因为过去把画竖着贴在墙上，受重力影响，上面干得快下面干得慢，常常需要往先干的地方洒水，否则镶缝容易变弯。平贴之后，过去需要好几个人才能贴的画，现在一个人也能完成。”

石青、石绿等重彩颜料绘制的画作，历来是修复难题。高竞和侯元丽都记得，当年故宫的老师傅们发现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已经出现颜料脱胶粉化现象，由于没有稳妥的方法加固颜色，最终没有实施修复计划。侯元丽接触到西方加固颜料的方法，经过反复琢磨试验，发现先用70%的酒精和30%的蒸馏水涂在要加固的颜料上，然后马上将黄明胶涂在上面，由于酒精渗透力特别强，胶水很快随酒精渗入后便能起到加固的效果。用这种方法，侯元丽成功修复了谢稚柳的一幅石青石绿手稿。

尽管过去十多年里，梅隆基金会为包括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与赛克勒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在内的收藏大量中国书画的博物馆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培训年轻的修复师，可由于中国书画修复需要具备的综合素养极高，能够承接这一工作的多是具有中国传统书画修复背景，同时又在大学接受过纸质艺术品修复专业教育的中国人。时至今日，全美国的中国书画修复师的人数，依然一双手就能数得过来。

（本文照片由导演赵硕拍摄、提供）

神奇的牛磺酸

主笔 · 袁越

牛磺酸（Taurine）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几乎每个人都吃过它，因为这是大部分功能饮料的主要成分。牛磺酸和其他化学添加剂很不一样，因为它是半胱氨酸的天然代谢产物，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它，大部分动物性食物中也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牛磺酸最早是从牛的胆汁里提取出来的，故此得名。此前大家普遍认为牛磺酸只是一种代谢的副产品，本身没什么用处，但后来有人发现人体内的牛磺酸含量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下降，一名 60 岁老人的牛磺酸水平通常只有 5 岁儿童的三分之一。这一事实让很多科学家开始对牛磺酸潜在的健康功效产生了兴趣，研究结果表明它确实和免疫系统、神经系统、肥胖症等人体健康指标有关联，甚至还能促进骨骼的生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生物学家韦杰 · 亚达夫（Vijay Yadav）原来就是研究骨质疏松症的，当他发现牛磺酸能缓解这种典型的中老年疾病之后，便突发奇想，决定系统性地调查一下牛磺酸和衰老之间的关系。他和同事们收集了 1.2 万名 60 岁以上欧洲人的体检报告，发现他们体内的牛磺酸含量越高，健康状况就越好。

这个结果听上去很诱人，但只能说明牛磺酸和健康状况有关联，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于是，亚达夫和同事们设计了一个对照实验，将 250 只 14 个月大的小鼠（相当于人类的 45 岁）分成两组，一组在饮食中添加牛磺酸，另一组添加安慰剂。结果发现牛磺酸可以将雌性小鼠的寿命延长 12%，将雄性小鼠的寿命延长 10%。这对于小鼠来说相当于多活了 3～4 个月，如果换算成人类寿命的话，相当于多活了 7～8 年。

不但如此，服用牛磺酸的小鼠的身体状况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它们的体重减轻了，肌肉的耐力和爆发力都有所增长，骨密度也增加了，甚至连免疫系统的活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换句话说，服用牛磺酸的小鼠不但活得更长了，而且活得更健康了，这才是人类最想要达到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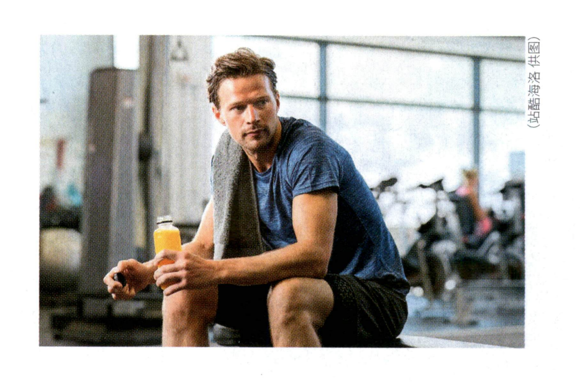
为了证明这个效果不是小鼠独有的，实验人员又用简单的线虫和复杂的猴子做了类似的对照实验，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接下来，亚达夫又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招募了一批志愿者，让他们从事各种类型的体育运动，并在运动前后分别测量了他们血液中的牛磺酸含量，结果发现无论短跑、长跑还是举铁，都会让运动员体内的牛磺酸含量飙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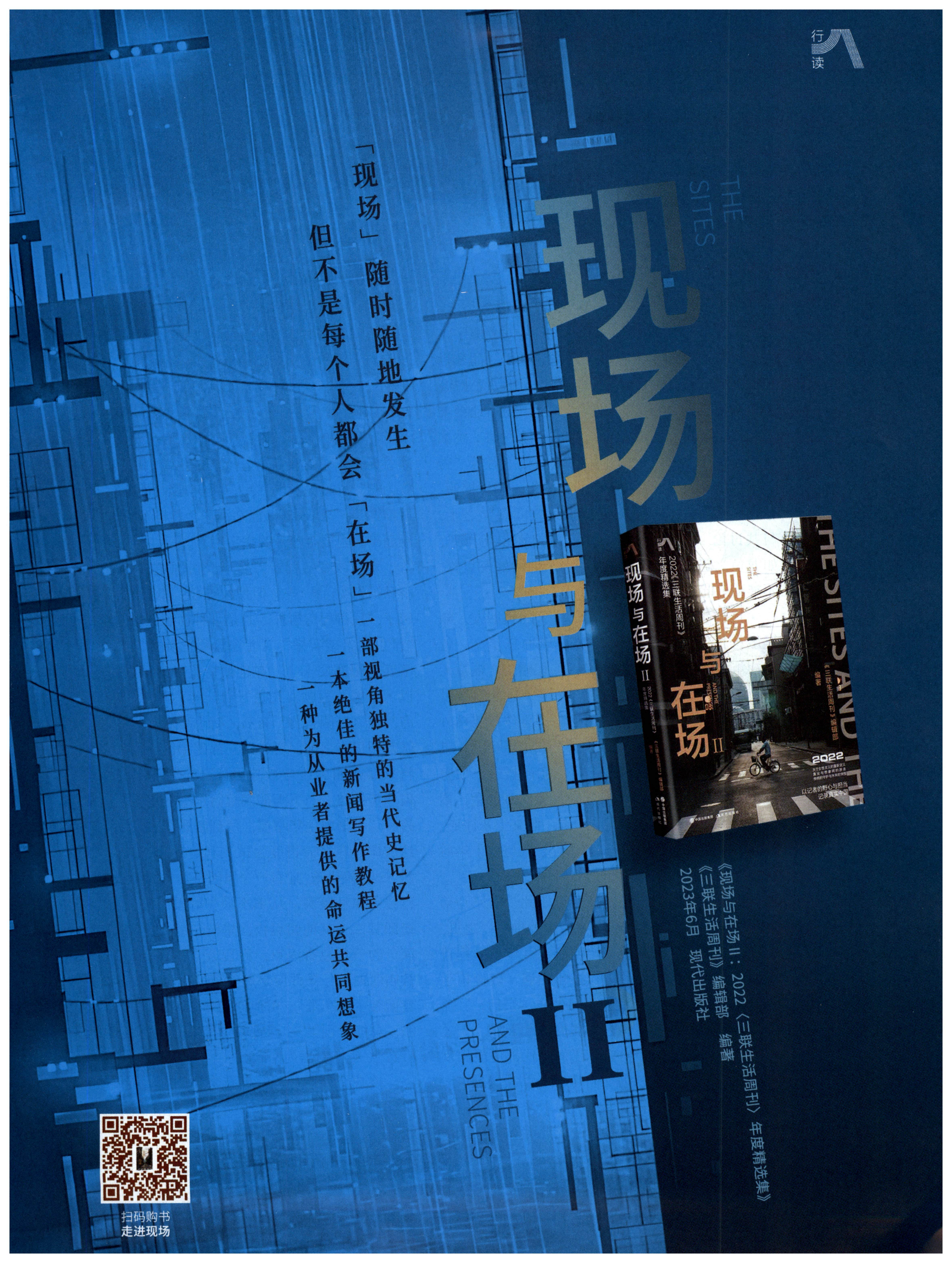
亚达夫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 2023 年 6 月 8 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他认为这些实验结果证明牛磺酸很可能具备抗衰老的功效，而锻炼之所以能延寿，原因很可能是运动提升了人类体内的牛磺酸水平。

当然了，这篇论文并不能证明服用牛磺酸一定能延长人类的寿命，这需要更直接的人类实验作为证据。事实上，最近几年冒出过好几种据说能延寿的化学药物，比如二甲双胍（Metformin）、雷帕霉素（Rapamycin）和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等，但它们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实验论证，所以功效都存疑。

话虽如此，牛磺酸还是具备很大的潜力成为一种新的抗衰老神药，因为它是人体代谢的天然产物，本身没有已知的生物毒性，而且可以很方便地从食物中获取，不必专门去保健品商店购买添加剂。



（站酷海洛 供图）



行读
现场与在场 II
THE SITES AND THE PRESENCES
「现场」随时随地发生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场」
一部视角独特的当代史记忆
一本绝佳的新闻写作教程
一种为从业者提供的命运共同想象
《现场与在场II：2022〈三联生活周刊〉年度精选集》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 编著
2023年6月 现代出版社
扫码购书
走进现场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纂修（4）

程晋芳：从巨富到极贫

文 · 卜键

程晋芳与姚鼐同为安徽人，同从刘大櫆学古文，后来同在四库馆编书，交往颇亲切，而家世出身则大不同。姚氏清素传家，程氏则数代业盐，由安徽歙县迁往江苏扬州，本支再由扬州迁至淮安，累世巨富。两人更不同的是形象性情：姚鼐清癯单薄，谨严恬静，平素喜欢独处；晋芳"秀眉方颐，髯飘飘然左右拂。吟论意得，阔步摇簸，袍褶生风"，"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这些文字出于他的好友袁枚，不难读出批评与叹惋之意。

其实他也结交了一些才华卓著的真朋友，如吴敬梓。程晋芳比之小 17 岁，堪称忘年交，乾隆初年盛邀至家中，"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但敬梓不习惯寄人篱下的日子，住了几个月就告辞而去。吴敬梓在贫困中坚持写作《儒林外史》，晋芳为最早的知音，也曾多次给予资助。二人在这方面很相像，都是从巨富走向极贫。他曾这样为吴敬梓作传："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与数十年后袁枚笔下的晋芳，何其相似乃尔！

更让人叹息的，是不独晋芳如此，乃兄乃弟做派近同，程氏族人也有"多畜声色狗马"之讥，很快就将偌大的家业败光。乾隆十九年秋，程晋芳已负债累累，与吴敬梓在扬州相遇，敬梓执手说："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流泪眼观流泪眼，有感伤也有痛悔。七天后，天才作家敬梓于扬州撒手尘寰。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不循规蹈矩者，这应视为他们的共同命运。又数年，轮到了北京的曹雪芹，也在历尽艰辛后走到生命尽头，也是留下一部未完成的文学巨著。

程晋芳有所不同，始终未放弃"仕途经济"，也在二十七年春迎来转机：乾隆帝第三次奉母南巡，于南京召试时，晋芳所作四言长诗大受皇上爱赏，置第一，钦赐举人，授予内阁中书一职。袁枚记其诗名《江汉朝宗》，后列于程氏《勉行堂诗集》卷首，题为《圣驾三幸江浙诗》。那当然是一首马屁诗，谀词滔滔，"皇帝之治，熙天曜日。冰谷无冰，雪山无雪。皇帝之泽，单中濡外。为霖为澍，稌穲菀菀"，令人难以卒读。而所有的召试都像是"求表扬"，能在清一色的颂圣之作中脱颖而出，也要有非凡的文字功力。

地位改变，程晋芳有了一份固定的薪俸，经济状况略好了一些。但积欠难偿，抵京后买不起房子，只得租房居住，且是那种简陋低矮的小房，"厚束荆条矮架梯"，"北窗蠹粉已随泥"，就这样常连房租都交不上。在他的诗集中，至少有两次以《移居》为题。先是三十一年六月"移寓寒葭潭，屋之东偏有竹，有石，有小亭出其间"，昔为好友王日杏之宅，日杏以户部郎中出任铜仁知府，将京邸西厢房让与晋芳居住。此地环境好多了，但地势低洼，一下雨即满院污水；居室也较狭窄，故有"妻孥曾住华堂惯，每到新居怪狭卑"之叹。这次搬迁在晋芳再度会试失利之后，有人依"宅法"劝他换地方，还有一个原因是距朱筠所居甚近。程晋芳生性豪爽，从来不缺少好友，王日杏、朱筠即其二，其他如袁枚、毕沅、翁方纲等相交亦深。约三年日杏返京，程晋芳"移居琉璃厂之火神庙西夹道"，条件应是更差了，"室小闺人传语竟，巷偏客子出车难"。可他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总能发现美，"深宵始觉南荣好，处处支窗有月看"，则知新居为南向。

携眷至京后，程家仍有老仆跟随。而就在两次移居之间，不知是否出于帮主人解困的念头，徐姓仆人盗窃邮差的银两，事发后几乎将晋芳牵扯进去。此案的细节不得而知，据其自记"丁亥仲冬，仆徐盗邮使金，累几及余，赖圣天子仁恩，

免议”，可知有司是打算将他一并治罪的，报到皇上那里，明察与其无关，降谕免议。

应是实在觉得过不下去了，乾隆三十四年九月，程晋芳请假去外地寻求经济支持，“弱息孱妻尚寄兹，江乡去索米来炊”。依旧是那个张扬铺排的个性，离京借钱，也要邀集十余好友在广渠门的古寺作别，朱筠、姚鼐等在座，晋芳赋诗十首，将席上友人一一镶嵌于文句间。此行他先至淮安，再到扬州，族人多数败落，长兄逝前已一贫如洗，以五岁幼子相托付，“汝兄病革时，指此言丁宁。愿以此累汝，教之俾有成”，读之令人泪下。几乎与此同时，晋芳唯一的儿子也因病在京死去。噩耗传来，他悲不自胜，却要将化缘之旅走到底，取道六安、光州、开封，至三十六年二月始得返京。“兹行拟救贫，贫乃不可遣”，通过类似的诗句，应知所获无多。一个月后晋芳再入春闱，上天垂怜，居然得中辛卯恩科二甲二十四名进士，虚龄54岁。

内阁中书为从七品小京官，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汉员定额为30人。由于切近机要，熟知朝政大端，有意进取者只要闯过礼部会试，在殿试策论阶段就较易领先。乾隆间尤其如此，如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毕沅、榜眼诸重光，二十六年辛巳科榜眼胡高望、探花赵翼，皆出于这个特殊群体。程晋芳没有他们的运气，也未入选庶吉士，但比同年进士邵晋涵、周永年的“待业”要幸运些，分发吏部，不久任文选司主事。时吏部尚书程景伊、左侍郎袁守侗皆拥一部髭须，加上晋芳，合称“吏部三髯”。而更有意思的是，朱筠为本科会试的同考官，又恰好为程晋芳的房师，“昔友今吾师，敦勉在行谊”，自此之后他便执弟子礼，极为恭谨。而朱筠仍像过去一样称之为兄，从不直呼其名。

三十七年九月初二日，朱筠得任安徽学政，挑选章学诚、吴兰庭等12人为幕友，离京时数百人送至广宁门外。同时为学政者如彭元瑞、王杰、曹文埴、曹锡宝、沈初等，无一人在士林有这种号召力，也无一人如此张扬。学政有独立衙署，也有一笔养廉银（据《钦定学政全书》卷八，乾隆三十四年议准安徽学政的养廉银为每年4000两），办公经费和阅卷幕友的报酬都由此支出，必须处处节俭。曾有些学政为了省钱，从考生中挑优秀者带往下一考场阅卷，乾隆帝发现后严行禁止，并规定幕友不得少于五六人。而朱筠一下子超出一倍，意在聚友论文，亦在照顾那些学识卓著的寒儒。故黄景仁诗曰“八百孤寒要此人”，赞誉有加。程晋芳赋诗记述了那次送别，“喧阗郭门西，炫服照华骑”，“连宵陪宴席，惘惘成滋味”，说自己很想追随同行，限于职务而无法实现。

朱筠待晋芳更其深厚，离京后将在李铁拐斜街的宅子交他居住，还有自己珍藏的图书，也交他与另一个门生看管守护。


（TPG/alamy 供图）

程晋芳画像

她曾一度后悔拿到美网冠军

文 · 张斌


2021 年美网女单冠军艾玛 · 拉杜卡努

2021 年 9 月，艾玛 · 拉杜卡努在纽约绽放拿到美网冠军的一瞬间，英国媒体忙乱中给出的最生动的标签不过是“18 岁来自布罗姆利的姑娘”。两年过后，当初的惊涛骇浪几乎归于平淡。小城移民后代如今已是“可爱的存钱罐”，在女子职业网球世界里排在小威和大阪直美之后，商业价值排行榜上的第三位，尽管美网之后再无冠军，尽管胜少负多。

眼见着温网日近，拉杜卡努出现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镜头前，她以及其背后最时尚的赞助商意在充分展现青春的光泽，也想给出关于过往两年战绩不断沉沦的缘由。曾在职业网球最高舞台上披荆斩棘的拉杜卡努这一刻面对一瓶矿泉水，只能求助于对面的记者帮忙打开，显然这不是撒娇，而是在上个月刚经历了两个手腕以及踝部手术，如今手臂上的石膏刚刚拆除，右手腕上还可见浅浅的伤口，左手腕上则敷着药膏。

美网夺冠，人生剧变，拉杜卡努迎来那一刻时，内心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愿意用生命中所有的挣扎去交换这美妙瞬间，在所不惜。球场之上，巅峰时刻，少女许下了这一心愿，但是两年磨砺之后，她偶尔也会后悔拿到这座奖杯，宏愿和艰辛都异常真实。两年间，拉杜卡努的世界排名已经退至第 150 位左右，伤病和心理困扰如影随形。去年温网前，拉杜卡努更换教练，自我感觉不错，急迫地想在家门口有所建树，训练加量不止，伤病随即产生，疼痛挥之难去。赛事马不停蹄，拉杜卡努不愿公布伤情，避免鼓舞对手士气，也不愿平添各界担忧，外界预期甚高，压力不断蓄积于心，无处化解，久而久之，身心俱疲，尚且年幼的身心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到了此时，拉杜卡努才理解了大阪直美潮水般地退去意味着什么。

找寻到完美身心状态，自然是每位职业球员的目标使命。一年近 2500 万美元的商业收益与第 150 名的排名，对拉杜卡努本人是最刺痛的，一旦输球她就跌入崩溃谷底，常常一个人独自面壁，对胜利的渴望与现实的苦痛在心中猛烈对撞。20 岁的年纪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尚属年幼，在众人面前犯错，就要承受众人评判，在错误中一步步成长，代价其实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汇成一句话——“职业巡回赛太残酷了。”

拉杜卡努至今还与父母一道生活在小城布罗姆利，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汲取关切与慰藉。自小被父亲引入运动世界的拉杜卡努痴迷于竞速运动，在狂飙驾驶中，她能舒展放松，但是小城禁止她新买的保时捷经典跑车马达轰鸣，因此只有比赛间隙，去专业赛道放飞自己，逃出窒息压力。根据英国的法律，年满 20 岁才能拿到跑车驾照，因此此种放飞方式对于拉杜卡努来得恰是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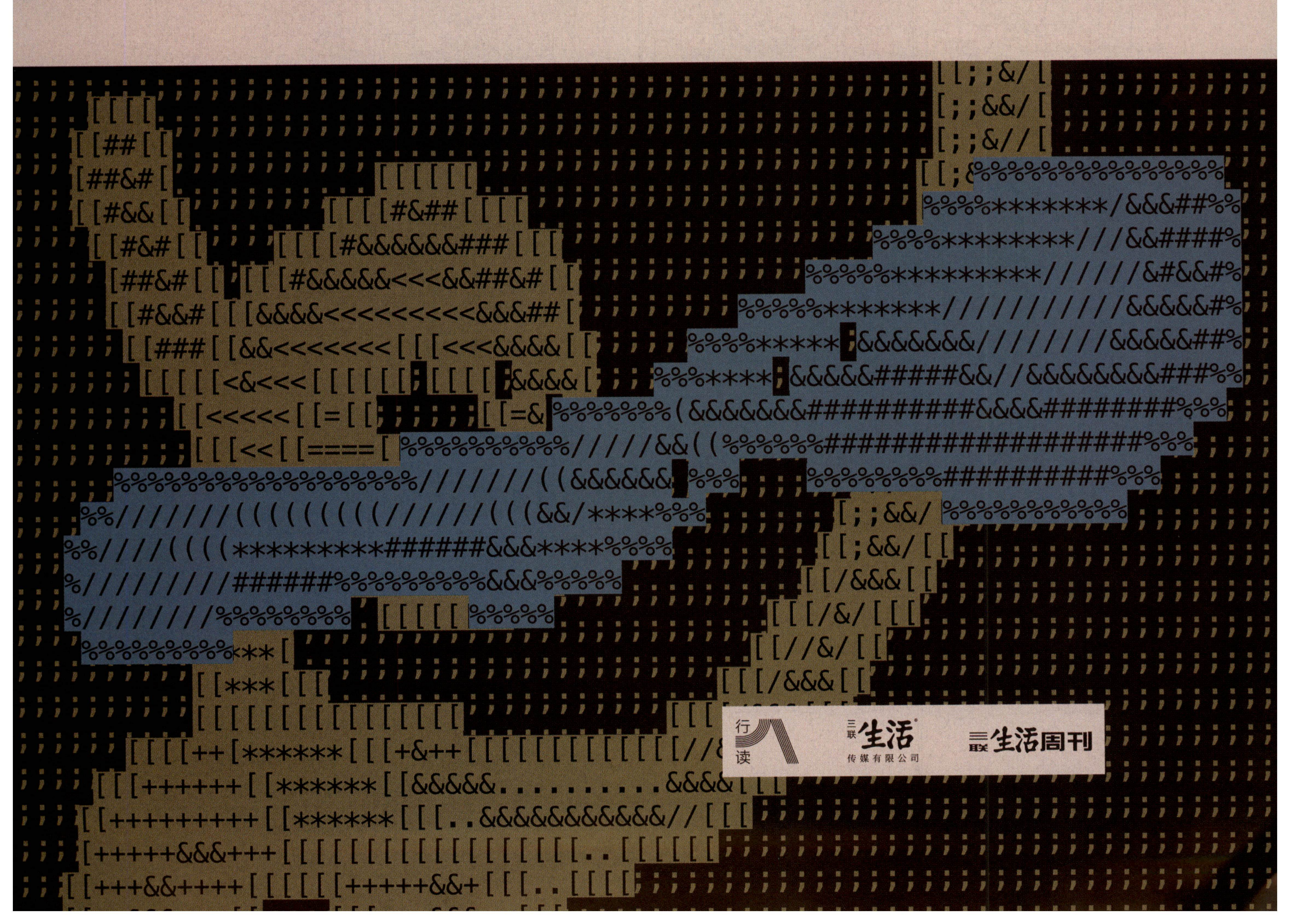
与父母亲人独处，拉杜卡努受益最多。父亲虽然早年几乎疯狂地将女儿投入纷杂的运动世界，但当下却是最风轻云淡的那一位，连带着定居在布达佩斯的父系家族都会随时展开怀抱抚慰艰难跋涉中的家族荣耀。跟父亲学得的罗马尼亚语，也让拉杜卡努在 WTA 巡回赛大家庭找到了最舒心的伙伴，一群罗马尼亚球员，在场边一道欢声笑语。从父亲身上汲取自在从容，从母亲身上则是习得坚韧。在拉杜卡努眼中，母亲始终是一个只要工作需要，一天可以战斗 16 个小时的超级战士，决定其未来一生的工作伦理也是受益于母亲，绝不抱怨，因为没有人在意别人的抱怨，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养伤期间，拉杜卡努远行至墨西哥，行前她叮嘱所有人少给她发信息，她要逃开几天，独自修炼一下身心，将过往失败累积的负重，逐渐转化为有形的激励。年纪虽小，但已见至高巅峰与暗沉低谷，拉杜卡努不是在修复受损的心灵，而是要激活对于运动和胜利的渴望。20 岁，征程刚刚起步嘛。

第二届行读图书奖　2023 年 5 月长名单

中文原创图书 01《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 02《诚与真：陶渊明考论》| 03《中国现代文学新讲》| 04《我认识的唐朝诗人》| 05《古代中世纪哲学十五讲》(上下)

外文翻译图书 01《成瘾：在放纵中寻找平衡》| 02《魔术师》| 03《约翰生传》(全译本)| 04《边缘图像：中世纪艺术的边际》| 05《线的文化史》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有狂买症的人的行李。

安检

有强迫症的人的行李。

全部间隔 10mm

安检

有洁癖的人的行李。

无菌箱

安检

有焦虑症的人的行李。

保安系统触动!

安检

Cheak

不能托运水果、肉类!

Cheak

不能托运易燃性液体!

Cheak

不能托运移动电源、锂电池!

Cheak

凶案的被害人也不能托运!

你不要瞧不起我坐经济舱，我可是拥有三个亿的身价。

你也不要瞧不起我做空乘员，我爸妈可是有五个亿的财产。

那好，咱们就谁也别瞧不起谁。

您要喝点什么?

白水就行，谢谢。

经过一轮较劲，一切恢复正常。

票价贵

服务差

谁叫你没有翅膀

这算不算一种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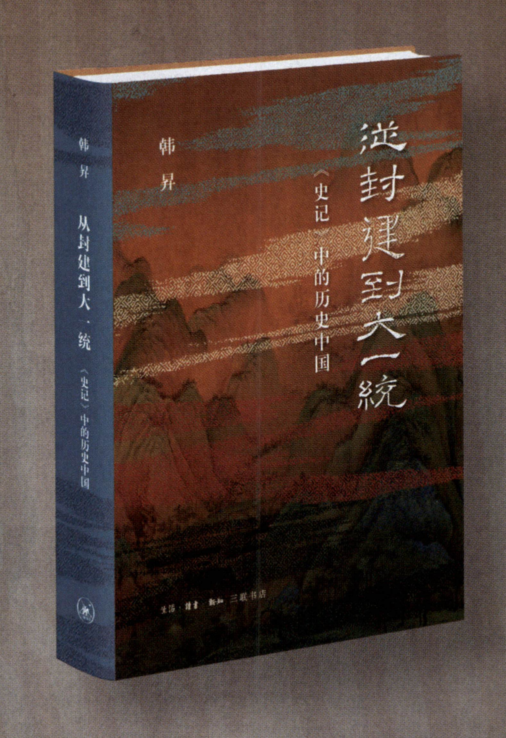
以后别尾随前面的飞机。

我深信飞机是在空中排放排泄物。

从封建到大一统

《史记》中的历史中国

韩昇 著 定价：128.00元



理解中国，从《史记》开始

《史记》建立了中国正史的编撰体例：既在时间轴线上说清历史推演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在空间轴线上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关联。

《史记》建构了后世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人文始祖黄帝、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易姓革命"的正义性、宗法制度的天下一家观念、"以夏变夷"的民族融合道路……

《史记》记载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全部依次上演，司马迁从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感悟的深刻道理，正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启发。

读懂《史记》，从这本书开始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结合多年研读心得，从时间和空间两条轴线展开《史记》的历史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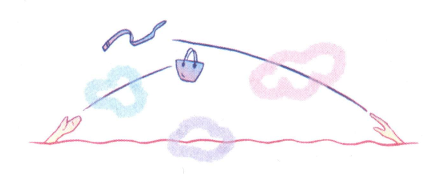
在时间的轴线上，展开从早期部族向国家的进化、从封建制向专制帝制的政治形态转变；

在空间的轴线上，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讲述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和各个社会阶层的样貌以及历史变迁中的各色人等。

通过对每一个重要节点的探讨，带领读者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与法则，进而从中理解影响中国人行为与思维的基本要素，理解传统发展的轨迹，并对未来有理性的前瞻。

回礼那件小事

文 · 在逃皮皮虾　图 · 陈曦



两个月前，我接到表弟的电话，在闲聊了一会儿后，他神秘兮兮地说："姐，马上就是你36岁生日，这次给你准备个大礼。"我虽然表面呵斥他"别乱花钱，存起来结婚不好吗？"，心里却痒痒得就像长出了一只手，恨不得立马去拿。

表弟继续说："看你的包挺旧的，给你换一个。"我美滋滋地想："这么快就揭露谜底，太没惊喜了。"在一番拉扯后，我放弃了"口舌之争"，只说"别买太贵的，满足日常通勤就行了"。

结束通话后，我思考了前因后果。上次表弟回家，我送了他一件700多元的外套。这次，他回送我份礼物，以偿还人情。表弟在港资企业工作，经济条件优于我，估计会送千元左右的包，我则计划在本市高档餐厅请他大吃一顿。

当我收到表弟的快递时，心里"咯噔"一下，精美的包装盒里赫然放着一个名牌包。这是我垂涎许久的某大牌入门款，以我的认知，价格在万元以上。惊喜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山猪吃不了细糠"的不安与纠结，这要如何回礼呢？

我和老公召开"家庭会议"商量对策，老公建议立刻退回去，告诉他"心意已领，不能接受如此昂贵的礼物"。我有点犹豫，名牌包不容易退货，直接拒绝又影响日后交情。隐秘的虚荣心像个小恶魔般在我的耳边低语："平时不舍得买，如今有人送了，何乐不为？"

于是，我当场拍板，决定回了这份人情。回礼首先要确定价格，我打开"官网"搜索同款，价格果然让我高攀不起。货比三家之后，我推测出包的价格是8000元左右。

突然，老公疑惑地问："这包上怎么有那么多的线头？"我赶紧仔细翻看了一遍，发现线缝得有点歪，头埋在包里深吸一口气，又嗅出点机油味，放在手里掂了几下，与网上的评价相去甚远。老公嘀咕道："不会是假的吧？"我联想到表弟的年薪收入，不由自主地反驳："这绝对不可能，人家犯不着骗我。"

这次回礼让我大伤脑筋。送礼的首要原则是"选高端的普通商品，不选普通的高端商品"。在浏览了一系列名牌衬衫、皮鞋、钱包、钢笔后，我的大脑渐渐阻滞，实用的不够高档，私人物品又不知尺寸。

老公见到我"选择恐惧症"发作的痛苦模样，提议说："干脆就给红包或超市卡。"换来我的一顿痛骂："给现金多俗气！"在我看来，精挑细选礼物虽然费时费力，但体现着送礼人对他人的尊重。

耗费整整两天时间后，我终于从备选清单里敲定了一条6000元的名牌皮带。下单时，我一直在找各种优惠券，打开又退出，确认的手指迟迟不肯落下，最后老公一把抢过手机替我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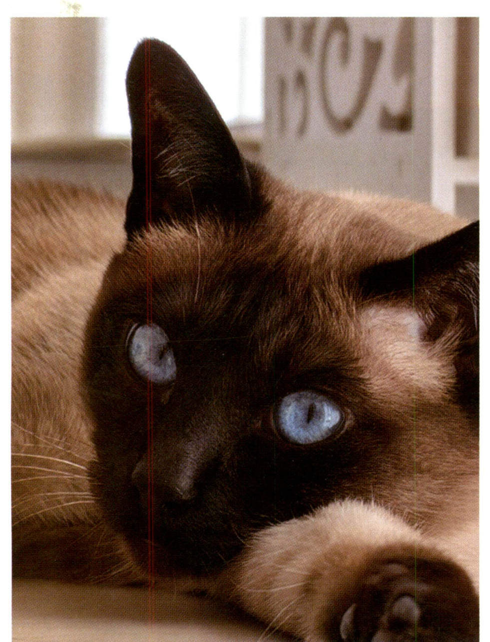
回礼的时间也大有讲究，立即回赠有种急于"撇清关系"的无情，相隔时间太久又会显得不知感恩。等表弟休假回家，在和亲朋好友聚餐、推杯换盏之际，我故作轻松地拿出了皮带，说："不知道买啥好，给你带了个小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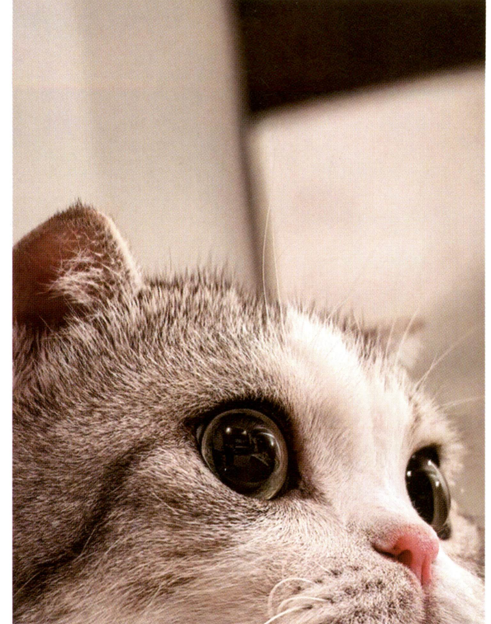
表弟打开后，一脸震惊马上摆手拒绝："怎么给我送这么大的礼？"我指了指椅子上的包："你上次送的礼物，我特别喜欢。"表弟大笑："那是在香港买的水货，我看款式不错，给你和我妈一人买了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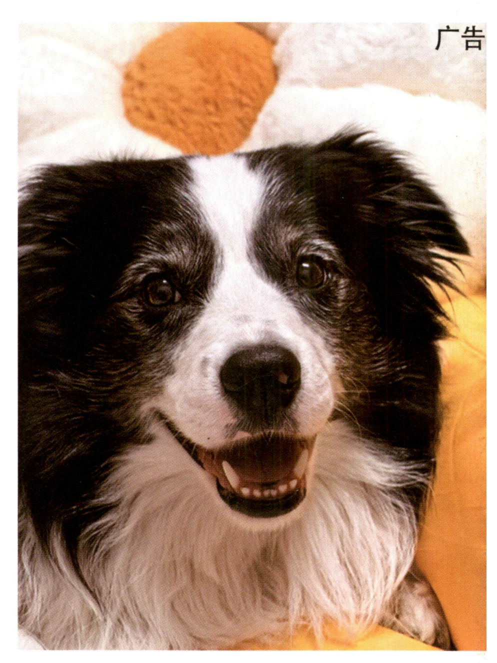
表弟喝得脸颊绯红、眼神迷离，晃悠悠地非要和我喝一杯，一边碰杯一边感谢收到礼物。在他仰头吞下白酒时，我猛地用力拍他的后背，大声说"不客气哦！"，痛得他一口酒吐出去好远。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二〇二三 春季新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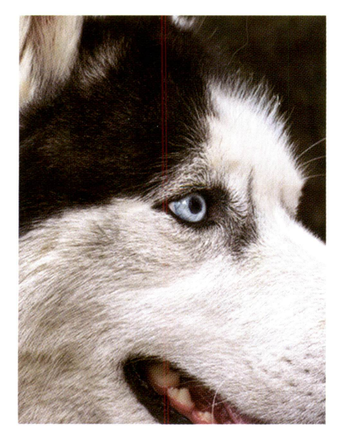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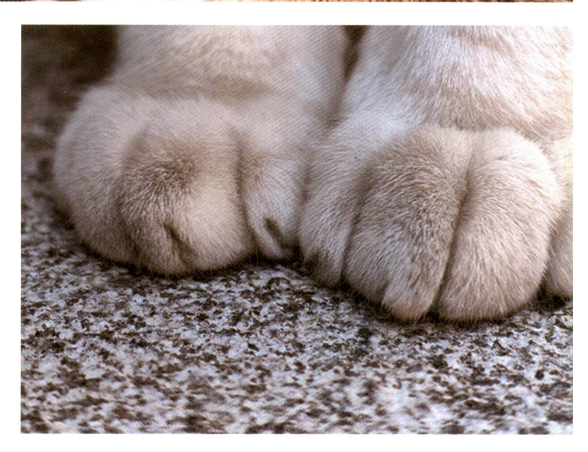












HUAWEI P60 Pro

XMAGE

用照片说爱TA

用华为P60 Pro
给你的爱宠
拍一张长焦微距照
记录点滴细节
用照片说爱 TA